

歌 集

告中國青年書	王蔭泰
青年的出路問題	姜百里
民意政治的商榷	四維
青年與勤勞奉公	管翼賢
要求指導者的覺醒	若愚
杜絕運送物的遺失	唐任
隨筆三則	于濤
春天的玄想	李節
聖女	于豐
美保子和我	丁敏譯

華北書局發行

南京圖書館藏

112072

目的

本會以依據中日同盟條約及大東亞共同宣言之趣旨實施善隣之研究調查並普及其思想爲目的

事業

- 一、宣傳工作事業
- 二、惠民事業
- 三、慈善事業
- 四、文教事業
- 五、社會事業
- 六、設置善隣會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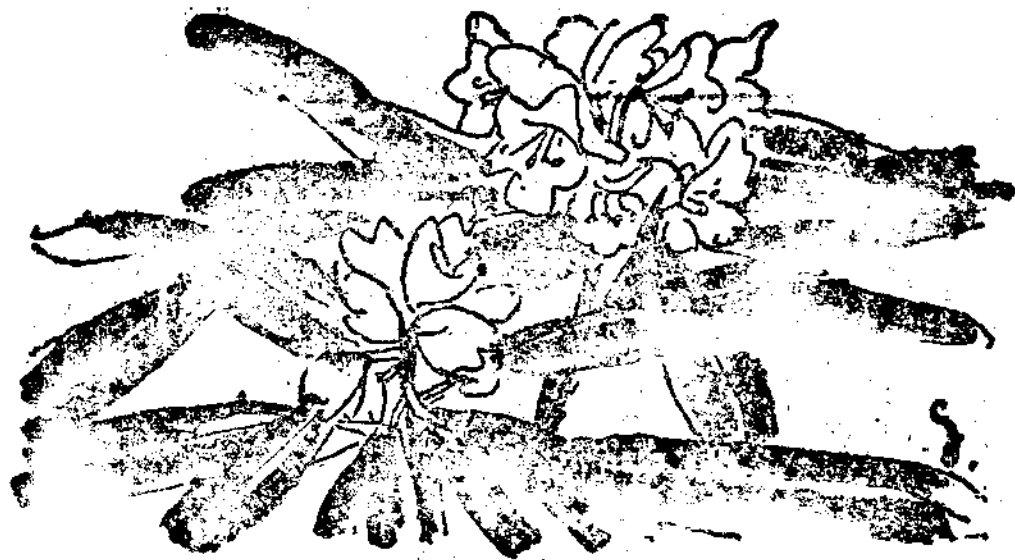
本刊徵求基本訂戶啓事

本誌創刊迄今，已出版至三卷二期，惟因時際非常，印刷資材與紙張諸需節約，故除各機關之團體長期訂戶外，對於書店書攤之配布殊少，尤其外埠更欠週到，希讀本刊者務請直接向華北善隣會總務部訂購爲荷。

華北

善隣會刊

期三·二第 卷三第



行·刊 會 隣 善 北 華 法 財
人 團

南京圖書館藏

敦 隣

二·三月號合刊 目次

(第三卷 第二·三期)

(論文)

告中國青年書	王 蔭 泰	(四)
青年的出路問題	姜 百 里	(五)
青年與勤勞奉公	管 翼 賢	(九)
民意政治的商榷	維	(十一)
民族問題正當的解決	箕山正逸作 行一 譯	(十二)

(介紹)

日本文化的問題	西田幾多郎著 昕 白譯述	(十五)
日本風俗志(續)	加藤咄堂作 聶長 振譯	(十八)
日本印象記	陳 白 水譯	(二二)

(魚腸劍)

一、要求指導者的覺醒	若愚	(二八)
二、杜絕運送物的遺失	唐任	(二八)
三、還是把公私劃分清楚吧	木公	(二九)
四、關於配給的一點希望	禮恩	(二九)
五、貧民這樣就會得救嗎	泰敏	(二九)

編者的話

當蔣委員長就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時，在其宣言中，曾闡述「……舉凡設施措置，應均以民意為依歸……」因此，頗為輿論界所注視，但希望政府方面不要僅僅強調高調，要切實尊重民意才好。

中國的新聞報章，最近曾一變其性格，要知道歌功頌德，對於人民和國家，是毫無補益的。然而，自古以來，又有幾個本喜歡歌功頌德的呢？

天賦與我們以喉舌，還是說幾句老實話吧！雖然忠言逆耳，無論如何，它却是忠言啊！

收拾華北的政局，是須要有大英斷和大決心的，也就是罷，我不入火坑，誰入火坑，當政者沒有這樣的覺悟，是不能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

「有人民始有政治，無人民即無政府。」眼看著面呈菜色的人們顛沛流離，而茫無對策，關於此，政府當局是應該負其責任的。

一個政治家，好比一個醫生，好的醫生是能針對着病狀下藥的，假如是一個庸醫，那麼他只知道濫收服藥，對於病人難免使其日趨危險的，然而病人之渴求良醫，當是他們一致的要求吧！

中國的國民，雖然遭遇了空前的劫數，不過，我們要知道，惟有在這個時候，纔能使他們堅實起來。

如何能使國民堅實起來呢？很簡單的就是政府要對他們加以組織的訓練。

(散文·詩·隨筆)

隨筆三則……………于 濤 濤……………(三〇)

春之聲音及其他……………吉田絃二郎作 白石子譯……………(三一)

春天的玄想……………李 節……………(三九)

懷歸草章……………冬 萍……………(三四)

詩人的生活……………萩原朔太郎……………(三五)

(小說)

青銅的基督……………長與善郎作 耳 三譯……………(四〇)

聖 女……………于 丰……………(三七)

美保子和我……………相川玲二作 丁 敏譯……………(四五)

(會 報)

財團法人華北善隣會概要……………(二三)

綱領及會員準則解說……………(二六)

大學生冬賑……………畢 磊……………(二二)

演劇會花絮……………畢 磊……………(二二)

惟有國民的救國問題，能決定民族的運命和國家的前途的。所以近代的國家之置力於青年之教養與訓練者，即不外乎此。

爲樹立復興中國之百年大計，確乎是須從青年着手的，惟有青年是復興中國的太陽。

如果中國不能復興，那不僅是中國的不幸，也不僅是日本的不幸，那是全有色人種的不幸，也就是全東亞的不幸。

所以復興與中國，就須先培植青年，訓練青年，喚有被訓練出來的青年，纔能成爲國家的砥柱。纔能成爲國家的棟樑。

我們要求好的指導者的產生，沒有好的指導者，訓練不出優秀的青年，所以我們期待着政府能以全力去促成一個訓練青年的學院產生。

利用既成的機構也好，另行創建新的好，須以之爲國家的唯一的施策，於新的創意之下去實行纔好。

沒有超然的政治家，是不易收到超然的實效的，我們僅以十二分的誠意，期待於王委員長領導之下，陸續地發掘新人，起用新人。

新的永遠代替舊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斃化了的人們，趕快盡量的去享受吧！世紀末的悲哀而可憐將被遺棄的玩具啊！

聰明的政治家，有時也會被那些悲哀的玩具所包圍的，然而一旦覺醒，悲哀的玩具，終祇是悲哀的玩具而已了。

真金不怕火燒，我們期待經過熔鑄而被鍛鍊出來的青年政治家的產生，那不僅是爲了目前的政局，而是爲了要從今天開始，去確立復興中國的百年大計啊！

告中國青年書

王 蔭 泰

我最親愛的青年！

我國歷史悠久，在近日異月新的世界中，是個古老的國家，同人年齒差長，平生歲月，已消磨於飽經憂患之中，然而瞻望前途，感覺着有重大的危險，就目下言之，多數人恒以戰爭未息爲憂，然戰爭無不了之局，縱使世界戰爭終了之後，我國究竟能否享受和平的幸福，尙屬疑問，試看我國本身狀況的極度複雜，和建設事業的萬端待舉，將來可怕而虛而切待吾人奮圖改革的事體，頭緒極其紛繁，問題絕非單簡，明察大局的人，所見恐亦有相同。

諸君爲第二代國民的中堅份子，爲國家民族前途，一切建設的擔當者，對於民族的發展，和國家的復興，憂慮莫如我青年之深，期待莫如我青年之切，試問諸君有如此遠大的志趣，將以何等手段，與何等本領，來完成這重大的使命？就本人所感，青年之熱誠與勇氣，每覺有餘，而認識與判斷，則常患不足，一般青年中，刻苦學業，埋頭苦幹者固有其人，而荒廢懈弛，自甘墮落者，實恐大有人在。

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欲使中國成爲近代的國家，自非一手一足與一朝一夕之功，端賴國民步伐相隨，人材繼起，群力自強，庶期有濟，無時時勢如何艱危，環境如何困難，只要我們青年有人格，有良心，而且有能力，有辦法，各就本位，一致努力，確信任何艱難，都能打破。反過來說，如果今日之青年自暴自棄，不知振作，則將來國家的接替推選，應由何人擔任？過去的事情，足供現在的鏡鑑，他日的收穫，全靠今日的耕耘。

予雖然髮已蒼蒼，視已茫茫，牙齒已搖落，不過愛國熱誠，和時代的認識，自問尚不落於諸君之後，救危圖存，時不我待，深願以個人的體驗，作我青年奮發貢獻之資，所望時時策勵省察，勿趨萎靡，勿涉浮囂，實事求是，刻苦精進，須知立身存誠，當然是做人的根本，尤須儲蓄真實的學識，和切實的經驗，日積月疊，有進無退，小則待人處事，大則獻身許國，方足以充實而發揮其抱負，務使人人有堅挺卓毅的精神，作有益於社會國家的事業，他日中華民族，不難發揚光大於諸君之手。本人於時局以及今後的展望，認識較清，對於肩負重大責任的青年，自不能不寄與無窮的希望，更願當先引導，共同邁進，掏誠奉告，其者勉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青年的出路問題

姜百里

青年是人生中最高貴的一個階段。然而也正是最危險的一個階段。這和青年人之富于創造而又富于破壞是同樣的。

這完全是態度的問題。而這態度又繫于信念。老年人常說我們沒有定性；沒有定性，一方面是青年的性格，一方面也是青年的信念不健全的緣故。信念可以改變人的態度，可以左右人的性格。即以思想而論，譬如共產思想，常能使人性變為殘酷；個人主義，多會令人心趨于浮蕩。所以信念健全的人，其性格必是正常的，其態度必是不變的。

有些青年，愛唱高調，喜歡做一些呼喊的運動，以為刺激。然而刺激畢竟是成不了信念，所以常常被人笑為「五分鐘熱血」。

還有些青年，總是長吁短嘆，日以奇殘喘為懷，以為更無所作爲。而終于爲社會，爲一切人所遺棄。

尤其當社會交戰，國家破碎的時候，青年人很容易走入破壞一途。青年人以有餘的精力，以澎湃的意識，自必求其有所發展，而當生死存亡千鈞一髮之際，一定要東西亂闖，以至「挺而走險」。而其「挺而走險」，並不是有計劃的，更不是有信念的，只可以期待偶然的幸運，決不能獲得必然的成

功。其所以求生，適足以致其死；其所以求發展，適足以增其毀滅。

以「五分鐘熱血」和長吁短嘆及「挺而走險」的青年的集合體，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是決無希望的。何況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已經是在支離破碎之中！在支離破碎而無希望的國家社會之下的青年們，更無所謂出路，即便有出路，也是末路而已。所以我們若求青年的出路，必先求國家的出路，若求國家的出路，又必先求我們自己的思想有出路。要自己的思想有出路，便是要我們自己有一個健全的信念。

所謂信念，便是信而不疑，念念不忘。所謂信而不疑，念念不忘的，並不是空洞的精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精神。如無宇宙，則不足以成其行之健，如無水，也不足以得其不舍晝夜。必如此才能算是實在的精神。並且此精神既「不因過去失敗之不可變而悔尤」，又「不因將來成功之不能定而憂疑」，「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這精神雖是實在的精神，却不因物事而稍微搖動。這裡沒有虛偽，沒有怠惰，沒有恐懼，而此所謂有虛偽，並不是去掉或避免虛偽，只是認真，使沒有虛偽；沒有怠惰，也不是勉強或督責而使之不怠

惰，只是肯幹，便會沒有怠惰；沒有恐懼，更不事有所倚仗等等而不恐懼，只是無愧，便會沒有虛偽。這正是「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之謂。

認此，肯幹，無愧是態度，是誠的表現。所以必須先有誠的信念而後，才能有認真肯幹而無愧的態度。這樣做當了，自然便會養成我們認真肯幹而無愧的偉大的性格。有此性格而後，才足以運用有餘的精力和澎湃的意識，以爲創造，以爲建設。

不過以上我們只說了信念的根本，認真肯幹無愧的態度和性格，只說了誠的根本和態度性格之花，並未提到所以致「誠」之路，即「誠」的方法。「誠」固在我們不在物，然而物亦足以障礙所謂「誠」。所以還必須明瞭所以致「誠」之路。

我們在前面說過，共產思想，常能使人性變為殘酷；個人主義，多會令人心趨于浮蕩。這些思想的方法，也很能侵蝕我們的信念。這便是我們在精神上雖已有了誠的根本，但是我們還必須在物事上求其有方法的根據。

我們都知道殘酷的性格，是滅亡的因素。是不足以取法的。我們再看資本主義，也是走頭無路。資本主義可以造出許多失業的，而演成經濟恐慌的局面，以至市場的爭奪，血戰連年，必耗盡資財，殺盡人民而後已。這也是自取滅亡的。共產思想既如彼，資本主義又如此，那麼他們的思想和主義是一無可取的了？不然！世界上的物事，沒有絕對的。絕對的，只是真理，物事只是真理的一部分。因爲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才有其存在的可能。更因爲不完全真理，所以才有其變化。當共產思想和資本主義方興之際，人們都憧憬仰望，然而及至已盛之後，弊病顯生，破綻備出，人們又都恐懼厭惡。所以此間很少批判，只是胡亂反對和盲

自信仰而已，但不知共產黨和資本主義雖不盡是真理，却有其一部是真理，所以我們不能一概抹殺。

唯物質本離不開精神，精神也離不開物質。物質離了精神，便成盲目；精神離了物質，即是虛空。譬如我們所說的「誠」，只是精神，則毫無用處。必須是以精神，運用到物質上，然後才能有所謂「誠」。但不能因物質而變動我們的「誠」。雖然有時物質也能勝過精神，但此精神不即是「誠」。

「誠」是物質和精神保持其相當的平衡，而得到統一之謂。此即所謂「不誠無物」。故在此無所謂唯心，也無所謂唯物，所謂唯物唯心，都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但所謂「誠」，雖是超然獨立于物質之上，而不即是離開了物質，雖不即是離開了物質，而物質却不能變動所謂「誠」。這裡實含有批判的方法。而這批判的方法，便是所以致「誠」之路。

我們現在不是專門來討論思想的問題，而思想的問題又決不是如此短短的篇幅所能詳盡的，所以我們只好提出一個批判的方法，就此打住。

我們有了批判的方法，以認真，肯幹，無愧的態度去做事，自然無所謂苦悶，無所謂煩惱，更不至于「疑而走險」，那麼我們便是已經突過了危險的關頭，離開了歧途的途徑，而將步入平坦的有為的大路了。

我們現在不是專門來討論思想的問題，而思想的問題又決不是如此短短的篇幅所能詳盡的，所以我們只好提出一個批判的方法，就此打住。

我們有了批判的方法，以認真，肯幹，無愧的態度去做事，自然無所謂苦悶，無所謂煩惱，更不至于「疑而走險」，那麼我們便是已經突過了危險的關頭，離開了歧途的途徑，而將步入平坦的有為的大路了。

我們有了批判的方法，以認真，肯幹，無愧的態度去做事，自然無所謂苦悶，無所謂煩惱，更不至于「疑而走險」，那麼我們便是已經突過了危險的關頭，離開了歧途的途徑，而將步入平坦的有為的大路了。

我們有了批判的方法，以認真，肯幹，無愧的態度去做事，自然無所謂苦悶，無所謂煩惱，更不至于「疑而走險」，那麼我們便是已經突過了危險的關頭，離開了歧途的途徑，而將步入平坦的有為的大路了。

我們有了批判的方法，以認真，肯幹，無愧的態度去做事，自然無所謂苦悶，無所謂煩惱，更不至于「疑而走險」，那麼我們便是已經突過了危險的關頭，離開了歧途的途徑，而將步入平坦的有為的大路了。

我們有了批判的方法，以認真，肯幹，無愧的態度去做事，自然無所謂苦悶，無所謂煩惱，更不至于「疑而走險」，那麼我們便是已經突過了危險的關頭，離開了歧途的途徑，而將步入平坦的有為的大路了。

低劣的，只有苟延殘喘，並不容易覺到我們的生命。其中有的意志堅決的，反道社會自便，從中憤恨，毫無補益。在這裡，我們實不能不比較妥善的對策了。青年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我們不能白白糟蹋了。

因為現在的問題，已不復是一個人的問題了。古時候的人民，都希望出來一個英明的君主，好替他們打下穩固的江山，而今，已不復是那樣簡單，而是需要着大家的總覺醒的時代了。必須大家一致奮發，一致努力，才可以得到一線的希望。在此，青年們，必須聯合起來，努力「共同奮鬥」。

聯合的勝于孤單，組織的勝于烏合，這不待言而自明。不過這裡所說的聯合，所說的組織，並不是要作秘密結黨的勾當，而是要作有意義的運動，于既成的組織之中。譬如新國民運動，或是青少年團，都是組織的聯合的陣線，都可以把它充實起來。

有了組織，有了聯合之後，便可以發動出很大的力量來。我們且舉一例，如南京等地之海軍士藥店，便可知其一斑。我們並不是惹起大家來如此做，然而，這的確能給予大眾以當頭棒喝。至少也可以促使一部分人醒悟。不過這畢竟是不規矩的事，總是不做為妙。那麼有了組織之後，到底應該做些什麼事呢？第一我們要檢討我們的信條，第二便是根據我們的信條，做有計劃的行動。

第一我們要檢討的信條，並不多，只有兩個，一個是抗戰或是和平，一個是抗日或是聯日。大家也許以為抗戰和抗日是一個問題，然而我却以為抗戰不一定是抗日。假設日本是為驅逐美英的努力，而在中國作戰，那麼中國的抗戰便是自己打自己的

內鬨了。或者因為是騎虎難下，不得不然，但其真心並不一定是要抗日。所以我說抗戰和抗日是兩個問題。但是這兩個問題，都有兩面。我們是該取那一面？現在我大膽的說一句，我不管大家是怎樣對我，我以為和平和聯日是對的。抗戰陣線裡的青年，我們且不管，並且我們也管不了，那麼在和平陣線裡的我們，到底是不是應該如此？我們先平心靜氣的思想，我們在和平陣線裡，是否有抗戰的力量，既或是有抗戰的可能，又是否比和平的事做得效力大？現在一般人都渴望着和平，並且還做着和平的事，然而却說着和平，以為該和平的人便是漢奸。並且對於聯日與抗日也是如此。心裡羨慕着抗日的英雄，事實上却做着聯日的事，我豈不贊成這事嗎？我們寧不想想，聯日對我們有什麼害處？假設我們的國家真會懸危起來，聯日會不會吃虧？事情往往長了想，要有久遠的計劃，不要只顧眼前，人家給我們一塊錢，我們便說人家好，甚至給人家當奴隸；人家打我們一下，便說人家壞，甚至跟人家拚命。却不想想你自己，自己不要強，還怨別人欺負嗎？

所以我才敢大膽的舉出兩個信條來：

一、和平

二、聯日

以堅定我們的信念，以決定我們的前途。不過這信條當然不是要請大家來檢討的，對與不對還須大家仔細評定。然而我至少以為是決定一個目標，比二心不定去做事的力量大。

我們既有了信條，便可以根據這信條，做有計劃的行動了。我們如果要和平，第一便須有力量集和平，沒有力量，便做不來。我們若掃除美英的戰

力，建設軍事的和平，才參加了戰爭。因此爲和平也須要有武力。並且我們要聯日，更須要自強，自強之後才能使日本尊重，能使日本敬重然後才敢實行聯日，不然便不配聯日，和現在沒力量而還要參加戰爭是一樣的不配。我們要充實我們的力量，要充實日強，便須實行左列事項：

- 一、早起早睡
- 二、守時刻
- 三、負責任
- 四、做早操
- 五、不拖延

以上五事，必須我們自己先做得到，然後再推及他人。然而，有時很不容易普遍，那麼我們便可以運用群衆的力量了。譬如都市裡的人，都不愛早起，青年們可以分成隊隊，結成隊伍，做齊整的早操，一片聲壯的歌聲，可以喚醒人們的迷夢。做早操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日本人習以爲常，却反以爲不做早操是不對的了。因此日本人的身體，個個強健，那麼我們也有一個辦法，只要大家肯認真。大家在清晨的行進之後，在各區以各區的寬闊處爲集合場，按時不論老幼，都要齊集。如果有人不耐煩，那麼可以天天去打他們的門，不來就去打，常打，他們也只好來了。習慣成自然。並且這也決不是天大的難事。尤其是吸鴉片的人，不能起早，我們與其是爲鴉片店，無寧每天麻煩他們做早操，他們也就漸漸的忘了。如果他們再不忘的話，還可以分作數人一組，做吸者訪問。問他如何不忌，問他何時忌，若有五七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至少也可以使他回心轉意的。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而已。並且爲實行我們的信條，也不止此五事，這裡只是列出一個大概來。如

早睡早起，如做早操，都可以強健身體；守時刻，負責任，不拖延，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完美而無遺漏。身體如果強健了，再加以相當的訓練，則不難成爲國民皆兵的；事情做得美滿完善，也不難使人敬重的。如能達到國民皆兵的程度，非戰也可名副其實，勝利可期，而所謂和平，自是有希望的了。如能事事做的妥善，使人敬重，這才能夠達到親日，不然的話，便是你親人家，人家還不一定理不理你呢！和平，親日，有了希望，便是國家已經有了出路，國家有了出路，然後青年才能有出路。

三、

我們爲了國家的出路，要聯合起來，要組織起來，努力「共同奮鬥」。這是從「大處着眼」的辦法。然而我們還要從「小處做起」。否則，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種種行動，必將變爲空洞而不實的了。小處做起和大處着眼本是一個通理，實言之，便是「做事不忘愛國，愛國不忘做事」。

要做事不忘愛國，便須選擇自己的事，既便是已經有了事，如果不是應該做的，我們也決不能認爲這是自己的出路。譬如學工的要從政，學農的要當官，學農的要當差，這都是封閉自己的前途，置青年國家的生命而不顧。至于唯利是圖者流，更是不堪教養。

然而，時勢已演變至今，有事已不容易，何容再有選擇？既或不去選擇，又有懶口之虞？不歸！誠然，沒有。但我却不信，一個大小夥子，會站在路上餓死。因爲是已有過小團體員的自殺，以及文人投河等情形，但是我決不相信自殺和投河是他們唯一的出路。總歸有比較妥善的方法，只是

他們沒有想到，或者是想到了而不肯做。大家都說「人貧志短」，這也許不錯。但是我們想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麼因貧而志短的人，愧也不愧？所以「吃窩頭」「做苦力」不算失身分，更無所謂慚愧。沒河自盡才是失身分，才是真慚愧。自盡是沒有辦法了，有知識的人，不能沒有辦法，若承認自己沒有辦法，便是抹殺了自己的身分，更無以對國家社會。

那麼我們既反對自殺，又不贊成胡亂做事，那麼我們往那裡去？

是要我們往農村裡去，並且農村也就我們唯一的出路。

在過去，我們常以都市的大小繁盛來評論國力；譬如倫敦人口有六百萬，紐約有五百萬，柏林有四百萬，東京也幾乎超越三國之上，幸而中國還有一個上海，雖不能並駕齊驅，但也總可以聊以自慰。若以現在來講，則又有何用？只不過給予人以轟炸的目標而已。不但此也，文化的都市化，無疑的即是自然的復讐。斯普蘭亞(Sprague)也說：「大都市是享樂的；大都市的人們是患了熱病的；他們但知要刺激而不知自憐，只能感受煽動而不會自愛。大都市裡的人，多不健康，而其子女，更是虛弱。尤其工業的中心地，直如公墓一般。所以只有農民，才是健全的國民力之貯水池（以上譯自「西歐的沒落與復興」）。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所以要救國，必以國家百年大計爲懷。培植一個人，不是容易的，不知經過若干年，才能造就出來一個人材。然而這人材，又誰知會成了多麼多病的種子。不過我們所

顯明，反對私市，並不是反對工業，並不是反對科學。而是要工業和科學深入農村，換句話說，也

更是要把工業和科學用在農村上。
工業，則以農村的手工業為中心，逐步求其改進；農業，以大機主為中心開闢廣大的農園。于是工人在工作之餘，可以得田園之樂；農人在農暇之時，也可以到工廠裡去工作。農園裡可設研究所，以改進農產為主旨，工廠內可開一實驗室，以求工藝品之堅利耐久。一般有機的青年，或者不屑于做這樣無味的事，然而我們要知道，「群如行遠必自邇，群如登高必自卑」的道理，這和馮馬爾為什麼偏要貧窮于安哥拉是同樣的意思。

尤其是在決戰第一，增產救國的大前提之下，到農村去是青年，是我國的唯一出路。不到農村裡去，不能獲得國民的健康，不到農村裡去，不能要求豐衣足食。無健康的身體，加之以缺乏少食的人們，不配救國，更不配參戰。

只是今日的農村，原有想像不到的奇特處。土匪遍地，貪官遍野，十室九空，路有餓殍。所以決不是一個人可以出入的。有志的青年們，聯合的時期到了，組織的時期到了。以大眾的聯合體，以精密的組織體，走入農村去！

這是我們且舉出進入農村的青年的幾個基本的條件：

- 第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 第二，要有作工服務的耐力。

第三，要有研究創造的膽識。

第四，要有組織訓練的經驗。
沒有具備這四個條件以前，還是請你不要到農村裡去的好。這四個條件，是現代國民所必備，無此四者，即或是走入了農村，也是存在不住，即或是能夠存在，也無非是腐蝕農村而已。

並且我們所說的到農村裡去，更不是出新立異，如先年的定縣的平教會，鄒平的鄉村建設研究院，南京的曉莊學校，雖然他們的事業，都半途而廢，但是我們在他們過去的步伐裡，很可以體會到建設農村的迫切以及如果建設了農村以後的農村的力。

所以只有腳踏實地的走入農村裡，才會有真實的科學（實用科學：如農業技術，農村工業等），才會有真實的文化（實際文化：如農民夜校，工廠學校等）。

整天在紙迷金醉的都市裡，雖然是埋頭苦幹去研究香水怎樣香，和坐在沙發上，衝着煙斗而去追尋鄉土文學怎樣美，是一樣的算不了科學，算不了文化的。

近數十年來，歐風東漸，人心不趨于淫蕩，便染于殘酷。只有農民，尚具有純樸之風。在此我們不止要發揚農民的純樸之風，還要澈底的體察農民那厚絕大的沈澱的力量。我們不止要體察農民的離離絕大的沈澱的力量，而且還要組織此力量，使之化為政治，化為生產，化為武器，化為文化。並且

我們相信惟有此力量，才能獨立強力的政治；惟有此力量，才能建設和平的國家；惟有此力量，才能創造偉大的文化。

青年們！出路誠然是問題。但是有了出路却不一定是真正的出路，沒有出路也未必是永無出路，不過我總以為如有了真正的出路，便無所謂問題了，其所以有問題者，恰是在沒有出路之中。

然而，假設我們真能以至誠不動的信念，認真肯幹無悔的態度和批判的方法去做去的話，那我們總可以從千軍萬馬之中，殺開一條血路出來！

坦白的青年們，熱情的青年們，光明的青年們！但願你們永久保持你們的坦白，熱情，光明，勇往直前！

「一日偶翻鄉 良，則其人久 雅獨做起來 索詞選講義， 後必成功。此 處亦頗慮，因 于馮經已之 蓋先生講時之 當其和豫之 「來桑子」中得 賦錄，而昨日 時，却不知昔 雨紅」句，句 文與夢白談及 年人早已開過 旁注有應體熟 愈以為是千古 誠，頭腦冷靜 不易之定論。 之字樣。前者 故老年人和世 指一樹櫻桃， 故之人，其所 後者指帶雨 做所為，多不 紅。又注一人 如青年；而 如有冷靜的頭 其識見非不如 腦和熱誠的態 青年人之遠，

路之功成 (所齋語)

青年與勤勞奉公

管 冀 賢

青年有的是力量有的是熱情，在他們生氣勃勃的身軀裡蘊含了寶貴的生命力。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中堅，是現在社會的希望，可是這些青春的力量若木完全強力化，動力化，人不難其材，貨不難其用，國家建設恐怕難以成就，何況在今日戰爭期間是最需要力氣的時代！所期望於青年的，當然更加多。

從前有個「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的口號，這口號好像是孫子民先生所提出來的，不過這相互不忘的含義，究竟不忘到什麼程度，是他所不會說得清楚的。所以，表現在事實上的，也就大有差異，有的可以說是已忘讀書，有的就是已忘革命，這都不及，始終沒有適合恰當的地步。在以前，北京大學生聯誼會成立，也提出「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的大旗，並且附帶改善同學生活的使命，意義是極爲詳當。不過也是犯了重毛病，就是讀書與建國之間的合理關係，也是不會明示出來。

本來建國工作是艱鉅的，需要經驗，需要技術，需要能力與熱情，更需要堅強的決心，青年人應該

經驗不足，技術缺乏，但是，他們的熱情與決心却是一般人所不及的，所以，提到建國，仍需要協助於青年人。學生是青年的最優秀的一群，自然更是應當參加到建國的陣營裡來，大學生聯誼會之以此爲目的想是因了這個緣故，而這篇短文，以學生爲青年的主題，也是因了這個緣故。

關於學生究竟應該作社會之中堅與否的問題，很引起論者的紛歧的意見。有的人以爲青年是熱力有餘而經驗不足，遇到順利固然抖擻精神，一旦遭遇到失敗，就立刻會氣餒餒，所以這樣的去擔任建國工作，不見得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一部分則以爲青年人的心是純潔的，所以假若現社會完全交付青年人的話，現社會就會變一個模樣，而且會往好的方面變化。這兩種意見正是事實的兩面。總之那句話，社會把青年的力量運得越遠力量才越顯偉大的，問題就在於此。

爲了這個緣故，當今世界各國，對於青年的訓練，沒有一個國家不積極的請求着，而訓練的內容，少年訓練是名聞世界的，組織極爲嚴密，訓練

之嚴格都可以作爲青年訓練的模範，關於訓練的介紹文字常見於報章雜誌，不必再在這裡贅述。我國青年運動是比較後起的，事變以前，缺乏組織，直到事變以後，新國民運動展開了青少年的堅固的陣容，華北的青少年團之成立，都已表現出我國政府已在逐漸注視到青年訓練問題。

對於青年層主幹的學生，政府無時不在積極的講求強化的方案，近數年來，因了學生生活的範圍比較狹窄，在讀書，運動，娛樂，以及社會服務工作上，都顯得不太熱烈。所以，有人對學生的心理說了，學生的生活沉淪了，而且對學生拘禁禁錮的影度。其實，這是錯誤的，學生的力量並沒有死，他們仍舊是活潑潑的，一年前的冬天，南京市學生之集會清室就是一個的例子，所以說，假若能將學生領導到一個正確的路子上去，則學生的力量豈但是沒有死，還可說他們會與日月並輝並進的。

學生參加到建國的工作是有範圍的，是有條件的，能力限制了他們，生活方式也限制了他們，例如，據日本學生之經驗，訓練與服務是極其重要，對

死鬥的事，在我國青年眼中，就還需要很多年的經驗，像以前的學生大批走到實際政治生活上去，而忘了讀書也，曾經生出社會所不滿意的結果，所以說，不顧學生的能力與環境和他們的「不聽下讀」而要求他們去服務，這當然也需要考慮。

勤勞服務社會各界所希望着，被同學們熱烈的從事着，就是因了勤勞服務的工作，第一是適於學生們去做，第二是不妨害他們的讀書，第三是與社會的惡劣的一面接觸的機會比較少，而最主要的當然還應該說這種工作與國家建設的關係是至為密切。

提起北京學生界的勤勞奉公，我們想到在今年暑假之前，首由教育總署作一特定計劃，於一月五日在教務總成勤勞奉公隊，分發各大學學生到華北交通，華北電報，華北電業去。所擔負的工作是構圖設計及搬運的工作，分配之後，同學們都在興奮中走到職勤勞服務；據說情緒非常良好。另一部分在門頭溝煤礦公司的主辦下，組成增運的隊伍，工作情緒更是緊張。北京以外的都市，也曾利用暑假，動員了許多學生到增運增運的現場，保定的學生的自願結成的勤勞奉公隊，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不過，雖然勤勞奉公是學生最易於做的工作，可是有幾點是需要分外注意的。

第一點，我們希望青年學生要保持自己的本色：純潔，努力，做事認真，嫉惡向善，這是學生

可以自豪的幾個優點，是學生界用以區別社會的素質。不過純粹的另一面，就是最容易受傳染，是富於學習與接受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他們很容易受社會黑暗層的習性，而且，一經染上，便會「青出於藍」危害社會比起任何人都要大得多。也就這「假若是走錯了路，他們會「錯到底」這是頂危險的，因此，青年絕對要保持自己的清白，失掉了清白就會使青年的可貴性完全失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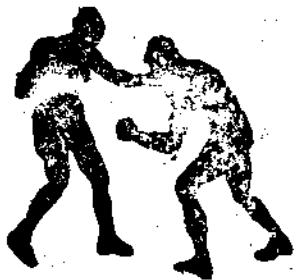
第二要在勤勞服務即是教育的心理。學生在學校由書籍中所得的知識是他人的經驗談，是別人從現實中搜集來整理來的資料。但是社會現象是複雜的，在不同的眼光中所表現的是不同的反映，那麼讀書所得的知識，不見得就是十二分的真確，也不見得就是合於自己的理想與概念的。暑假雖然長，服務工作雖然緊張，但是，用研究社會的工作上，這只能算作一剎那，我們青年應當如何從這悠悠然一瞬的好機會，多觀察，多實踐，將熱血統統變成功力。如此，這個時間對於自己是體察社會的實際期間，對於社會是增強建設的力量。但是忘却了這種服務是含有教育的意味，那就很容易步入歧途。

第三邁出校門的人，都是感到「書到用時方恨少」，很多已入社會服務的學生們都渴望有再受教育而讀書的機會。可是，學校大門已經在他面前關閉了，許多社交的應酬將他讀書的時間佔去了，學校給予他的教育在畢業後無形中算是永遠的結束。能在暑假中，由服務理解自己的缺陷，在來年開

學之後又正可以再積極訓練自己，彌補發現了的缺陷，這是多麼合於理想的機會。

第四把勤勞服務的精神，滲透到生活裡去。我國的學生界，和社會的看法，都是對勞作的事情懷着輕視觀念的。以為讀書識字的最高目標在於作大官，光宗耀祖。這種觀念，一直留到現在，但這觀念是錯誤的。美國以為第一流青年是經營商業，德國以為第一流青年在從事工業製造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只有中國才是仕官第一主義者。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想要痛切改正現實，一要從今日起，二要自身作起，有此兩種決心，才能成功改革。現在，青年學生的勤勞奉公，已經慢慢的在培植到正確的路子上了，我們希望這種寶貴的轉變能維持得長久，能滲透到整個的生活中去，那麼不僅是青年之幸，亦是國家社會之幸。

以上就青年及學生和勤勞奉公的關係，並特殊提出學生界勤勞奉公的意義，都是國家急要課題，望國內青年諸君參考之。



民意政治的商榷

四維

「民意政治」這句話最近到處可以聽見，可是這幾個字的真意義，確有我們仔細研究推測的必要。

孔子說：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孟子說：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廢之。」

大學上說：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這都是我們先哲所主張的民意政治論吧！不過要注意的，是先哲裏面也有說：

「民智不可用猶嬰兒之心」（韓非子）

「民可與樂或難與慮始」（商君書）

這又該作何說呢？伊索寓言有一節可作參考：

「鄉人與子替一驢子到集上去賣，過一村莊，見一羣女孩子在井邊打着水批評鄉人道：你聽這兩個呆人，自己滿頭大汗的下街走，倒讓驢子舒服。鄉人聽了就叫他兒子騎上驢背，自己在後跟着，走了半里之遠，來了一羣老頭兒，只聽他們都嘆氣道：我們常說現在世界反了，少的圖安逸，老的作牛馬。今少年騎驢，老子走着，可是應了這句話了。鄉人即令兒子走着，自己騎上驢，走得沒有幾步，又見三個婦人抱着孩子迎面而來，指着鄉人問道：你怎叫小孩子走路，自己在驢背上舒服呢？爲父的怎沒有一點愛子之心呢？鄉人想此事實在爲難，只有父子合騎方能兩兩兼顧。因此，把身子移前些，叫兒子也上來並坐，走不上幾步又有一羣學生經過問鄉人道：這頭驢子是你自己的呢，還是雇來的？鄉人道：我自己的。那學生道：既是自己的，怎麼不顧他的死活，跨上兩個人？我們見了怪可憐的。鄉人急同兒子下來，把驢子背住了驢子的腳，用一條棍子攔着父子兩人抬着走，路人見了好不笑。驢子自然不消說，行到半路走上一道高橋，驢子一擡腿，跌入河中就淹死了。鄉人父子遂悽悽而歸。」

「爲政者每入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近人梁啟超先生，思想是極新的人也會說過

「媚於庶人之治，非治之至焉者也。」

綜合以上的諸說，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政治不能離開民衆，政治不能盲從民衆。

但是甚麼樣的政治才能使民衆不離開呢？一言以蔽之是「開誠佈公」的政治；

「言而有信」的政治。這是甚麼時代的政治都應該如此而今日尤其需要。梁漱溟先生說的好：

「現在社會上實在找不出一個讓多數人信得及的人或團體，在談話時都說得非常之好，非常動聽，但是人却不敢相信，以爲背後還別有用意，這是現在中國社會上的一種普通現象。現在情形到處烏煙瘴氣，黑幕重重，使社會找不出一個信得及的人或團體，以致滿懷熱誠無由發洩，雖欲援助亦無從援助起。故目前社會要求有信用的人或團體，真是如飢如渴，古人云民無信不立，旨哉言乎。此意思實其重要，不相信的態度實爲一大風源。人與人之間是如此，社會與社會之間亦恰無二致，如此下去其危機不言可喻。現在的問題是在如何才能使社會信得及。以我所見，這只有澈底的開誠布公，將一切醜態昧、遮遮掩掩的行爲與本剷除，好事自固可昭然於社會，即不好的事也必須直言不諱，一切公諸於世。這樣自然一面可以解除誤會，一面也漸漸地可以使人對你信得及。的確人心都是要求光明磊落的，凡是光明磊落說出的事情，即便不好，人也甘心。人最不能意於欺騙，藏尾、半吞半吐的把戲。此道理無論在家庭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一切人與人之間，皆若如此。如能看透此點，本此去公開作事，自然可以行得通。自身是不使人懷疑，人家才肯相信，人家相信得及，纔肯捨死相助，終至萬衆一心。」

「光明磊落的開誠布公是政民合一的先決條件。不盲從，不欺騙，才是民意所歸的政府。」

民族問題正當的解決

箕山正逸作
行一譯

正當的民族主義就是主張民族的價

和生存權。民族的價值並不是指其民族的優越的特權而說，它乃是歷史上存在的民族的人格，也就是民族生存的自主性。某民族獨自的生活方式的歷史的意義是文化的性格。以此種民族價值為中心的民族生存權，就是使民族自身的生命和歷史上生活的方式永遠發展下去。所以民族價值的意義就是某民族在歷史的生存發展上所表現的自主特殊性，民族生存權的意義就是以其民族的生存發展為基礎，使之繼續發展或為不可侵犯的自主性。於是不論任何民族，都要充實其獨自生存的自主性以及歷史上意義和性格，以求得到其他民族的評價和敬仰。

某一民族對於自己自主的存在價值是要自己加以確認，同時也要得到其他民族的承認，所謂民族的人格主義是相當正確的。發展自己的價值並且堅持其生存權，同時其他民族也加以承認則民族與民族之間即不能引起何等被動，但

是實際上的民族主義並不是這種美滿的，這不過是觀念的世界所想像的而已。

現在我們研究民族主義，以及希望正當的解決民族問題，就是因為民族問題是有關世界人類命運的大問題，民族主義是使人類共同生存上不能兩立的。

民族主義發展開常軌，以致分化成兩種形態，一者是與國際資本主義相勾結，攪亂世界和平或人類共同生存的公益，變成帝國主義式的民族主義。第二是單純的民族主義，它懷抱著孤獨的慾望，主張以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自主統一作為形成民族國家的指導原理。此兩者間的鬥爭，遂致形成國際的糾紛與民族的鬥爭。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就是歐洲戰爭，這本與亞洲及非洲毫無關係，但在歐洲的民族權力主義的戰爭，却是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這世界是毫無進步的意義。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於人類却留有兩種歷史的價值，就是民族

自決主義和民族團體主義，這對民族問題是予以幾許進步的。

民族自決主義是主張解放弱小被壓迫民族，並且承認其自主性，就是承認其獨立民族國家。但是民族自決主義不能真正徹底的解決民族問題，這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二十餘年間是可以體驗到的。

民族自決主義便是使民族有政治的主權，對於民族獨自生存最重要的經濟問題沒有徹底的解決。民族自決不過是英美為繼續支配世界秩序的空頭支票而已，這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可確切的証實。英美為保持其國際資本主義所支配下的世界秩序富有彈性，於是想出一以對支配的原則適用於各民族之間的具體方案，這就是所謂民族自決，由此民族自決，雖可承認各民族的民族獨立價值和自主的生存權，但是其民族生存的經濟基礎仍是保留於英美國際資本主義之手中的。於是各民族自決主義而得到解放的民族遂巧妙的為英美所擊碎，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謂民族自決主義的真面目。而且英美對亞

洲的殖民地民族是不允許其實行民族自決主義的，由此種事實看來，凡種族團體正是利用歐洲各弱小民族對民族自決的殷切的請求，為繼續維持英美勢力保持其現狀的基礎而出現的。

但是，雖然實行完全的民族自決而民族問題仍不能解決的，因為完全的民族自決必須保持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再形成民族國家，政治主權由於民族的自主性以及確定民族國家領土國可保持，而經濟主權是很難確定的。所謂經濟主權概念的意義就是民族國家存立上經濟生活的絕對性，也就是不受其他經濟制限制以充分自給自足的国家經濟的自主性，這是有此種經濟的自主性的民族國家領土是沒有的。

政治或文化由於主體的創造固然能獲得自主性，但是經濟要素雖然具備各種社會的生產條件，如果沒有土地資源也是不成的。地球為了使民族國家的獨自分立，所以沒有公平的分配土地資源，人口與食糧保持均衡的民族國家也是極少有，就是人口食糧以及土地資源三者常保持均衡狀態的民族國家領土可以說幾乎沒有。所以今後民族獨自的生存，僅有政治主權一定是陷入不能存續的，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想以民族自決而解決民族問題的思想是錯誤的，由於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雖然暫時解決了民族問題，但是不久仍要帶來民族問題的糾紛。這就是因

需要確保民族存立上經濟主權。則因他與競爭者殖民地，或者因為自身經濟的擴張而成為其他國家的屬地。所以民族問題是不能僅以民族自決主義解決的，結果必須是以民族協同主義克服觀念論的民族國家的意慾，與其他民族協同體而認識在實現人類共同生存的方向才獲得解決民族問題的這種必然性。

三

在這里我們覺得在觀念上民族自決主義似乎能解決民族問題，但也不能不承認以民族永遠生存為目的的實質民族主義是得不到解決的。我們痛感到現在當民族遭遇不得不找出完全能把握民族問題歷史的解決途徑和方案的現實。

蘇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取的民族政策，比較優勝於高唱民族自決主義的英美民族政策。它在超越民族界限的綜合共同經濟基礎上使多數的民族共同團結，尊重民族的自主性使其享有自治，同時再加以高舉的結合統制，使其帶有統一性的民族政策，可以說是一種解決民族問題的新途徑。

民族是不能單獨孤立的，共同結合顯明了各民族充實所有的實質的要求的正確。

但是，蘇聯式的民族政策雖然制止了民族間的對立抗爭，但那是把社會契約理論應用於民族結合而不是自覺共同體的理性和共通的公益而由于必然的協力

結合關係結成的。同時更缺乏民族共同結合應該如何的進化發展，民族的將來變化如何兩種歷史的價值和性格。就是蘇聯沒有創造的歷史的協生體之性格，各民族不是在生命的同感之下互相結合的，蘇聯是應該知道因為此種本質的問題將來或成爲一種禍源的。但是蘇聯是以共同綜合的經濟地盤爲基礎而成立的，沒有文化的精神共同基礎，當然不是歷史的創造的，這乃是不得已的。以唯物的世界觀和物理的社會學則爲準則，一定產生上述的問題。

所以蘇聯式的民族結合這種特殊有崩壞的可能性。蘇聯在此次蘇俄戰爭，可以證明蘇聯做成了強固的民族結合，這乃因爲其共同結合的基礎沒有與其民族真正建立大同共存的實體，佔領地的住民對蘇聯不予以全體的協力所致。如果德國的民族政策較蘇聯具有高度的歷史的創造性格，則蘇聯邦自即將崩壞，所以德國的民族政策是較蘇聯略遜一籌的。

德國的民族政策在法國也是失敗，如果完全把握了法國民族，就是英美軍上陸也要遭到法國民族突然的反抗甚至敗退亦未可知。吾人以爲在佔領地內戰時下的民族政策，必須充分尊重其民族的民生和歷史的傳統，使民族相信其生活目標必須與勝利軍協力才可得，建設大同共存世界的戰爭必須當與民族爲友，對民族予以進步的生活方式才可。

法國革命當時拿破崙的常勝，就是因爲對吉倫特封建專制下的民族給以新生國家的實體（法國革命）和途徑（自由平等），其後拿破崙的失敗，也是因爲有貴民族的與望，傾向專制和連年戰爭的途徑所致。德國沒有將歐洲革命的實體和途徑充分普及於全歐民族，以至民族政策生有缺陷，實爲遺憾之事。

所以我們必須明瞭，正當的民族政策除了充分尊重民生和傳統之外，還須使其歷史的創生實體和進步的途徑與現實生存上的要求一致前進。蘇聯於此點究竟如何？英美更提不到了。擊滅英美的大道就是正當的展開民族政策，與人類大同共存的意符合一致，思想上則拒絕英美式的個人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如是真實的人類共同共榮必將實現。

四

近代民族國家成立的動因，是如果不滅除封建諸侯在同一文化並統領域內的互相對立與分爭對立，這就協同一體的存在秩序，那麼就要求於左右生存的統一氣運的現實的要求。

日本古代的大化革新便是統一民族分立，並且此團結一致的共榮秩序便是一君萬民對一德爲中心所創制的。國民的統一即是國民共榮體制的建設。現在日本正價值行世界的大化革新之秋，吾人將見其新體製之典型正如大化革新的前境。

我們見到目下民族分立抗爭的圖狀，體認其向人類大同共存共榮的圖景，必須早日具體的而且進步的解決民族問題。民族獨自的生存發展現狀是不可可能的，民族自決不是實現人類大同共存的道路，民族問題的解決只有民族間的大同團結別無另外途徑。人類史是由分化逐次發展至協同體的，由部落協同體進至氏族協同體，由氏族協同體又進至民族協同體，由民族協同體更進至超越民族的協同體。我們由於歷史的經驗以及現實的各種問題和各種要求，更感覺到確立正確途徑和正確的實體之必要。所謂世界新秩序是由民族問題的解決而造成的，此只有建設超越民族的協生體制一途而現在正是其好機。

世界史將由此變成革命的轉變，人類與人類之間協同生存基礎上，重新規定自己的途徑。我們要牢記在大化改，新的古制中有世界史的正當發展方向，能解決民族問題的運命也在此。

民族問題的解決不是抹殺民族的歷史存在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它是一方面尊重民族對其自主性的願望，更將其集結於於大同結合的實體之中。分化和結合應加以高度的綜合統一，固然尊重民族的自身意慾，同時也須適合於共同結合之道。

最初解決民族問題須將民族存立和民族結合加以高度的綜合統一，就是將民族結合於超越民族協生體有效的各民族

處於大同協生的發展的階段，將促進民族間同化的進化，並且短期間即將進至生命一體的統一體。拿各民族自體，同時再誘導使其漸次進化形成統一體，這就是正當的民族政策吧。

五

復興亞洲並不是將亞洲各民族由西歐封建主義的榨取和高壓之下解放就算完了，復興亞洲是由亞洲驅逐歐美霸權主義做爲開始的，將此事完成之後，再具有更遠的價值和性格。它必須創造世界史的價值，對人類生存上劃分一個新紀元。

亞洲各民族的宿願是獲得自由和平等，形成有主權的民族國家，這固然是必需的事實。但亞洲是否必須經過歐戰各國形成所謂近代民族國家所體驗的階段呢？這是一個值得特別考慮的問題。亞洲各民族的科學技術確實較歐洲各民族低劣，社會構造的封建性和文化程度的幼稚這也是事實。如果考慮到此種社會的條件以及國防建設和治安上的無力性，各民族能用自身力量造成有主權的民族國家嗎？殊是一疑問。所以現在的亞洲各民族不是空想永久的自立，也不是只考慮甘心處於歐西霸權主義下之奴隸的地位，而是加以拒絕的時期。實際歐美自身帶有崩壞的必然性，世界的歷史業已到了被革命的階段，亞洲正是復興的機會。所以亞洲應該以

偉大的自信從事奮鬥，亞洲民族應該冷靜的切實的考慮自己生存的途徑，必須慎重考慮再行決定。

亞洲各民族是應該要求由于形成沒有永久性主權的民族國家的自由和平等由世界史的進化和民族進化發展的方向看來，所有民族結合成協同形態在協同的性質發展之途來規定自己是可能的，聯邦或共和國便是這樣形成的複合超民族國家。由主權的民族國家進至民族共同的協生國家這乃是世界史的趨勢，民族的自治以及獨自孤立的時期在世界史上業屬過去。所以我們主張必須克服多數民族對民族獨自生存發展的慾求，和主權的民族國家之觀念，立於共存共榮的人類正義上，以共同生存爲目標，各民族自身對於共同結合的形態應加以規正和限定。而且由於現實的實情和歷史的進程看來，亞洲各民族爲實現其理想應跳過主權的民族國家階段，直接結成超民族的協同結合形態，在高度共同生存形態下使民族理想在其他民族的協力之下努力實現，永久生存下去。

但是我們不是否定或忽視現實所存在的民族；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歷史的特殊性應該相互尊重，對各民族所保持的文化價值和特殊技能加以正當的評價，予以高度的發展，這對於發展各民族共通的福利是大有裨益的，也是民族共同協力的正當途徑。更應以原則上確

立共同生活和創造活動的機會均等。等如是，政治成爲一元化，經濟成爲共同生存的基礎，精神上亦將同族意識和同胞觀念明顯的表現於共同結合的體制上，我們想像的亞洲超民族問題正當的解決和復興的途徑就是這樣的。

六

孫文先生在神戶舉行的「大亞細亞主義」講演之結論說，會對日本國民呼籲說日本應該大加考慮的問題，就是日本將變成西洋霸道的走狗呢？抑是成爲東洋王道文化的干城？不用說日本是由西洋霸道手中來保護亞細亞，使亞洲成爲皇道大同世界，日本正是東洋的干城。日本建國理想的八紘爲宇不是用權力制壓其他民族或加以併吞的，而是建立與大地並存，生長發展於無窮的神道以酬答天意，真正究德以道義的行爲使世界成爲共存共榮之一家，這便是八紘爲宇的精神。以大地萬物爲一體，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這就是日本國家精神的真髓。

在亞洲所發動的民族主義可以說不是亞洲政治的進步，而是亞洲現實上所產生必然的惡結果。根據最近的歷史，適用民族主義的諸原則，正是證明了完全妨害人類的進步和共存共榮。人類的意志是要求精神的自由和順適的生長發展，而精神的自由是由於結合才可以存在的。亞洲如果適用民族主義的各項原則，那

就是亞洲的退步，也就是妨害了亞洲之進步的建設。但是亞洲的民族主義乃是爲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和保持民族自主的生存權的生存的原則，不是壓制其他民族的民族權力主義，可是亞洲的解放和建設，只以民族獨自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所以用一民族獨自的努力力也不能維持其生存。又世界史的進步和人類生存的意義乃是存在於最高的結合上，以此與亞細亞復興之歷史的使命合併而論，我們必須使亞洲做不以民族主義的解放，不以權力主義的道義的結合協同體，使其發揚大同共存協同共榮的大道。於是我們在亞洲必須建設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之完整無瑕理想的協同生存體。

日本需要貫徹其建國精神，以大化軍折的古訓，將復興亞洲主權的真誠普及於亞洲的各民族，實行第二次的大地創造和第二次的大化軍折的日本國民經自作模範，以得到亞洲各民族的信任，現在日本的國家體制必須包含亞洲各民族的實念和理想，並使其達成目的，精神如我果是高超的，亦必呈現於實際上。我們要求對昭和維新，大東亞戰爭和復興亞洲而三者予以一體的認識而同時的完成。正者必勝，進步的一定能獲得自己的地位。

日本文化の問題

西田幾多郎著

昕白譯述

我現在所要講的，並不是只依照此題目，只根據歷史的事實，以研究我國的文化，以提示我國文化的特徵。那自有別人去研究。這種研究，雖然不能不算重要，但是我也決不因敏重此點而自甘落後。尤其是研究，必須是無所礙，無所礙，必須是以美為美，以醜為醜，自始至終不能不是公明正大的。而且還得觸着那世界的歷史之深遠的底蘊。自古以來，便孕育着我們的日本精神，恰似「櫻花照旭日」一般，本不能不有其公明正大之處。學問的精神，便是以此公明正大的精神為精神的。所以我時常比喻東洋文化為「教」，西洋文化為「學」。這句話在中國文化上，尤其是相宜的。當所謂神之國，原是不可言喻的，此即不以言論為議論，不為概念而翻弄概念，亦即如同宣長所說的：「彼但有其所以至物之道」（直徑靈）。這也可以直接了當地解作走向物之實質裡去。所謂走向物之實質，並不是只管因襲的順從傳統，也不是只管任意的發作主觀的感情。所謂走向物之實質，尤須含有科學的精神。那只有虛己以從物了。那是不以言喻的，不張我見的，更必須在實質的面前低頭。但這並不是不檢討或只是妥協就算了。要認清物之實質，便必須得盡己。我想，在東洋的世界觀人生

觀的底蘊上，比起西洋的來，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無論是中國文化，或者是印度文化，其底蘊都是相當偉大的。然而，只因爲後來這種趨向實質的精神，漸漸的消失了，遂由硬化以至於固定。其中惟獨我國之民，不但在東洋接受了這種精神，尤能接受西洋文化以消化之，以爲東洋文化的新的創建。其所以能如此者，也正是由于日本精神之不拘于此，亦不拘于彼，但問其物之所以爲物的緣故。我決不敢看輕了所謂「教」。但是「學」也必須是真正教人以道的「學」。除此並無所謂「學」。自蘇格拉底開始的希臘哲學，也正是如此。「學」隨着歷史的進步，必將發展以至形成無數的分化。然此則必須是以人爲中心的。「學」在廣義的「學」，既必須是人類之「學」，同時「教」亦必須是真實的「教」，即本乎物之真實的「教」。不然的話，那便只是獨斷，只是因襲，只是虛偽而已。必須是生之發展的「教」；生命的「教」，才配稱爲「教」。不過人一談到「學」，即以爲是自然科學。固屬人類的身體，也可以解作自然科學的一部，然而我並不是要人們都來依自然科學以考察人類的。況且自然本有自然的真實，人類也

所謂唯一的實在，也只有歷史的實在而已。故自然科學的實在，亦不能不括于此內。這便是我的科學觀（參照拙著哲學論文集，第三，「經驗科學」）。

那麼要了解日本文化是甚麼，也只有回顧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物制度。除此之外，更無以研究日本文化。如同我在最初說過的，我在敬重此種研究之外，我還要考察今日的日本文化之所以爲世界文化。並且要發展成爲世界文化，是由于某種意義，而又需要怎樣才可能。這才是我所要論的，這才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並且當此東洋與西洋，已成爲一個世界的今日，東洋文化之何以能成爲世界文化，而又怎樣去貢獻于世界的歷史，這才是我所要研究的問題。就如同不懂外國話的人，對于本國話也必是一無了解一般，彼此必須有個比較，然後才能得到真正的了解。我們在客廳的鏡子裡照過自己，然後才能有客觀的動作。否則便難免不擺出夜郎自大的架子來，所以只是提出一些特徵，是不夠的。日本在今日，將起而爲世界的日本，則更當注意此點。但是以物與物比較，以明物的特徵，却又是怎樣？我們普通將物擺列起來，以別其異同，此即所謂分類法。不過在這個方法的表上，很容易有「鯨魚是魚」之誤。還有一個方法，便是以物的構造區別之。譬如一種同類的動物，雖外表相差懸殊，而其根本的構造則同。鯨魚頸短，麒麟頸長，然其爲哺乳動物則無異。頸骨都是七個，只是前者的附在一起而像是一個而已。這也是一個物的比較的方法。如生物之形態學，便完全立于此種立場的。但是考察生物的形態，也決不可以忽略了它的機能。所以此問題便不能不更進而爲機能的問題。因爲生理學原是應該和形態學結合起來的。並

且機能的問題，尤須走到生物發展的問題上。如依
論理來說，以此物與他物相比，以明其特徵，便是
要認識物之價值。要認識物之價值，則不能不有
所謂價值。這和要認識物之大小長短，便必須有
價值的標準，是同樣的。分類法如昆蟲學概念，
則所謂構造，便是構成的原理了。我們即以此爲具
體的實例。

我國對於東西兩洋文化的比較，向來只是把西
洋文化和東洋文化擺起來，以考察其外表的異同。
西洋有這般一說，東洋也有這般一說，或者東洋
有這般一說，而西洋却沒有之類。不過若是在現
生人類，而又爲同一的人，其所想的東西，自然是
同一的。但是，無論是怎樣的學說，也不能離開
歷史的事實。要把握一件事，要評論一件事，就必
須以其歷史爲底。並且尤須把握它那種活的事
實。若只以習慣制度等*的機械概念與之比較，則
難免失之膚淺而不能深入。假如若以雙天師的事
實，無礙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相比，乍見之，必以爲是
相類的。但是實則一爲佛教的，一爲基督教的，在
其精神上，原有其絕大的差異。所以即是這這之
所有而爲那這之所無的，而其類亦有長短之分。即
一方是長，其另一方則必是短。只是依照某種配
數，有時候也不是不可以，如論其兩方的發展優
劣，那我們便必須回到我們的歷史的生命本質上
去，以歷史的生命本質爲依據，所以我才提出來歷
史的生命本質，這就是我們根本問題。以此，決不
可以舉一種文化，即謂之爲文化。如論生物的形
態，若像歐幾里德的話來說，則所謂文化原形到底
是怎麼呢？歷史的生命本質與生物的生命一說，依
據*，而有其種*。並且在範圍也會經過哺乳動
物之例，只要它是人類的文化，則亦必有其原形。

其種*文化，依其原形，方始得以比較，方始得以
理解。且此原形，更不可認爲是固定的形體，因其
自己形成並無止境，故爲形成作用的。自此便可以
顯出其形成的方向與其發展性。要把這東西文化的
對立及其相互關係，也只有站在此種立場之上。這
也就是我今天所以要做理論的研究，要求所謂「學
」的原因。是知性的，是理論的，而且是自始至終實
求事物之實質的希臘文化，發而爲歐洲文化，所以
在歐洲文化的背後，顯露有雄厚的理論。而依此批
判種*文化，依此論其發展的方向。爾來歐洲的文
化，凡數千年，與種*文化接觸的結果，始構
成一個理論的原型。並且他們也大言不慚的認爲是
一個唯一的文化原型。便依此而斷定文化形態的階
段，而認爲東洋文化是仍在未發展的階段。即使東
洋文化發展了，也必須是發展到他們那種文化的形
相才爲對。雖然是黑格爾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未
嘗不費這種想。我以爲問題就在這裡。

如胡克(H. H. C.)所說：羅馬以前的文化，莫不
沒入羅馬的洪潮，而羅馬以後的文化，也莫不自羅
馬的湖裡流出。所以自從羅馬以來，歐洲各國，本
是一個世界。當然各國也不能不有其各自的文化，
然而其文化總可以說是在一個體系之下的許多面。
反之，如說東洋也是一個，而這裡則與歐洲諸國原
是一個世界的一例，似乎總有些不同。雖然我們不
能不說東洋文化也有東洋文化的一真的特色。不過
那只是個類概念的，還沒能達到所謂體系的
一。要東洋做到真正的一個，那必須是目現在起。
所以我們不能入東洋文化的底蘊之中，以求事物之
實質的理論。不能單*地罵了過去會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就算算了，還必須樹立一個將來
能幹怎樣*的理論。因此我們不能不求所謂人

類的原形。所以我決不以爲過去會如後，現在是如
此，便算是滿足了。這隔山海汪洋而發展的東洋文化
之間，並未曾有過東西洋文化那樣相互的激烈的否
定。也許正是因爲自己沒有經過否定，所以才缺少
實求物之實質的論述性。以此，東洋諸國在今日是
決不可以安于其各自的特殊性的。因爲世界已經是
一個地成爲一個世界了。從前羅馬曾以武力造成了一
個歐洲的世界，如今英國又以貿易造成了一個天
地的。但其背後實亦不能不由于近代科學的發展。今
日的國家，已不是離開世界的了，已不能不再單
獨的孤立了。現在的歐洲便是事實上的一個證明。
一直到現在，國家和國家只是一個橫的存在。因此
世界在過去，也只是一個空間的。然而現在已不然
進了縱的世界，已然是時間的了。從前一提到世
界，就只認爲是一個抽象的。然而在今日的世界，
已然是具體的了。如說今日的世界是抽象的，那便
是閉着眼睛說胡話。現在的世界各國的趨向，都與
大同的世界主義相反，而要求復歸于民族主義
了；已不是橫的世界，已成爲縱的世界了。在過去
只認爲世界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抽象的媒介，而今日
的世界，已成了我們的具體的生命之媒介了。我們
不能不以自己爲具體的世界的一角，以聯繫自己之
身。這便是特殊之所以成爲普遍的道理。特殊之不
能即是爲普遍，也是這個道理。

幾千年來的東洋文化，其所以藉着我們的底
蘊，果真是沒有論述的嗎？在我們的人生而世界觀
之獨特的觀察和思考的方法上，也是沒有論述的存
在嗎？能是和許多人所想像的，只有所謂「情」嗎？
我並不是否定日本文化是「情」的文化。我本來是認
日本文化是「情」的。但是我們必須求物之實質，依

此才能有真正的創造，才能有真正的生。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的底層上，必須是論理的把握住其生活方式而後可。若只是把知情意區別開來，只視之爲對立的，則只算是能力心理學的一種考察而已。那麼在東洋文化的思想和觀察的方法上，于西洋文化之外，到底是有沒有其獨特的論理呢？在今日依歷史以研究東洋文化的特殊性者暫且不論，而以理論來探討東洋文化的物事的人們，不也都是依據西洋文化的情形而來討論的嗎？不然也便是以特殊即用爲普遍而已。其以主觀的希望或要求，即認爲如同原理一般。論理之于西洋文化，在今日不即是對於物事的思想和觀察的方法嗎？這不是以爲爲唯一的，而且認爲東洋文化的思想和觀察的方法還在未發展的狀態之下嗎？要決定此問題，除去在歷史的世界上，實求論理的成立根源及追溯到它的用途之外，別無他策。我們如思考一物，其根底即是我們的歷史的生命，即是自己形成作用的歷史的操作。雖然，我並不是否于承認西洋論理之偉大的體系之發展，不過我們若以此爲世界的論理，便必須先去學之。但是西洋的論理，在其歷史的生命之自己形成的形式上，是否離開了歷史的生命之特殊相？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所謂形式的抽象論理，無論在任何地域也是相同的。如是具體的知識形式之具體的論理，便不能離開這歷史的生命之特殊相。所以西洋文化不一定便是文化的唯一的方向。一切生命的發展，我認爲不只是一條路，除此以外還有種々の途徑。即便是生物的進化發展，除去離向人類以外，過去也許有過許多別途徑，不但不是過去，就是現在也未必沒有。我在這種場合，我爲說出我所要說的，我常引證麥格爾(Mager)學派的藝術論。而東洋研究藝術的專家，都是專門

研究希臘藝術，而即以古典藝術爲藝術的標準。至於羅馬晚期的藝術，也都被忽略了。然而古典藝術，並不即是藝術。在羅馬的晚期，已不以此爲藝術的標準了。此派中的沃林格(Woringer)或哥替(Goethe)的藝術，其形成的形相，已顯然與古典藝術有所不同了。並且埃及的藝術，不也是與希臘、羅馬的藝術都有相反的傾向嗎？所以黎格爾的藝術本質，只是在于藝術的意欲。要之，只是求其歷史的形成作用。我現在雖不能詳論黎格爾的藝術論，然而却總可以由此觀察出種々の藝術之特殊相。黎格爾即以此爲平面的藝術。以理論爲特徵的西洋文化的世界性，我們雖不能不承認，然而在其根底運動的生命，我們却是不必一定與之同流。並且盡依此亦必有無以維繫其生者。故其能使我们如此思惟的，必定還有較優的。至少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們無論到何時何地，也得是論理的，澈底的認識歷史的世界之構造，歷史的世界之形成作用。怕見真理的面，和臨陣畏敵是沒有什麼兩樣的。只是掩藏羞面目，而又急于樹立自己，這本不是日本的精神。日本精神無論是在何時何地都還是正當的，而且是公明正大的。猶如「天地正大氣，粹然離神洲；秀爲不二，靈爲萬象樞。」一般。試觀東洋自孔子以來，西洋自伯拉圖以來，哲學本是從沒有離開政治。但是哲學若徒顧追隨政策時，其哲學便難免不爲曲學阿世的了。我有理念的，政治，本不配稱爲真正的政治。所以社會意識必須是有理念的。

然而，我這並不是要把西洋論理和東洋論理分成兩個。論理只有一個。因爲是本乎其歷史的世界之自己形成作用的形式，而更由于其發展，方生出種種不同的方向來。約而言之，西洋的論理，總可以說是以物爲對象的，然而東洋的論理，却是以心爲對象的。不過也可以說沒有以心爲對象的論理，因爲論理總得依據客觀的對象。但是在我們自己，也不能不算是歷史的世界上一物事。只要是如此，便不能不是被思惟的，被檢討的。其實所謂物，也不外歷史的世界上一物事。世界上並沒有完全離開自己的單獨的物。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歷史的物事的論理之中。因此我認爲佛教的論理，應是以我們自己爲對象的論理，是心的論理的萌芽，除其達到體驗之外，並沒能得到更大的發展。並沒有發展到物事的論理。所以我們在此只是要求先澈底的把西洋論理認識清楚了，同時還必須有一種批判的精神。在今日之所謂東洋的研究，便是使研究的對象轉向東洋的方向，並不是對於東洋的思想和觀察的方法作更深的反省，以從新取得對於物事的思想和觀察方法。不過這所謂改新對象，並不是改新思想和觀察的方法之謂。現在我們在學問上，不時常看到許多冠以「日本的」這種名詞嗎？所以學問必須是有理論的。並且那不止是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就說了，而是需要以作用于世界的。譬如數學和物理學等，雖然是有德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各種派別，但是數學和物理學的派別却不是由于其民族性而有的。並且數學或物理學原只有一個。其所以不同者，只是有其種々の不同的研究方式而已。因此所謂精神科學雖然和自然科學不能不有其不同的方向，但是其在歷史的物事上，却不能失其所以爲學，即因其亦爲「學」，所以無論到何時何地，也不能不有其客觀性。要知道性情不即是學問。所以思想的武器，也不能不是科學的。



日本風俗志

加藤咄堂著
森長振譯

相荷之流行

讀如「伊勢屋相荷，如犬之黃。」之語，東京
俗稱，係數極多。「江戸戀馬子名所大全」所舉
著名之相荷：計馬鹿、杉森、要藤、忍岡、願世、
赤左衛門、酒屋左衛門、雉子、加藤、飛、三
等，當助等以次二十四所，記於其他各處者，殆不
可數。有題者，爲此相荷，亦有流行不流行者。關
東所刊江戸土産圖繪記：

「二月初午，日參詣王子相荷，老少男婦，自
飛鳥山際來集。爲拜百度，滿於社邊，至山拜
狐穴，奉赤豆飯，圖送拜王子社。傳謂此種
相荷，爲關八州之首，每歲極月晦日之夜祭狐，
至鳥居（爲日本神社前所立之木排樓式物，皆
信者所獻。）無官位之別。爾時衣裳楚楚，在
田中，先集於此，再赴社方。近年尤顯靈驗，
每月午日，參詣不絕，布燈燈明，盈於道
路。」

一時號稱關八州之首，隨其盛盛之此王子相荷，今
亦失當年之面目。嗣後興起者，爲谷中之笠森稻
荷，謂通司俗之神，凡祈願部以下各疾，尤以花柳
病，爲最靈驗。寶客雲集，然今亦衰。維新前後，
關東田圃之太郎稻荷，雖曰全盛，然今亦不可見。

最近府評羽田之穴守稻荷靈驗，社前，爲居若櫻
靈然。市內則以赤坂之豐川稻荷松根天（關此稻
荷，係於三河之郡述之。）爲尤盛。觀神之亦有樂
荷，於慶賀，則大都會之生活雜，無不非僅限於人矣。
唯相荷盛靈，故各處之相荷，皆擁有多少之信
徒，因之二月初午之日，社中皆立燈籠，上置一
位稻荷大明神，近處兒童皆至，敲大鼓，此相荷
靈，熱鬧無匹。（初午，述於山城伏見稻荷條。）

民間信仰

京都之內，亦有鄉村，最高學府所在地之東
東，諸種民間信仰，今猶弗衰，固多令識者所笑，
茲羅列其重要者四五如左，藉充窺知風俗之資。

鼠小僧之墓 本所回向院內，有號稱義賊，
鼠小僧之墓。相信謂此墓石，赴願母子講，當逢好
運云，斯乃出於鼠可致物之一種迷信也。

石神 呼曰「しやくしん」，或謂「遮軍神」，
據云：高輪兩町，婚不成之婦女，相信謂此社祈良
緣，則必有驗，報賽不限，植樹木於社地即可。
（見江戸名所圖繪）

妻戀稻荷 在本鄉妻戀坂上，俗謂日本武尊
懷德姬處，故此得名。據云婚時如經其前，必致離
異云。

花開稻荷 在小石川若谷台寶寺內，據
注稻荷小兒，如參拜神前，取神酒，持神符，
納稻荷，且祈願定或婚不成之女子，如於神前，
唱神歌，則六個月，可成說云，其神歌云：
我々の若人の願ひを照らすとて
防津此木のこる三つのもしひ
（見十方庵遊歴雜記）

一願之約 爲
（我對人所許，其願永固。）
（至善存世中，燈明進三具。）

澤藏司稻荷 在小石川傳通院裏手，
寺正覺上人，自京都東來之際，向侶伯叔（或澤藏
沙彌，言其本性爲狐，乃祀之，祈願利則有驗云。
無驗註 傳通院，保紫衣樹林，皆乃德川
府年賜百三十石，東都淨土宗之巨刹。寺內之註，
猶國旅人談謂：「開山上人，以時爲學文之詞，
以是一山之註，迄今弗鳴。」

東傳之地藏 在小石川若谷竹林泉寺門外，
有有願者，以粗細鐵板石像多置，如願後始解其
之風。（見十方庵遊歴雜記）

缺鼻地藏 澤川高橋本覺寺內，不曉何來之
墓，三尺石塔之中，雕有缺鼻地藏。謂祈於此地
藏則有驗，近國近村來參詣者甚多，遂建堂宇。
（見本朝俗話志），因缺鼻，遂聯想於花柳病矣。

離婚樓 在市外板橋站。「寬保年間，國寶
東來，途經此路，入城未久即逝，願寬延寶曆頃，
彼宮東來，經此路，亦未久即逝，自此某者顯此
木，名以離異樓，流爲巷談，世人傳聞，今如實名
矣。」（見十方庵遊歴雜記）因此信謂如創此樓之
度，浸水或酒，飲者必生婚變云。又謂嗜飲者飲
之，則絕於酒云云，今猶有此風。

（見本朝俗話志），因缺鼻，遂聯想於花柳病矣。
離婚樓 在市外板橋站。「寬保年間，國寶
東來，途經此路，入城未久即逝，願寬延寶曆頃，
彼宮東來，經此路，亦未久即逝，自此某者顯此
木，名以離異樓，流爲巷談，世人傳聞，今如實名
矣。」（見十方庵遊歴雜記）因此信謂如創此樓之
度，浸水或酒，飲者必生婚變云。又謂嗜飲者飲
之，則絕於酒云云，今猶有此風。

杖銀杏 在麻布靈廟寺內。傳謂昔親覽上人，經此之際，將所携杖，插於此地，祈禱如我所願之功力，實宗爲合佛意，天神地祇，如行加護，則救世生靈，永世繁榮，故迄今猶言云。此樹枝爲真欒新，造意殊感萬人，當宗宗有徒所愛用。

靈寺 曰淺草榮久所龍寶寺。因寺埋有自寺川水所至之目測有九尺五寸之大鱷，故名。鱷曰鱷之魚，國人參拜者夥。因鱷言「ひひ」，遂轉爲鱷(亦謂「ひひ」亦轉爲月老，今有靈寺教會者。久米平內。淺草觀音仁王門旁，有青袴(讀加不し)也。德川時代士人之禮服(譯者)武士之禮服，傳謂此人自作比擬，希死後爲家所踏(踏，謂言ふも)，後轉爲文(亦言ふも，此處之文，意靈格帖。)遂亦成爲月老之神矣。

牛御面 在本所區向島。據云後深草天皇建長年間，該國民家，疫癘廣行，每年死者，不知其數。時自淺草川，有如牛鬼之怪物飛出，迴旋島中，落一珠於社殿，忽然消失，自此該國病災，全不生。以爲此乃牛神之加護，因奉爲疫癘瘡毒之神。據云昔有將此社中之繪馬，俟瘡毒全愈，再還繪馬於神前之習。(見上方神社雜記)牛御面之神，原在肥後國天草處。彼大中教時，頗有靈驗，當時所供，在今品川靈海寺內，以此處有傳荒神之靈，祈禱獲災者，亦有還繪馬之俗，祭而信士不絕。

不繪持助助之靈 在芝芝宮下靈松寺內。據謂昔松平越後守之遺臣長，曾苦於把持，時名勸介者曰我雖得之，但後人難繼者，因對繪馬三尺，經年以死，後人感其仁勇，因刻其像以爲靈神，謂其部下各疾，亦奇效云。

藏) 芝芝宮下之綿婆等，設亦目之爲信仰與傳我，則不勝枚舉。其非今存，但覺有遺者，十方應靈難記數。壯重(兩馬飾都江村)觀正寺有客人狀現現，神像係自然石之，諸方傳爲文徒，情佛顯深，多有以自然木之節，造有神之形以拜之者。該書又謂，自黑崎靈廟寺內，亦有似此之形。又武州足立郡三木村之川王，係指約近正中有直立之「靈神」言云：「都郡所傳之繪馬，皆繪如春靈然以獻之，殊可笑也！」

七不思議

無謂何處，皆有所謂七不思議，但有趨者爲大都市中，遺有此種神耳。計有香町、麻布、井谷、靈澤島、本所等處，但其中尤有名者爲本所之靈澤島。而其計數之法，亦因人而異。鄉士研究第一卷四號，松川氏所作題曰江東便語一文謂：「本所之七不思議爲：(一)牛葉之靈。(二)靈澤島(持魚經過，鐘中則呼雷下，雷下)如不雷下，則其魚於途中必失。(三)靈澤島之送子操夜中，前方必見燈光，人行燈亦行，不可捉摸。(四)不滅之路燈(鋪之石路燈)不需燈油。(五)天井之大脚(每晚由天井伸下滿是泥土之大脚，如每洗濯，則輸以去。(六)不落落葉(七)深夜雜音(不聞及自何處)。(八)出賣酒志(今不見，據謂因失竊殺身此確之男子)。(九)之靈氣(衛生半葉之靈云。駒留石故事。見江戸砂子(關於川雜記等書。據謂架於小名木河口本處橋下，橋主得之，故船主必稱讚云)拜託，拜託)始得得以通，所謂橋主，乃大排練。靈神之夕，猶可現云。時語故有「千步沙水」誰能冰凍萬年橋之左雷門。」(意云：或成噴，或成噴！水流的萬年

橋的淹死鬼！

又該雜誌第三卷十二號，山中共古氏所舉爲：一、入定町之無時辰(如敲梆子則有怪異)。二、下町之付堀。三、濱洲之半葉靈。四、劃下水無財靈舖。五、靈川之送人燈。六、梅村邸之井。七、佛竹洗御公館(夜出大脚，則洗浴之)。

並附記謂：「異說亦有言爲劃下水之呼喚(有靈無形)及雜唱(不曉何處)者。氏復舉靈澤島之七不思議曰：一、無雷(因應靈上人避雷之故)。二、青天木實之不盡。三、圓覺寺之樂師(以七日十一日爲樂日，不取次日十二日)。四、湊町有乾神面(不取日五言白銀可有浴室曰「靈屋」。六、橋崎町之鏡屋(九日開廟，不用十日)。七、川口町有木靈曰「花屋」。

且據謂不曉其全，而靈澤島之七不思議有：一、大排練、香町之七不思議有：不知底之井、靈澤島不曉香町、靈澤島之怪靈唱、下谷之七不思議有：佐竹之活招牌、立花宅內午夜之夏敷丁魚聲、三味被無主之木殿與命等。

神使與追靈

古真多撰於神事(一月二十四日) 靈澤島神使，實與沙門天師使之神事。據云昔祀作爲善靈神作之靈軍地祇，其主寺，爲靈澤島寺。維新後，地祇神使於山下寺內，社爲靈澤島神。神事，因神使分給後，亦自異其言。今名「御事之神使」，午夜三時山白衣之止，着以靈澤島神之靈，顯之靈事，以神使爲靈澤島神。靈澤島神之靈澤島神大許才力，腰佩五尺餘之楯木，楯木之高不展，柱六尺子(靈澤島)長六尺之木，新白供人。社

人前導，鼓音作，乃緩步出社，下男坂，北赴愛宕町之街市，登新坂，轉神社，復命無事，與預設照攝人等宴。爾後曰：「復命無事，與預設照攝人之式，極極之式，終於下野日光之條述之。此外於山嶺愛宕山、天狗酒等條，亦將有所敘述，此不勝將其神事，加入東京昔日風俗之中而已。」

本所東端龜戶町之龜戶神社，係僧信林於筑紫大宰府(舊我國之博多府)感靈夢，正保二年，新於飛梅造神像，乘此地而奉祀者，頗存舊式。中亦有節分夜所行追難之式，頗具奇特。該夜，社前焚燈火，賽神樂，時戴雙角四目之假面，扮赤青二鬼者二人，挂鹿角杖，狂登神殿，爾時着官服戴官帽之神官，以神杖擲之，曰：「建十二間(每間合我國之六尺一譯者)四面華麗之神社，八間，張飾神殿之繩網，於此為天下太平，國土安全之神事之所，殊不可不讚，神之語畢，言「速報名來！」赤青二鬼乃齊聲曰：「何人？」神官復言：「速報名來！」赤青二鬼乃曰：「日月為目，風為氣息，山海乃為我身。」並曰：「吐赤氣，七日七夜則為病，吐青氣，則為疫，以此每於節分，出案人命！」青鬼曰：「我亦災神，於此世上，為惡之惡鬼也！」並謂：「不時之災，我所為也，以此每於節分，出案人命！」於是，神官乃言：「如此宜靜聽神道之言，敬謹遵守！」以諸册二神(日本神話神之男女二神，為神代之祖——譯者)之幣杖，降服魔王之魔王，以樹葉裝為手形，實不為障礙，其後化為天彌大自在天神，與十六萬八千眷屬俱，降於日本，曰：「可以此難能可貴之幣杖，擊破妖星！」乃打鬼，鬼起呼：「請諒之，請諒之！」神官乃曰：「此幣乃王土，非汝所居，施食之間，德壽故山，速歸故山！」鬼齊言：「歸故山！」而歸，爾時唱言：「鬼居外，福居內！」乃燃以豆。(見東京年中行事)皆信拾此豆，食之可免禍云。

下谷五條天神，亦有似此之舉。傍候赤青二鬼舞之武者，扶帶矢於桃木弓上射之，戴酒助(身置廣大之假人——譯者)假面長袴之男子，在鬼之後，以豆打之。(見同書)，此外各地神社，亦有撒豆之舉。

臺換與舊市

龜戶神社，做文政年間筑紫大宰府天神之神事，每年一月七日和酉之刻，參詣之老少男女，購以神木所製燈籠，與神前之鳥鳥易，再互歸於袖，雙方呼「換燈籠」，而鳥易之，其中以後由社司所出之金色鳥鳥為福，今則多只與神前之鳥互易耳。其參者互易之舉，似已不罷。斯乃出於百難悉成(譯者)之意，蓋鳥之音亦為「福」之，是用鳥鳥凶化吉之術矣。鳥，造以神木，地為「色」，腹背等部，有朱斑紋，唯目與口，稍見白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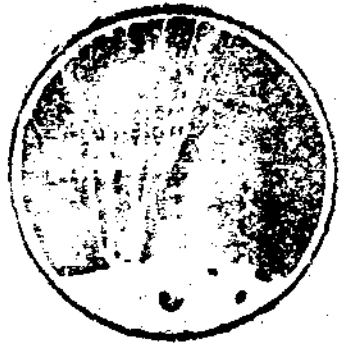
十一月酉日，曰酉市，有隨喜地，後吉原成堂之下谷觀音寺町大鷲神社之習，甚形奇，市鷲山字及五股叉，祈神佑之商賈，曰我第一，購大五股叉，願神寶船或鐵籠之假面者，據以壽，飾之神，斯蓋由於以西為「取」，為「我取」，五股叉為「取」等利慾甚深之思想而來之信仰。昔年有一西，二西，三西，謂有三西日之年，吉原成堂，將生男事，而有加以警戒之風。祭神雖不詳，但江戶名所圖繪謂：「本尊，作神迎如來乘鸞狀，昔祈羅三郎義光崇敬之，得誠安倍責任。」遊歷雜記，以此神社，謂：「觀鷲羽之風，一心前進，以此願乘實勝者，亦運此步，或人語曰：無子之人，為祈此神，可言：我男子如使成爲大人，願使其事傳矣。人親應以善長教子，無苟許爲非者，此向神以偽語祈子之長，可謂一題。」今此風似已不見，此神社外，深川公園，向島秋葉神社四谷須賀神社等處，亦舉此市，其繁興雖不及大鷲神社，但各該地方人士，亦多來集。

東都之祭禮

無一非享樂之之江戶祭禮，自保興常華美。就中神田山王二大祭，稱天下祭，互觀臨盛。比時移世轉，土著漸少，化為東京人，乃不為昔之盛。其轉境土女以日本櫛為鏡，南為山玉，北為神田。天和以降，神田山王隔年舉行大祭，昔是祭禮後，當即傾家之盛況，爾時由山王各區，出山車(祭禮新

設之棚車——譯者)小戲臺等，風變藝技，為手工舞，男裝隨行。比電線羅布，斯風雖漸殺，但戶數無幾，處々積滿酒桶，飾以獅子頭等。山王，今稱日枝神社，列為宮幣大社，在龜町區永出町。此社，昔慈覺大師於武藏國人間郡仙波建淨土寺時，請比叡山之日吉山王廿一社中之因常立尊，伊弉册尊，仲哀天皇三位，祀於寺內，太田道灌，從社於江戶城，為城內鎮守，嗣德川家康，大加營建，故其開廟日為七月十五日。神田明神在神田區宮本町，祀大己貴命，昔亦曾合祀平將門之靈，據新後，觀將門為逆臣，遂斥廢祀，但今猶因將門而遺於祭日(九月十五日)將神輿之一擡入號稱將門之墓之大藏(舊我國之財藏——譯者)內之塚前而行祭祀之風。

次於此二大祭，有名者為天王祭，計有日本橋區內小舟町之天王，大傳馬町之天王，中橋天王三社。平日奉於獨山明神之中，祭日迎供曰「御旅所」之臨時神舍，諸人參詣。大傳馬町，自六月五日至八日；中橋，七日至十四日；小舟町，十日至十三日。祭於臨時神舍，甚形熱鬧。就中小舟町之天王，標標門火，作燈火注連繩，頗負名於世。此外神輿前天王之清原須賀町八雲神社之會期，舊以燈枝串小獅子之，謂「御旅所」，可極熱鬧，因稱此曰獅子天王。市外品川町之天王，於六月六日至八日之間，有大祭名「洗神輿」，屬青年與神輿入海之風。此外有者，為九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之芝神明宮之生養祭。當立生養之市，呼彼生養曰「おつかち生養」，斯乃相傳昔慶安時，由井正雪企圖德川氏，置毒於江戶市民飲用之玉川上游，加害市民，時其下流，眇一目，因洗生養，毒自消，乃免其害，自此生養於此祭時，並以「おつかち」(眇一目)名之，此殊不可信。生養之事，伊勢皇大神宮之行事，九月御祭時，有奉生養之舉，傳謂所以名「おつかち」，恐為「飲芽生養」之訛也。此祭，舊「おつかち」，即繪花之簪於繪木箱內，內置以鈴，參詣者有購此生養與「おつかち」以歸之風。且管境各家於此祭時，皆有製飲甘酒之習，故一名甘酒祭云。



日本印象記

陳白水譯

前言——作者狄更生(G. Lower Dickenson)係英國著名之評論家，曾遊歷亞洲，對我東方之風景文物，備極推賞。曾謂今日文化界之重視西方而輕蔑東方，實乃大謬。蓋東方人之能，解人生，懂得生活之藝術，實遠非西人之所能及。當此高呼打倒英美之際，請一觀英國學者對日本之批評。

日本真像是一位藝術家作出來的奇跡，那裏會有這麼美麗的地方！日本具有蘇格蘭西岸的優美，有地中海的溫柔的日光，更有地特具的太平洋的潮湧波濤。把德翁賽爾縣拿來，伸曼它的山脈，擴張它的平原，然後再用世界上最完美的一座山來作它們的主體！這座山的美麗是和藝術的傑作一樣的，使人屏息靜賞。把英國的矮樹換成了森林，再把英國的小樹林換成大火林。把英國的園兒裏的田地換上生動的綠色的稻田，在水中閃閃着光輝。使各處都有清水流過，再在每個瀑布和山穴的附近都建立一座廟宇，以使他帶些神靈味。在這直瀉的大瀑布所閃耀的純白的光亮中，你便可以對日本有一個不

多多的印象。日本大概不如英倫三島的美麗。但是日本幾乎完全不曾被人類給污穢過。當然，大坂是和曼徹斯特一樣的醜陋，橫濱也和利物浦一樣的難看。但是，這些不過是些小缺點而已。而其餘的日本地方，却仍存有地中世紀時的日本的風貌，和從前「快樂的英格蘭」一般的可愛。

他們的人民也一樣的可愛。我並不是說的面貌上的美麗。一說到面貌上的美麗，有些人便會想到英國和美國的漂亮人物。可是日本人有他們生活上的美麗。登格魯克克遜人的面孔上都帶上了牧師的面具，日本人却具有真正人類的面孔，敏銳，易感，而多情。替代了硬板衣服裏嚴整的長長的緩慢的四肢，日本人有活動的腰腿，全身在寬鬆的衣服中好像光線一樣的活動自如。替代了喃喃的，單調的，機械式的聲音的是他們的真正的言語，活潑，變化，而美妙。日本的兒童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可愛的；那麼愉快，那麼堅決，那麼勇敢，却又一點也不粗野。儘只走在街上，看看他們，我便覺得是一種樂趣。甚至於可以說，看著他們任何人，都使我有一種樂趣。看他們寒暄時是那麼愉快，笑話的時候是多麼响亮，他們的動作又是多麼的充滿着生氣啊！我不知道他們對於外國人是怎樣的想，不過，至少他們不會有什麼怨恨。他們讓外國人死板拙笨的形勢毫無拘束的的生活在日本國裏。有時他們對外國人還覺得有些抱歉呢，不過，他們總是文雅的。

現在我說的日本當然是有些古代意味的日本。假如把日本的南方，取消了大坂，使東京和橫濱也不要與現在這個樣子，那麼，日本仍然是封建時代的日本。對於封建制度，我是並不信仰的。因為無論日本或歐洲的封建制度都是一樣的不顧人情，一樣的不公正，一樣的不靈；不過在藝術方面講，這種制度是培養「美」的，是不破壞「美」的。

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在藝術方面雖不如歐洲之宏大，却比歐洲更精緻，更可愛。日本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石建築，所以他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石建築，所以他的教堂和大禮拜堂。可是在東方却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比得上日本住屋之精緻。十六七世紀以後，這一套一套的房子在京都和別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看到了這種房子我才懂得人生是這麼奇妙。日本人是把「空之秘密」發現了！他們的屋子很簡單，有鋪着清潔無垢的席子的地板床，有紙牆，還有一個木製的檯。但是他們的房子的紙牆，都是偉大的藝術家的傑作。在那金黃色的背景上，淡淡的透出了溪流，海岸，和山巒；也有的畫着牡丹，菊花，蓮花；也有的畫着野鴨和天鵝，蘆葦和池塘；這些作品都是極珍貴的，極精緻的。在風景畫上，也裝飾了幽雅的小詩，這小詩示暗我們這風景只不過是畫而非真正的風景，真正的風景是在窗外，我們在室內的人是不容易看見的，因為在我們兩方該裝玻璃窗的地方，日本人都裝上了白的紙帷。如果願意拉開紙帷，你可以看到小小的優美的花園，小池塘，小橋，精緻的假山石，幾條金魚，一堆石菖蒲，一池蓮花，再往遠處看，更有一片片的森林。他們的住房在藝術的裝飾上，真是一點也不吝惜，貴族的房子如此，平民的房子也是一樣。

這樣為生活而計畫的人，我們可以說他們必是頂精細而精緻的，這種人在西方除了希臘簡直找不到，我覺得日本真可以說是最方的希臘。我在京都的一家戲院裏這種感覺便深了。印在我的心中，人們都穿着肥大的衣服，露着脖子，光着腳。在狹小的戲台上一兩個演員唱着規律的官詞，並且慢慢的作前戲，在台

的兩邊頗有人歌頌合唱，古式的管弦樂器用一種嚴肅的音調伴奏着。這雖還不太像希臘的戲劇，但是已是最接近希臘的戲劇了。當我看到中間的時候，我頗有感慨，覺得現在日本新舊兩個形式之對立和兩千年前亞利多斯多芬尼所著的「蛙」中所論的雅與折舊之爭，極爲相似。那大那個戲大致是描寫登富士山；職員是兩個女孩子，一組穿着純潔如修女的神道服，另一組穿着流行的西洋服裝。前一組在山上飛行的時候，像是在「阿蘇山」上會見了，用他們笑臉的言語說着話，（我雖不懂得，我却從得出）我和亞利多斯多芬尼是一樣的，同情於老

派。戲的故事是說老派的德朝山進香的人一樣達到了山峯，而新派的人却没有達到。新派的青年人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他痛苦力打倒，被鬼魂驚嚇！這個演員頗有亞利多斯多芬尼的天才。雖然她並沒有亞利多斯多芬尼的天才，也許她自有她的主張，可是我覺得現代的新日本應該諷刺才好，因爲他比亞利多斯多芬尼時代的雅典更「折」，已經全然和現代的西方一樣了。這些，和我昨天在火車中得到的印象一樣。在車中有兩個日本人，一個穿着又寬又鬆的和服，光着腳和腿，面龐和身材都不錯，他身上一切東西，都那麼傑出，那麼大方。另一個人穿着洋服，還穿着

背心，帶着金鍊，粗犷的臉，厚大的嘴唇，身子又短又肥，其時正是七月的炎熱天氣，我們正在極美的風景區中經過，他却一下把所有的門窗都給閉上了，於是把腿一伸，便睡了起來。他倒臥的時候，肚子便垂下來（每一個毛孔都像在放射着輻射）這便是西方所謂「成功」的象徵。那一個呢，和這個正相反，大概是在失敗的路上吧！他們是日本人，兩種型，都是西方的文明却選擇那個穿西服的，而拋棄那個穿和服的。可是我們若把文明重新給以公正的估價，我是贊成那爬到山頂上的人的，在許多方面講，我都有理由贊成那屬於保皇派的演員。

大學生冬賑演劇大會花絮

畢 磊

△籌備此次演出前後僅二十餘日。
△統計參加大會職員，共二十名，女同學二名，演員；男同學七十二名，女同學二十八名。
△參加演劇者，以北大同學最多，中大次之。
△輔大同學僅出席四名，均任幹事職。
△演員中有二位小弟弟，修啓，修迪，一位小妹妹，伊春春，其中以修迪最小僅六歲。
△會場照料，無不勤事，甚爲遺憾。

△幹事們工作整日，因晚不能歸家，竟睡地板，蓋地氈，苦不可言，然樂亦在其中。
△同學們常喊着肚子排戲，精神可嘉。
△開會第一日，竟有一位觀衆，十一時即至會場，直等到二時半開幕，可謂有禮。
△有一位北大同學出入門必鞠躬，原來身材奇高。
△白天的觀衆還沒有散，夜晚的來賓，已來了大半，於是忙壞了前台的幹事們。

△舊劇排演車之高麗，有觀衆以爲是李萬春。
△廣播電台中繼續演說，直至夜一時，四郎探母還沒有回令呢？
△「慶頂珠」中之教師爺，爲馬爾康飾，反穿着羊皮襖，一句一字，全引得觀衆大笑。
△「怒吼吧！中國」的夜場，英艦副官打旗語時，將旗子打飛了，有人解說曰「英人無心作戰之故」。
△「怒吼吧！中國」一劇中爲化妝外國人的觀衆，買了一磅毛線。

△畢磊將吃的冠粉，竟往頭上撒原來哈雷是外國人，須要黃頭髮。
△「怒吼吧！中國」裡飾薩摩亞艦的老太婆，在夜半歌聲中欲飾富貴的小姐。
△善隣會演藝部場風扇助演，獨唱流行歌曲，很受歡迎，可惜四天全是同一節目。
△善隣會的職員們去看劇，見到台上的道具，都很眼熟，原來全是由善隣會搬去的。
△北大大學院同學馬瑞飾「家」中之賢妻，每在發言前必「燒飯」。
△盧伽，在台上一個默無言的小鬼，在台上則作得活潑無比。
△「家」在未公演前，曾三換琴小姐，剛換鳴鳳。
△爲了「家」中演員的服裝，同學們將母親的老衣服底，全搬了出來。
△「家」中陳姨太太的玫瑰連笑場兩次，不知心中有何喜事。
△扮淑貞的蘇令會唱過老生揚六郎，可謂奇才。
△克定受父責自舉嘴時，台下有人云：「還得多打」。
△飾婉兒的胡瑛，演到傷心的地方，真動了感情，因爲流淚，連台詞全說不出來了。
△會長曹汝霖氏之家屬，每天均到場觀劇。
△友邦人仕往觀「家」者最爲踴躍。

法財人華北善隣會概要

目次

第一、目的	1
第二、沿革	2
第三、指導要領	3
1 方針	3
2 要領	3
一、會運動	3
二、機構及組織	3
甲、役員	3
乙、會務執行機關	3
丙、會員及所屬團體	3
三、機關誌	3
四、善隣會館	3
五、支部	3
六、財源	3
第四、職員名單	3
第五、定款	3

第一、目的

本會依照中日同盟條約及大東亞共同宣言之趣旨，遵守左列綱領，尤其對於華北中日善隣及其關係事宜之請求，本乎實際情形，以行其善之方針，調查及宣傳，期對於各方面之施策，得有強力之貢獻，同時並徹底普及其事業，以行其所需之事業為目的。

綱領

- 一、吾人期善隣精神之具現貫徹
- 二、吾人期東方道義實踐躬行
- 三、吾人期與亞理念之實現達成

第二、沿革

本會於民國二十九年夏，以三原理事長為首腦，依中日同志如火如荼之熱意以誕生，並於對興亞院華北連絡部，繼以在北京日本大使館之強力指導下，逐漸於重要產業機關之中堅分子中，獲得雄厚之會員，以極其真摯之態度，努力研究、調查、宣傳，並輔佐關係方面之施策，故於同年（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以華北善隣會之名義，得日本當局之批准，次年六月為對應激烈局勢之轉變，乃成立中國財團法人，並經當局批准，於是即公推曹汝霖為會長，三原敏男為理事長，於同年九月登記後於十二月開設善隣會館，而中日善隣之具體實現，於茲名實俱備，成一有權威之機關，以進其事業。

先是於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于各界熱望之下，創刊日本機關誌「建設」，又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結成華北善隣同志會，十二月於本部創設演藝部，更於次年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創刊中文機關誌「救隣」，此間如西苑愛隣手工藝所，育青女子高級職業學校，依次接收為本會管轄，以強化本會之工作以至於今日。

此外在天津、太原、開封等地，設立支部，以發揚本會之工作。

第三、指導要領

方針

於同志之精神團結下，以實現具體華北之中日善隣及其關涉事宜，非僅致力於具體之研究、調查、宣傳之事業，同時且為其推進之中心，以期期于時局絕大之希望，尤對實踐，取為第一主義，不踏空論。會運動之重點，在指導戰力之增強，並以其底層置於重要產業機關及中日兩國青年。此外對於其他部門，亦求其普遍發達，以圖事業之進展。並且進而接受軍、政之指導，更對新民主會及華北與亞細亞會等，取以具體之通融。

2 要領

一、會運動

遵守會本來之目的，尤以增強戰力為基礎，以致力於在華北之中日善隣及其關涉事宜，開明各界現實之價值情形，並依此以成其所謂價值之研究、調查、宣傳機關，以期成為實踐之推進之中心。本運動展開之主旨，首以重要產業機關及中日兩國青年為中心，對於前者則與華北開發會本部取以緊密之聯繫，並使在各界機關所組成之華北善隣同志會有以活躍，工作果斷敢行，期自最高幹部以至全體一體，以適應迫切之善隣工作，以普及貫徹社內外之善隣事宜，更應付目前戰局之緊迫，增強戰力，尤對勞工問題，努力期其確保，進而使其能發揮以達極高之程度，對後者之日本青年，則貫徹以醇然皇國國民之真誠，以宣布皇道為其實，對中國青年，則令其自覺為解放大東亞，建設新中國之先鋒，一掃從來之半殖民之性格以及崇拜英美之思想，以求中日真情之理解、研究，而指導兩者之同志團結，有如血盟般之鞏固。于此則基於天地之大道理法，以具體實現中日之善隣，以完遂大東亞戰爭，而期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核心。

並且本會更尊重各界權威，尤其對於現場挺身者之意見，關於自衛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醫療工作、學生工作、警防工作、勞務工作以及以農民為對象之研究、調查，更展開強力之實踐之宣傳，同時並養成必要之訓練，以及資材之配給等，以產業機關為主，實施必要事項。且本會之演藝部(約三十名由中國人組成)即在各地樹立皇軍、陸軍病院、專業場所等，並曾于河南豫東一帶，慰問皇軍備受歡迎，曾受有感謝狀、紀念品等優秀成果，今後更求充實強化其內容，特別對於重要產業機關及其周圍民衆，與以娛樂，同時並施以醫療工作等，以實施強力實踐宣傳，以期昂揚其中日善隣意識于極高之度。此外在中國大學生所組成之演藝部，亦依上述之意旨，於極而有力之會本部之指導下，受其直接經營與指導，並對於此外農民、慈善、文教、社會各種事業(現在直接指導者有西苑愛國手工藝所、青年女子高級職業學校、北京日華醫學院)，凡為達成本會之目的之所必需者，而不與其他各

種公益慈善團體所辦之事業相衝突，更避免各種無味之廢業，故暫時對於前項各項，且止於附屬之實施地位。

關於上述各項，自應遵守軍政之指導，並與新民主會、華北與亞細亞會、北支開發會本部等密切之聯繫，以避免互生摩擦關係，而將其主義方針，予以徹底衷心之協力。

且以中國之財團法人之民間機關為本位，且為中日人士混合之組織，為研究調查官之機關，同時尤必以實踐之機關為本位，依此等本會之性格，與此等機關自無互相摩擦之理，故本會之發展即為此等政策得以發達之端，于此本會與此等機關之相互提携，實為增強在華北與亞細亞運動之推進力。

二、機構及組織

甲、職員

要以中日人士即重要機關之指導者階級，青年指導者，人格高尚而有豐富學識經驗者，政府所推應之適任者，尤以創立本會之功勞者以充之，以會長一各，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各一名，理事及監事各若干名，顧問、參贊各若干名而構成之。

乙、會務執行機關

會務執行機關以舉實效，且為中日混合之組織，彼此取長補短，以會務處理得宜，現有總務、事業、出版三部及企劃室等。且為使各機關會務，更有參與，此亦由重要產業機關之中堅分子中，特別對於本會之運動，予以熱意而有種族之中日同志中選定。

丙、會員及管轄團體

以對於本會之運動有熱意有理解之中日優秀人士為之。使會員等皆成為團體之團結，同時更組織學生等之青年部及女子青年部。

此外對於華北與亞細亞所，施以善隣及其關涉事宜之訓練之日人，組成華北善隣同志會，以為本會有力之管轄團體，結成鞏固之血盟同志，各於其區域，以挺身于會運動。故特由本會理事長兼任會長。

會員準則

- 一、準則天地宇宙之大道理法，期收至誠一貫發天愛人之實效，以格而人格識見之趨於向上。
- 二、相見努力中日兩國民族之研究與理解，實以發天愛人之美意，以期精神相繫，期於團結。
- 三、詳為檢討對華中日善隣之各種事業，以期挺身于以發除廢業，而期實

根據籌備于最近大略，此外對於其他團體，於本會目的進行上有適當之性格者，本會決不吝於歡迎本會之贊助。

三、機關誌

本會為達成此目的，發行機關誌，以期適切之運籌。機關誌表現本會之性格，代表其思想，不使遊離于會運動之推進方向，排斥空論，以實際之事實實踐為基礎，至于其編輯，當重視華北善隣同志會及駐在各地區之駐在員之報告等，尤須採納斯界權威者及實踐者之意見。

日文月刊「建設」，主要以讀者為對象，且置重於重要產業機關之青年分子，此外對於此等指導之階段以及僑居日人，皆使購讀，其文月刊雜誌「救國」則以中國知識階級之青年為其對象。

此外更應所籌，得隨時刊行讀書單行本，以發表研究調查之結果，且以上述以外者為對象，以資普及善隣之思想。

四、善隣會館

本會館之宗旨，在使會員遵循本會之目的，首先兩治自身，以期自身人格見識之向上，互相研中日之真情以求理解，以期兩者神志之結合，鞏固組織，凡對於中日善隣及其關係事宜，無論其為團體，或為個人，尤其對於重要產業機關及其周圍民衆之養成、研究、集合、宿泊等，與以極大之方便，故此通于中日之善隣，實為一優秀之距離大業之策源地。

因此本乎上述之主旨，主辦練成會（以中日人士之混成體，且得為中日善隣工作之要員者），研究會、座談會、講演會、講習會、懇談會、展覽會、品評會、娛樂會等，並舉行電影、遊藝、畫圖等，以及對華北北京者、遊學於北京之青少年、出差至北京之人員等，實施最有效之宿泊、飯食、沐浴等運籌，將來當更擴充強化其內容，以俾運籌更有一段創意思工夫。

五、支部

為徹底運籌會運動，在華北主要都市準本部以設立支部。

六、財源

本會之財源，以一般善志家及各團體之捐助為主，並以政府之補助充實之。

第四、財團華北善隣會職員名單

會長	曹汝霖	華北政務委員會調查委員
理事長	三原敏男	在北京日本大使館領事課長
常務理事	管震賢	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課長
常務理事	中平常松	在北京日本使館情報課長
理事	方若	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同	鄭泉發	北京商會會長 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同	西田一	北京日本居留團團長
同	竹內象誠	天津工務理事長 東洋製紙專務
監事	于伯銓	華北食糧公社理事
同	近藤裕	鹿島組顧問

第五、財團華北善隣會定款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稱為財團法人華北善隣會

第二條 本會本乎中日同盟條約及大東亞共同宣言之宗旨，於華北關於善隣之研究調查，以普及思想為目的。

第三條 本會置本部于北京市，於必要之地設支部。

第二章 事業

第四條 本會為達成其目的，施行左列事業。

- 一、宣傳工作事業
- 二、惠民事業
- 三、慈善事業
- 四、文教事業
- 五、社會事業
- 六、會館之設置

第三章 組織

第五條 本會置左列職

- 一、會長 一名
 - 二、理事長及副理事長 各一名
 - 三、理事 若十名
 - 四、監事 若十名
 - 五、顧問、參議、參贊 各若十名
- 第六條 會長由理事長之推舉，依會員總會而推舉之。
- 第七條 理事長及副理事長由會員總會選舉之。
- 第八條 理事長得由理事中指定中日各一各為常務理事，以處理會務。

綱領及會員準則

財團 華北善隣會

第一、綱領

一、我們要澈底實現善隣精神

在文字的意義上，善為美而適於正理，並且完全而不悖於法則之義；故亦可解作「良好」因此與十人等，只可謂之「能」，必優于十人，方得謂之「善」。倘為周稱行政區劃之稱。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要之，總不外人們居處之意。所以「善隣」便是在鄰里之間，處得總須比別人好才是。如以一家為主體，其對家即其近鄰之家，類以一國為主體，其對家即其近鄰之國。因此我們所說的善隣，是基於中日同盟條約以及大東亞共同宣言的主旨而實施的。中日兩國國家的大的善隣，故而本會事業，實在于善隣精神的普及及昇揚，實施善隣教育事業，惠民慈善事業，社會事業，宣傳工作事業，設立會館，刊行月刊雜誌日文「建設戰」，華方「救隣」，依此等，以促進兩國國家的大同團結。此外並約同日華智識人士之理解，以推進個的善隣，以俾兩相督導，以求強化其善隣關係，是為本會之目的。

二、我們要實踐射行東方的道義

道便是義務，是人們所必運之義理之謂善是制裁之得其宜之謂。孟子也說過：「事之適宜謂之義」，其意義原是相同的。故所謂道義即人之所應行

- 第九條 監事監查會務
- 第十條 本會委員之任期為二年，但得連任。
- 第十一條 本會置左開三部
 - 一、總務部
 - 二、事業部
 - 三、出版部
- 第十二條 本會以贊同本會之趣旨，而致力於其達成者為會員。
- 第十三條 入會者須有二名以上會員之推薦，再經理事長之批准。
- 第十四條 本會之經費以補助金及其他捐助金充之。
- 第十五條 本會之會計年度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的道德上之「理」之謂。是以我們的目標，便是實踐射行東方的道義。當然在西方諸國也不能不有其所謂道義在。不過他們的道義的根柢，原是個人主義，只以個人主義為主體而構成的。他們的思考中心常是「個」，而所謂「多」却只是為個而存在的。所以他們的思考原理的趨向，只知社會是為個人，國家是為社會，而其他的國家是為自己的國家而存在的，即以此斷定為終結。無論到任何地步，也是要以自己為中心，無論怎樣推論，也是脫不了自己的團體範圍內所謂對立的「集團利己主義」的範圍，這便是他們的道義上的本據。尤其其所謂「多」，只是「個」的分立的一個集合體，並未視為一個有機的歷史的存在。反之，在東方的道義上，其根柢實為團體。而所謂家族主義即東方道義的根柢。這便是說我們的主體，是以團體為其構成的要素。因此我們的思考中心，是團體，並且「個」實是為「多」的存在。我們的思考之趨向，是個人為社會，社會為國家，國家為世界而存在的。故而無論自那一點來說，也是優美的「利他性」，「愛他性」，還是「共存性」。尤其此所謂「多」，乃為個的融合的綜合體，實為有機的歷史的存在。這種世界觀之根本的不同，尤如冰炭之不相容。我們基于這種團體主義，在使世界人類各得其所，而有其確乎不拔的共榮的觀念。故此在個人主義，終難以到達世界人類的共存共榮的理念。于是我們便不能不疑於他們的道義為似而非的造作的人類的道義；但是我們的道義，却是以

人注為對法，而實則其目的在建設真正的大東亞，進而達成世界人類共榮的崇高的使命。

二、我們要顯現成興亞的理念

依于大東亞民族的理性而創的興亞的最高概念，已由大東亞共同宣言闡明無餘。

便是使世界各國各得其所，相扶相倚，以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此實為確立世界和平的根本要素。然而美利只是為自己的民族的繁榮，以壓制其他民族國家，尤其對於大東亞區域，欲盡其侵略擄取之惡事，以逞其殘虐大東亞之野心，以致大東亞之安定，大東亞之發展，因此而受其阻礙。故我們應謀互相提携，以完遂大東亞之使命，使大東亞由英美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以建設世界和平之基礎，是以乃決定以下各項綱領，向全世界呼籲以求共同對於大東亞之意志有所確認。茲開列其要點如左：大東亞各國第一要事在于道義以建設共存共榮之秩序，第二要尊重其自主獨立以舉互助救濟之實，第三要尊重其傳統以助其創進，第四要尋求其文化，第四要尋求其發展以求經濟的發展，第五要撤廢人種的差別以謀文化之交流，以貢獻於世界的進步。

我華北華南會即為顯現此與興亞的大理念，其第一步便是要求先徹底了解中日同盟條約，以期其實現。故欲實現大東亞宣言，便必須先實踐中日同盟條約。其目標之所在，即中日永久的善隣友好互助救濟是其一，建設大東亞及協力確保安定為其二，以互惠為本之經濟提携為其三。

第二、會員準則

一、應遵循天地宇宙之大道理法，貫徹至誠，以舉敬天愛人之實效，以期人格見識之陶冶向上。

通于天地宇宙之大道理法，在科學則為真，在道德則為善，在藝術則為美，在宗教則為聖，然而欲達到此目的，則又必須以至誠一貫的信念，以行敬天愛人之道。

至誠只是「真心」，只是「赤心」。換言之，即人類精神之樞紐也。此實為人類之本性之根源，人依誠始得予生命，始得與萬物相和。「誠」在我，在加茂的眞淵及富士谷御杖等特別注重，尤其「誠」之于日本，必須求其實現。並且此所謂言，所謂事，其表裏皆有一「誠」。御杖在眞言之辨上亦曾說過有三種，(1)偏心，(2)意欲心，(3)真心。(1)是利己心，(2)是利他心，(3)是利己利他心。只有真心才能從心所欲不踰矩，才是完全之心，然後才能達到御杖自在而離自我的眞善美的境界。並且在軍人動盪上，亦曾指示忠誠、禮儀、武勇、信義、質素等五德，欲貫穿此五德，只有誠心一途。誠行禮說：「右五條，凡軍人必不可忽視。欲行此德，唯以誠心為要。且此五條，實為我軍人之精神，而誠心亦即五條之精神。如心不誠，既有任何語言，任何善行，亦為空及裝飾，一無所用。如心是誠，則何患事之不成就。」並且宣命上也有一明、澤、直、是為誠之心，故誠實為我國之道之本源。

在中國誠亦為萬物之本體，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其說道之根源則以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子之仁，其究竟不外於愛之德，一至遠近內外無不充實之誠之顯現之謂。

要之，所謂至誠，實通于天地之間，偏于萬物，為純粹無雜之最上精神。我們當以此至誠，終始貫一，以顯現的善隣之德，以植善隣之果。

敬天愛人，是與敬上天，愛護人類之長。如以我人言，對至上絕對之天，具有偉大權力之天，則其無智與愚劣，幾同凡牛一毛，大海粟粒一般。所以我們必須去掉一切我執，拋棄一切偏見，以敬虔卑虛之心，敬拜上天，以反省其不足，檢討其不備。則與天並行，則足以搖動我們的志向，緊迫奮發亦皆不足為介意，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確信，大信念，然後才能做得坦。換言之，我們的信念與確信的強弱，也正如敬天之意之深淺為正比例。所以我們必以至誠天敬，拳拳服膺而不替，以專念邁進善隣之進業。如是方能得天之庇佑扶助。

愛人是通萬物同根之理，以愛物為一體，故對人則無不以衷心冀求其幸福。是以我們敬愛人則必尊重人，理解其境遇，同情其立場。如大西瀨先生之所云，以愛我之心愛人，及如孔子之所謂以仁之愛與忠恕待人。然而欲為此則必有敬虔的誠信，豐富的情緒，偉大的度量，淵深的智慧，方能成其事。但是其中如有違背天意而行者，如為其真正的幸福，則必須以斷乎的決意，予以鐵錘以擊之。

我們既以敬愛人愛人的大德為號召，其阻害善鄰者，當決不容其存在。其在日本人則為日鮮親善及日鮮一如，其對中國人則為中日善隣。

故所謂敬天愛人四字，實為我們這身善隣的同志所必不可缺者。

二、互相研究中日兩國民族，以求理解，而致力于敬天愛人之實效，以求精神的結合，以保持持續的團結。

通誠為結合作的開始，亦為愛的開始。我們中日善隣的第一前提，便是中日互相研究認識，然而彼此還未認識的不夠。淺薄的皮相認識，只是一面，但能對對方的短處以揚之，故彼此精神，始能不易融合的。我們必須互相尊敬而互相尊敬便易自敬，愛便是自珍，信便是自重，必如此，然後才能心心與心的結合，精神與精神的連繫，才能達成敬天愛人的目的。

三、應仔細檢討所有妨害中日善隣之專家，必挺身而擊滅之。依此以協助發達于興亞之大業。

一面積極的全國中日之善隣友好，同時一面還要發現妨害善隣行為者，必起而擊滅之。故其亦為善隣精神之有力的一面，決不可以忽視。故雖當個人之時，亦不得取乎獨善的態度，其是光與影，決不會得到善隣之結合之愛的。民族與民族之間，也是如此。彼此只顧射于自己的環的偏見，決不會打開誠以求彼此的攜手。然而善隣與反善隣，皆之流于我們的身邊，我們的一舉一動，實即影響于善隣或反善隣之結果。我們應而為善隣的尖兵，同時尤應對於反善隣行為之專家，詳加檢討，以突刺其因，以成發善隣之特攻隊，以期成爲興亞大業中之一柱。

故此我們不能不深。銘謝學有千百個善隣工作亦不足一個反善隣工作的破壞呢！

要求指導者的覺醒

若愚

試問遇到一個青年，和他們談了起
來，每一個人的心上總像蒙上了一層
灰，無一不對現實表示失望，他們對
於一切總表示着懷疑，不滿，偏於感
情的則由於顛覆而沉入毀滅的深淵而
無以自拔了。固然，青年之遊離現
實，自有其內在的原因，也無怪他們
要進入歧途。

惟青年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他們
是純正而坦白的，他們是國家的砥
柱，是復興中國唯一的原動力，但
是，我們一看到目下的中國青年是如
此，那麼何以能盡期中國的前途呢？
所以我們在此要求指導者的覺醒，

試問負有教導青年之責的，他們一
邊在燈籠的前面，一邊却高呼着青年
和禁煙運動，一邊替着青年們的生活，
一邊却倡導着享新生活，此儘其一端
而已，若如此類，則不勝枚舉，你
想，如斯的指導者，縱如何花言巧
語，來欺騙青年，青年們如何也不干
於彼輩們輕便的。

指導青年，本非易事，最低的限制，
指導者自身須立一個有體系的指
導方針，根據此來指導青年的思想，
如果僅使青年穿着整齊的制服，排着
大隊在街上遊行遊行，是與青年毫無
補益的。

最近我們在報紙上，常看見神風隊
與的迅速。是完全有賴於青年的力
量，和指導者的成功。

最近我們在報紙上，常看見神風隊
與的迅速。是完全有賴於青年的力
量，和指導者的成功。

杜絕運送物的遺失

唐任

近來有許多旅客們坐火車把大件的
行李與貨物也一併帶進車箱之內，而
遭受到「列車長」以及「車僮」的毆
打與辱罵。

近來有許多旅客們坐火車把大件的
行李與貨物也一併帶進車箱之內，而
遭受到「列車長」以及「車僮」的毆
打與辱罵。

旅客們為甚麼不把這些笨重的東西
隨貨車運送呢？原因簡單得很，是因
為隨貨車運送的時候，一定要遺失其
中的一部分。我於去年年末旅行的時

候，便也遭受到一次這種損失。（這
失了一牀棉被與其他小物件）
賢明的交通當局！在戰時下既有限
制旅客們的攜帶行李貨物，那麼最低
限度也應該對這限制以內的東西，負
以完全的責任，然而，事實却不是如
此的，在各級中途檢查行李貨物的驛
站以及停放行李貨物的各站，旅客們，
嚴重的問題！

的貨物，時常留不覆而飛。遺失一牀
棉被，如果計算起來，其價值至少需
要四千元。在這物價高漲，苦於生活
的人民們，如何能擔起這種損失呢？
於是，旅客們便不禁要把大件行李貨
物搬至車箱內。

交通當局一面侮打辱罵，強令旅客
們把大件行李貨物隨貨車運送，而一
面却對該種東西毫不負完全責任，這
種矛盾的現象與無理的行動，想決不
會是交通當局故意造出來的吧！
交通當局一向是賴受旅客們信任
的，然而現在，怎會使旅客們信任
呢？不但如此，反而要怨恨啊！
為了使旅客們信任不怨恨，為了杜
絕運送之遺失，希望交通當局不要毀
壞旅客們的尊嚴，加強取締各級中途
檢查運送物驛站以及停放運送物各站
的不正的檢查員，調撥各驛站服務人
員及檢查運送物之責任者，並且還希
望提高一部分服務人員的待遇。因為
待遇不加改善，使如何的厚給與調
整，恐怕運送物也仍免不了要遺失
的。
要知道，民生是最需要安定而是最

候，便也遭受到一次這種損失。（這
失了一牀棉被與其他小物件）
賢明的交通當局！在戰時下既有限
制旅客們的攜帶行李貨物，那麼最低
限度也應該對這限制以內的東西，負
以完全的責任，然而，事實却不是如
此的，在各級中途檢查行李貨物的驛
站以及停放行李貨物的各站，旅客們，
嚴重的問題！

候，便也遭受到一次這種損失。（這
失了一牀棉被與其他小物件）
賢明的交通當局！在戰時下既有限
制旅客們的攜帶行李貨物，那麼最低
限度也應該對這限制以內的東西，負
以完全的責任，然而，事實却不是如
此的，在各級中途檢查行李貨物的驛
站以及停放行李貨物的各站，旅客們，
嚴重的問題！

關於配給的一點希望

張思

最近由市府辦理的民需配給中，不但是食糧市民不能按日領取，而且火柴也好久沒有領到了，這足以影響市民的生活，當局似乎應該急謀設法的。

貧民這樣就會得救嗎？

恭敏

胡作非為吧！一切就拍上樓不正下樓歪，否則誰要下決心做，沒有做不到的事，更沒有做不好的事。

總之市民們是渴望配給問題的圓滑進行，當無疑義的，身為官長者，要怎樣去體察民情，而謀配給的適正呢？這問題是需要深思苦慮的，舉一個例來說，凡事如能像公餘之打麻將牌，把一切精神法在那上面，我想一切的問題都很容易解決，何況市民的配給問題，不也是一個極小的嗎？

些純正的消耗者，在這大時代裡，消耗者對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知又有什麼用呢？
救濟貧民在一個國家，須要有一種通盤的計劃，這一點，我們深願當局者能着限於此，要知道這問題之寄與民生與治安者甚大，絕非一個簡單的問題。

負責給之責的人，對於怎樣解決小運送問題，或者關於食糧加工的等等問題，必有相當的研究或對策，然而現狀沒有改善是一種事實，光有好的理論，不能見諸實行，是等於零的，所以；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得到了結論之後，馬上就要實行。

翻開了報紙，最觸目的當是饑饉，多賑，或什麼施粥，施棺施衣的，這固然是極好的現象，因為窮人們當他刮完地皮，或苦悶積倒把之後，覺得良心有愧於庶民，於是拿出萬分或千分之幾的純益來施捨，這種類似憐憫的心境，確值得我們同情的。

我記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復興，是須從小處做起的，改訂了一切小的積習，累積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這也就等於積是顯的累積目標。

如果僅僅依幾個所謂慈善家的轟動，請問，貧民這樣就會得救嗎？貧民能得得不死者不是辦法。我們要如何使其轉向於生產面呢？

還是把公私劃分清楚吧

木公

聽說市府將增設折的企劃機構，希望市府能把民需配給當為一個極重要的課題，在極微密的企劃下，得以實踐，以謀二百萬市民的幸福。

同時我們希望在經濟崩潰之下，強化監察制度，對於有關配給的不正事件，盡量舉發，杜絕所有流弊。雖然這是一種不容易辦的事，如果為長官未能凡事替市民着想，能做一個忠實公僕的話，我想下邊的人當不敢

中國人對於「公」和「私」往往拉雜在一起，譬如一個大官，接一個衙門，那麼會計、庶務一定要用自己的錢，因為什麼要用自己人呢？就是好叫他公私不分，公私不分是為官者唯一的希望，也就是去做官的唯一的

關於此已有很多的例子擺在眼前，要知道你死了的時候，再想什麼都不屬於你了。為官的人們啊！還是把公私劃分清楚吧！要那麼多錢又有什麼用呢！不但是該如此類的不義之財就逼你的生命也沒有保障啊！

我相信用要一個人沒有特別的嗜好，能勤苦的去工作的話，他的生活至少會不成為問題的，由此我們可以

「私」變成他之「私」吧！

「私」變成他之「私」吧！

「私」變成他之「私」吧！



龍筆三則

于濟濤

(一) 煙、酒、咖啡和文人

這精神生活的人——尤其是文人——往往都喜歡求刺激，刺激可以調劑生活的單調，刺激可以使人興奮，刺激可以幫助喚起靈感；於是，煙、酒、咖啡等便和文人結了不解之緣。

有些人寫文章時，非吸煙不能招致靈感，非吸煙不能構思——眼望着「一碟」的白煙，上昇、分散、瀟灑地和空氣混在一起；誠然有些悠然的滋味，據說魯迅先生一天至少要吸紙煙五十支，終於以肺病致命，這與吸煙似乎也不無關係的。

自稱爲「文學界之拿破崙」的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幾乎沒有一天離開咖啡，他在寫那描述人生種種相的小說「人間的喜劇」時，獨自坐在一間小樓裏，煮咖啡的壺放在桌子的左邊，一面不停的寫，一面不停的飲，每日竟用至五十杯以上。據說在病已垂危時，還寫着那未完的傳著，問醫生：「我還能活六個月嗎？」醫生搖搖頭，「六個月呢？」醫生仍是搖頭，「那麼六個月可以了吧，我寫下要點，託朋友們替

我把它完成，爲了給我自己所造的世界以不朽的生命，希望能再活六天罷！」

醫生仍是搖頭，他惘然的拿起咖啡的匙子，（已不能再用杯了），「那麼六個鐘頭罷！」在他嚼着這最後一口咖啡時，漸大的漸大的人於昏眩狀態了。時年五十一歲，勞心過度自然是致死的主因，但也不無慢性咖啡中毒的嫌疑罷！

酒的例子更多了，在我國有「詩酒風流」這樣的話，「太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幾乎是婦孺皆知的美談。現在酒店裡還有此詩意「太白遺風」的招牌，在他的詩裏，幾乎無一篇不談酒，無一篇不說醉的。且隨處舉幾個例：

春日醉言志：「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將進酒：「烹羊宰牛且爲樂，會不辭一飲三百杯……」

山中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真是酒態畢現，終於因喝醉了酒，神態錯亂，在藤蘿中向江中捉月因而落水致

死。當然，則說然亦生於酒而死於酒的了。和他齊名的杜甫，據說也是酒醉而死的，惟其句有云：「不放香醪如蜜甜」，按甜爲酒味之最下者，杜雖好酒，而實不知酒也。晉陶靖節則「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漉酒漉……」我們看他在連雨獨飲中：「故宅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問……重聽忽忘人……」，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發，終上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終鬱止不理……」可見其嗜酒之深。

法國波特萊爾，魏爾倫，美國倫坡，都是有名的酒徒，魏爾倫曾有一次和朋友到比京去旅行，酒醉歸途其友，雖幸未中，但因此而入獄，愛倫坡則是以酒精酒精中毒症而死于酒店

的。這些嗜飲的東西，雖然人人知道有害，但却明明如故犯，尤其是酒，不僅文人，凡屬精神生活者，或處處境多逆在現實生活中不易得到滿足的人，多半要借酒來解鬱，把自已帶到另一個世界去，如此，可以暫時忘却現實的苦痛，倒也未始不是逃避現實的好辦法。

我雖不是文人，也不敢自命風流，但天性好酒，却是無可如何的事，從十三歲在初中的時候，便喜歡飲酒，但總不常喝，一年至多喝四五次，而且喝多少也不容易醉，縱然醉了，也不「鬧酒瘋」僅止於嘔吐流涎而已。

某些正日，春風吹從家來，而動見……

「醉不覺愁更愁」，酒醉之後的痛苦，是比未醉之前更甚的。但在沉醉的當時，的確有幾種微醺之概，這也許就是酒之所以使人留戀之故罷！

酒，因其製法可分爲燒酒，釀酒二種。燒酒力較猛烈，釀酒則柔，普通都以×年陳釀一最講究，但我的經驗來說，似乎×年者都不大可靠，在紹興，曾親見他們酒店開標「五十年陳釀」，喝了三斤，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反而不如日本的「菊正宗」，這也許因爲我對酒的知識太幼稚罷！燒酒最普遍的莫高梁燒，而柿子燒與葛燒，也別有風味，而西湖一帶則以大禾燒酒（不是三鞭的燒酒！），味甜而力猛。我有一次帶了六兩便足，醉了二十小時，在過道飲用時，這酒算燒酒中最好的了。寒北有馬奶酒，梨酒，此與葡萄酒皆非中土所固有，就至原料觀之，或是異民族所飲用的。

西洋酒類，Port Wine, Whisky, Brandy 等類太容易醉性，我最喜歡的

……

是 Curacao，不烈不燥，很有些傳說中「仙酒」的味道。

此外還有一種名之爲酒而實不算酒的，那便是「江米甜酒」。用釀酒的方法，但不提出汁子，釀、汁混在一起，喝時加糖，以開水沖之，也有一些似酒非酒的味道，尤其是在嗅覺上。道在長江流域及普魯斯甘一帶是極普通的民間飲料，但在北京却不多見。西貨店或山西舖子裏有的代賣，價既高昂，要復低劣，現在江米缺乏，大概更不容易得到了罷！

在北京，現在，好酒不易買到，釀酒只有日本製還勉強能喝，燒酒中比較能喝的二年釀算是五洲白酒。（汾酒云云，半係假冒）既不修信石，也不修錫子，水分也較少，現在則一律不可靠了。因爲成本既昂，官方又限制漲價，商人重利自然要漲水，小酌一次，所費不貲，當此「生活要緊」之時，已經不是我們窮酸所能常喝的了，三：

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醪善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晡，以罌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而香美，醉即經月不醒……」
我不禁垂涎欲滴，不勝其悵惘了。

(二) 貓 雜 談

女人，或女人型的男人，多半喜歡貓，因爲貓的性情溫柔，體貼，據愛貓的人說，當他躺在懷裏的時候，可以由牠得到從人得不到的溫暖，而那呼嚕呼嚕的聲響，彷彿是密々の談情，所以失戀的人們往往容易喜歡貓。

有些文人，特別喜歡談貓，中文書談貓的還不多見，（也許是我看書太少）日本夏目漱石的「我輩是貓也」，是一部盡人皆知的談貓的巨著，把貓的心理描述的盡情盡理，當你看完時，不由的想齷一種不合理的想法「莫不是貓自己寫的嗎」，而夏目先生則因之而得到「貓博士」的渾號，Thomas Gray: On a favorite cat drowned in a tub of Goldfishes 是西洋「貓文學」中的傑作，Ipsold Monno: Milk For the cat. 和 V. Sackville West: The Greater cats 也很有名，T. S. Eliot: 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 則是一部貓的詩集，波特萊爾妖艷的波斯貓，也是使人難於忘懷的，而 Lewis Carroll 的阿麗斯異鄉漫遊記裏穿靴子的故事，無論什麼時候想起來，都自然的浮起一層笑容來，此外，E. V. Lucas: The cat book 則記述關於貓的種種，可算是談貓的總集了。

我們時常罵人爲狗，而不很有罵人爲貓的，（記得在某一英小說裏，有一句罵人爲 St. cat 的，但那裏的 cat 應該作山狸解）所以然者，都以爲狗「吃誰向誰誰」，所以是賤類，而我以爲這正是狗的長處，無論主人窮到什麼程度，它決不會離你而去，貓則素然，無論你以往對牠怎樣好，一旦沒有好的吃，便立刻另尋新主毫不留戀，僅在這一點來說，我愛狗甚於愛貓，狗最大的短處，只是它不會「選擇」主人。

狗的性情，熱誠而急躁，而貓則溫文典雅，很有些君子名士的派頭，從無過冷或過熱的明顯表示，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在這一點上，貓是值得讚頌的，這也許就是貓之廣被文人雅士貴婦小姐之流所喜歡的原因吧！
專以貓蛇合爲稱謂虎門，爲有名之菜。幸只一省，如處々如此，貓也不易安居於閩閩了。

(三) 愛

愛是無上崇高的道德，是人與人之間，極自然的聯繫，是人間感情的最高階級。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宗教家，但我以爲愛在人心中所佔的勢力應該超過一切法律、道德標準與宗教信條的，愛是統治世界的最高政治原則。
中國古代有父子孝、兄弟友、恭以及夫婦相敬如賓等說法，慈、孝、友、恭，只不過是分別不同關係的人們中間的愛之性質之不同而已。而實質上不外是一個「愛」字。

沒有一個人能離開愛而生活着，沒有愛，雖然活也是苟活，自然，這裏所謂愛，是以廣義的意義而應用着的，不僅不入與人之間，其賦身於學問，專

業，大衆利益等，也是愛之一種。
墨子兼愛，基督博愛，佛則一切衆生皆平等，儒家的中心思想「仁」也是以人與人之間的愛爲基礎而推及於人與物之間的愛。這些大智慧，聖者，都是以包羅萬象的胸懷熱愛的人間，熱愛着世界的。

（有人說，佛是無情的，自然更談不到愛，這實在是一種皮相之論，佛之無情，正其情深處，正好像老子的無爲正是無不爲，試問，佛若無情，何必向衆生說法，其勸衆生離欲去愛，正其對衆生之愛的深刻處，熱熱處，偉大處。）

「愛」爲其生，惡之欲其死，「這是人之常情，因爲我們畢竟是凡夫俗子，不能像聖者一樣以包羅萬象的胸懷去愛一切，於是：人與物之間的鬥爭不消說，人與人之間也有了鬥爭，生活越複雜，鬥爭也越激烈，由個人而家族民族以至於國家間的一切鬥爭，除掉外在的原因（經濟矛盾之外）都是由愛之失調而起的。歷來多少偉人仁者，以悲天憫人之心，或倡宗教，或立學說，意圖消弭人間的爭鬥而建立愛的世界，但言者諱々，聽者藐々，始終沒有收到宏大的效果，仍然是人吃人，人作狗，這該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呢！
雖然；我們仍在虔誠的希望着我們的「愛」的世界之到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春之聲音及其他

吉田絃二郎作
白石子譯

春之聲音

我今天又整日攜了犬漫步於武藏野，

傍晚，倦極了，尋路枯山的曲徑，由大山到狹父一帶的每個山，都道有皓皓的白雪。我在越過草原，遠眺雪山時，永是爲蒼蒼之孤寂，而打動心弦。驟然於洞然穿空之下。將暮的雪山，於此憶起要生活下去的人們的悲哀。過一山又一山，那裏也還有人們在居住，寂然度日吧！

日漸沉西，山雪，白白的，開始爲黑曠所籠罩。多麼寂然的姿態呢？草原，有枯樹的山，丘，丘，更有遙遙的有雪山，像我旅人似的向着黑了下去的雪山佇立。如果我是青年，恐怕我會兌了枯木而歌頌的吧！

在雪中黑了下去的山，是太可憐慕了，過於寂寞了。我關了窗子，急急地關了燈。我不覺發現了生於實際花瓶的舊柳的談話的樣子。在灰色的牆壁，裏改到了穿天鵝絨背心的春的丑角可愛

的影子。

我不能不微笑了！是春天了！春天的聲音，輕敲我的心臟，生活的喜悅！

桑芽

陶淵明有：「春水瀟瀟」的詩句，三月天的大自然，實在如此。直到昨日爲止，山陰的土，固結在結凍；然而今天已經開化，且有游絲暖和在的在燃燒。爲樸木的丘陵所擁抱的狹長的耕作地，以及流於那一角的小川的水上，都有春光在發燙。每一個樸木，都染着春水所磨就似的。離心草以及蕪菁菜，也爲谷中川水所搖動，在周遊，旋動着春似的纖影。

土、草、小徑，都在春光裏復活起來了。感到一發生氣的歡欣。

桑芽，日有生長。

一職工做在菜園裏年宵的少女們，便不禁憶起古人的詩！

昨日到郊外，遊來溪溝中，遍身綺羅衣，不是美豔人。

此種村女之嘆，恐怕是今昔無別吧！

離了錦繡裝束，行於都會馬路上的女人們，而懷「歸來溪溝中」之嘆的人們，現在也不會是少數吧！

漫步武藏野樸木街道，找到了很寂寞的耕土的鋤刃，反映在三月的日光之下。

雖不理農工的聲音，但隔了遙遠的麥田，却可見反映在鋤上的日光。默默戴土的人，默默燃燃枯草的人，默默追逐馬匹的人，大自然將爲可貴的勞動和隱秘的操縱者們的生活所包圍。

鐮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禾爲嘉穀，爲五穀。動鋤，已爲正午之際，汗水淋漓落在土裏，盤中之飯，一粒一粒，都屬可貴的辛苦的結晶。

漫步三月天麥田間的人們，會憶起李紳的這首詩吧！

× × × × ×

即是狹窄的本地，瘦瘠的田畝，如憶起：在那裏遊着祖先以來幾千百年的間，默默耕田的人們的可貴的汗和血時，則將會有一握之土，也該加以

結語之思想！

春天，雖是沒有什麼特色也沒什麼光榮的季節，但就那一握的土壤，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也有幾千年的勞動和汗和血。一想起只是由一握的土壤之中，生出來的草花之美或養育人間生命的善不可貴時，則土地神祕神聖呢。俄國的故事裏，寫着：德俄家旅所遊的人們，時常向大地鞠躬。廣大俄國的人們，有所謂草原。據說草原是幾百里連綿不斷的。旅人們爲防割草和夜盜，須成羣遊旅，三十個、四十個或貨馬車，十天、二十天的長旅，而獲斷草。一天，一天只是草原的土和遙遠的地平線，恐怕，在這樣的旅行，人們會爲土地本身的神祕，偉大，可貴，而打動心弦吧！恐怕會跪了大地，爲對大自然的心靈，而激動心弦吧！

杜思登登斯基的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裏，長老在兩層阿里昂沙出寺右邊道：「你愛走過全世界去說愛！但，人們恐怕不會接受你的愛的。走過，走過世界，立在最後的門口時，你也將被那裏趕出來的。但，你不可失聲。你有着愛你的大地，你倒在大地的後仍要向大地垂淚吧！會由承受淚珠的大地，生出愛的芽來吧！」

全世界的人們都不容納我們的時候，我們也還有天，而我們有大地。深刻處

獨一掘土的可貴，乃是被人置身於狹窄的境遇之時。

弘法大師主張即身成佛，大師以伊呂波歌，描繪佛像，雕刻佛身，都是把佛本身的心，表現實感於那中間的。書寫文字就是要在一點一畫之中找出佛心來。

耕地，這裏磨練着即身成佛的可貴的勞作。散播種子，摘採果實，在一個一個勞作之中，都有佛心，都有佛的姿態。所謂在一塊土之中，都潛藏無限的神佛的慈悲。一塊土，在我們，是開導覺悟即身成佛的機緣，佛作出一切的存在。我們，也由於耕種土地，開了美麗的花，產出果實。

土，實在是可貴的機緣。土，淨化了一切的不淨。土，喚起一切的睡眠。土，使一切的死復活。

溫暖的三月來了！

小鳥們在枝頭跳舞又降於大地。大地，萌生柔嫩的草葉，可愛的草實，開始成熟了。

可以憎恨的分開草葉，把手觸向大地一下，大地的脈搏，開始在動了。

大地所翻埋的北國的種子們，不久也會在丘陵之際，找到僅有的黑土吧！孩子們圍了於雪中發現的狹窄的土地在跳舞，在吵嚷。小鳥之外，黃朗的，藍藍的，率爾的種子們的笑聲，拍手，騎土

的聲音，由雲霧鑽到小山，也會向會聚做出山音吧！

「聽見土了！地面露出來了！」孩子們該會雀躍，叫喚，笑吧。

土啊！永久沈默的土呀！想到包在無限的胸中的神祕，佛心，喜悅，更生時，我們便不能不屈服於大自然之前了。

青年呀！三月的大地，為溫暖的脈搏而跳動。分開草，撫摸著土地，將你的感激之淚，灑給土地吧！

掌燈在我的窗子

雪白的花片落了，像在誘惑誰似的。連微風都沒有，日光，比秋天還靜，在四靜花影。

各山上，花也在靜靜的謝落了！我願：進山裏，進山裏隨心所欲的一路靜靜謝落的四月花。

花謝落了，孩子們把落花的花片，串在雪白的線上，玩着。連靜美的過去的幻影的連鎖而可愛的魔術師呀！唯有春雨，是可憐的！

灑灑下落花的花片，春雨在垂暮了。掌燈在我的窗子，帶着落花吧！

花落了，春雨在垂暮。住昔，故人與過去的悲哀，離散經年，但也湧上我的心頭！

春雨在下。

雖說是睡，雖說是醒，然而我輪轉的深處，猶在為那往日的門扉。

掌燈，無所思言且頭，听春雨

春日遐思

漫步沿了多摩川田圃的野子，的確深感到春的光臨。昨天還在結冰的水面，今日却似乎是為了由長冬的孤獨解放出來的快活，而顫抖。

我停下了腳，凝視眺望遠處柳絮下的水，如同由長旅歸來人所感到似的疲勞，湧在水面。

我聽見了遠由水面浮來的小小的水泡。那里在昨天還是為石頭似的堅冰所掩埋的小溝。

水泡，忽忽忽沈沈的飄着。我十個，二十個地開始數起浮起來的小小的水泡。因為細小的水泡，都可說出靜待的春心。

深鎖於地底的春，以輕微的足音，浮出於水面。

那裏，還殘留着幾許映於水面上的早春的光。水泡，浮現又落於薄暗之中了。

「春天了！」雖然猶帶多許的草，我的胸中在躍動。

在排列於田圃一角瀟瀟玻璃屋頂的上面，在由玻璃的簾幕吐出一條煙，也散開着幾許早春快活的氣息。

由不足二寸的雲融化成水的下面，芽葉已經抬起了頭。水喜鵲群，留下可愛的足跡在淺水底，而向多摩川原飛下去。我願了那由水裏解放出來的淺水底下水喜鵲的足跡，在那裏也微感到了春天的來臨。

齊和嫩芽，任其展轉的待春於枯草之間。二十年前的春天，三十年前的春天，都會因路畔的齊和嫩芽而憶起。

春風像似在撫摸土地的低吹。春天的陽光愛撫土地似的低照。如果臥於柔草之中，聽着春之微風所吹的齊香，則久已忘却的可愛的夢會隨我的心魂於快意的愛戀。

我愛春花，但我更愛草叢中的低草，和連名字也沒有的草。

覺得靈心草以及石菖蒲搖於春水之可憐，也是此時。水搖動後漾，靈心草搖動後漾。

山茶的花，也是以關於春的花而可憐，吸山橙的花蕊而飛來飛去的靈眼兒鳥，也是初春之際不易忘却的靈眼兒鳥。手埋盡全身於老紅色的山茶花叢之中，倒栽了身子，吸取花心的靈眼兒鳥，乃是可愛的春之嬌兒。

朝林，正午的嫩綠，黃昏的林子，讓眼兒鳥情人的來集，又情人的飛去。

我愛早春的黎明，一聯連連同鏡的山，則那裏，仍留有將去的冬之感傷在。藤花落，深處的白嫩嫩的雪中。南國的冷雨，水色的孤寂，小鳥，滿腔

高唱生於春天的喜悅。然而，也感覺到
在微暗的樹叢陰裏，細鳴的鶯聲，不知
何時，消失了的冬之寂寞。

我愛春天的旅行，因為春天是可以覺
到由衷心所發出的自然的溫暖的款待。

一到春在將落之際，則尤會感到春旅的
可愛深，幾乎弄瘦了我們的心魂。

可憐的是春天的微雨，櫻的嫩葉光輝
之際，則憶起在天城的杉林，為快意的
微雨而濡濕的日子；走下宇津谷的山
谷，懸崖寺晚鐘的日子，也落着微
雨；在回憶葛羅細路的山谷的老松上
獨自在叫，買舟溯宇治川，漸形迫近眉
睫的兩岸的山懷，微聞鶯鳴的日子，也
在落微雨；也有過由奈良，登往木津的
公共汽車，獨自一人被拖到木津鎮時，
類上感到並不滿人的春的微雨，而急急
走向車站的日子；春雨的回憶，是不盡
的。

院中一角的羊糞，為春雨濡濕了雪白
的花。荒涼的武藏野之冬，土既黑，
人，樹林也都暗澹。由烏黑的武藏野的
土裏，噴出比銀子還白，柔嫩的辛夷花
時，則衷心感到復生於春的可貴。

今天，整天的春雨，也在濡濕辛夷花
而在落着。

最近幻住庵結了草履，這毛芭蕉的佛
人丈草，重讀張於四壁的旅行日記，
而懷古者，恐怕也是在這樣寂靜春雨之
日也！

二月的柏油路

我在这廣大都會的柏油路上走了一日
，是多麼孤獨的二月天呀！那裏連一位
可懷念的朋友也沒有。我像旅人似的，
走在了孤獨的街樹之下。

我忽然立在了貨賣之前。我瞧見了立
在那裏的男子。我微笑了，他也微笑了
；我走起來，他也走起來。當追逐映於
貨窗上的我自己的影子時，我的心曠
動。明天，後天，我都佇立在貨賣之前
，等待他吧！我早已不孤獨了，我感到
走近前來的春之聲音。

——選錄自行人記——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懷歸草章

冬 萍

寫給我自己也是獻給我的友人

引子：

關山萬里遠征人，
一望關山淚滿襟，
莫道得歸心便了，
天涯多少未歸人？（古詩句）

且讓我燃起一盞燈，
照見遠人的歸路！

（一）歸來罷，遠人！
真理離你多遙遠！
三年，
你拋棄了家園，
拋棄了白髮雙親的笑顏，
拋棄了衍水千山的懷念，
追逐真理！
去家三年。

（二）異鄉是怎樣度過？
背着幾多沉悶情緒？
曾見幾次夕陽顏色？

（三）歸來罷，遠人！
「真理是哲學家的謊言」
自荒古，至今朝，
絕無真理，
億萬年後的大地——
也不負載一個活的生命，
平凡的活下去吧！
人生——
「不過大海中的一個浪花罷
了」

（四）歸來罷，遠人！
莫再加離我去，
因為我們不再年青，
歸來罷，遠人！
且讓我燃起一盞燈來，
照見你的歸程，

七月一日

詩人的生活

萩原朔太郎

第一次國勞調查的時候，我還在鄉間的家中寫詩，但是在職業欄上，我寫了個「無職」而提出了。於是乎，調查委員來說：決不會無職的。你不是有名的詩人嗎？並且迫使我改正為著述業。於是我說給他聽：我們所作的詩，每月連十元的煙捲錢都不修。既然叫做職業，就應該是以這個足以支持生計。作詩雖然是一種文藝的工作，但不是職業的工作。詩人這種名義人，在職業名簿上該是沒有的，我是決不願意添寫著述業的。然而這個委員也真在是頑固不化的人，說甚麼也不答應。他說：即使是每月十元，只要有收入，就是一種職業。務必寫著述業。我雖是被逼無法，而訂正過來的，可是，由第二年起，便立刻被稅務署課上稅了。當然我在這里，又陳述了許多的不滿。因為對於每月十元的勤勞所得，沒有與二流的小說家受同程度的課稅的關係。然而稅務署的辯解又非常奇怪。他們說：文士的收入所得，是有着根據一流，二流，三流的程度，以平均率所調查的規定額。但是我們則認為這是一流的文士，所以才課以相當的稅。於是我便把關於詩的稿費的實情說給他聽了之後，稅務署的人們也好象是出乎意外的吃了一驚。結果，在「著述業」的職業之中，被加入到最下等的部類里面，而受到了免稅。然而我仍然對

於把著述者這個頭銜（是多麼下品而無賴的職業名稱），添在戶籍之中這件事感到不痛快，並且當時也有了一種類似屈辱感的感覺而頗快不樂。我的這種私經驗，恐怕是大多數詩人諸君所共通的吧！三好達治君最近在某篇文章之中，曾嘆息的說由於詩所收入的稿費，每月才僅不過十五元。然而像三好君這樣現在詩壇的寵兒都是如此的話，其他的人們則不堪設想了。但是我不願把這種情形用悲壯的語句來說。因為在其結果上，反而要把詩人當做幸福的人來看的緣故。在這世上，恐怕再沒有比沒有旺盛的精力與豐饒的才能，而以文筆做職業的再悲慘不幸的吧！如果詩人有生財之道，則他們的生活的悲慘也恐怕是在小說家數倍以上的。詩人因為最初就知道是不成職業的，所以也早就另求生財之道，而避免文筆業之悲慘。故此在當今文壇之上，才提出了弱肉強食的生死問題，許多的文士都拚命的發出悲鳴；即使是處於這種非常時期，詩人也一向是風馬牛毫不相干的活潑。

這種情形，在西洋外國也似乎是相同。西洋的詩人們，大都是大學教授或新聞報道的記者，所以以詩來生活的人，現在很稀少。正如同在日本詩人不成為職業一樣地，在西洋也是如此。但是所謂西洋的詩人這種觀念，是有着非常廣泛的文化背景。合觀念，所以他們這些詩人，像瓦列黎，克庫托，除去作抒情詩之外，也有多方面的文化評論，戲曲，小說，雜文，演劇指導等的創作，而有社會的多樣性的活動。當然在這方面就有了收入，相當可以糊口，然而日本的詩人却與此相反，除掉寫些抒情詩之外，不做任何事。（理由是在那所謂日本的詩人的觀念之中，只含有抒情詩人。打算只靠抒情詩來吃飯這種想法，根本就不合理。當然在和歌俳句這方面，似乎有人很可以用這個來生活，然而這是把封建時代的社會制度，傳沿下來，而支持着宗匠式的師生團體的關係，在沒有那封建的傳統的詩壇上，是整個不可能的事。）

做詩不能夠吃飯這句話，是不該以悲壯的語調來說，而是要以詩人的優越感，明朗的來說的。因為詩是不能夠以金錢來換算，而也就因此詩才有純粹的藝術上的高貴性。詩者被定上了市場價值，而詩人若成了文筆業的職業人，則詩便要立刻亡失了它的純粹性。詩如果由新聞報道的主義而成了商品化，詩人也成了正式的文筆業者而為了稿費做賣文生活的話，詩真的不知要變成怎樣的東西了。詩這種文學，決不會為商品價值而自賣其身，並且由自律的良心上來說，也不會自賣其身的，其真意義也就在於此。也就是說，詩不是職業式的工作。詩人也不是著述業者，這兩件事便在支持詩的高貴性與純粹性。然而也決沒有不給詩的稿費而自賣其身的道理。詩的創作，比小說還要更多的努力。詩人對於這個努力，大有要求充分的報酬的權利。

過去，在自然主義的文壇上，為生活而文學這句話曾經盛極一時。而且「生活」這句話，以當時的常識是「為吃飯而生活」也就是「生計」的意思。於是，一方面有着生計之道，一方面却作着文學的人們，便

當做餘暇的遊藝的文藝家而被擯棄了。軍國體制
與國外與大學教授上田敏等被當時的文壇稱為文藝
聖友也完全是由於這種無味的理由。如果若以這種
自然主義的筆法做下去，那麼，現在所謂詩人們，
幾乎要全被稱之為文藝聖友。但是聖友的真正定
義，乃是沒有人生熱意的心的人們而言，以文藝家
為職業與否，是沒有關係的，文學與藝術相同，(C. G.
L. G.) 為天下乃是仁術，所以如果理想的說來，是應
該以社會服務的犧牲來寫作，與為了生活而工作者
是不相的。然而，藝術也已經職業化，在醫生與商人
已無異的今日，這種抽象的理想不過是空言。

在現在，文學職業化是當然的。但是文學的本
質的目的性，也決不為了應酬之資的勞働與發
財。所以做文學的工作，最初便與為了應酬之資而
工作的是兩個問題——同時也是處於不得不如此的環
境之下——我們詩人們，在這一點是在實踐著文學
者的理想。

但如果實說的話，在許多的場合，這種二重生
活，是有危險的。真正信宗教的人，是要把家，妻
子，一切的地位與職業完全拋棄，而加入佛陀或基
督教團的。一方面過着社會的世俗生活，而一方面
却在尋求求道的說教者，並不是真正有熱意的求道
者，也不過是一種票友。做文學的精神也與這相
同，有真正求道心的時候，便要必然的拋棄了社
會的一切環境，專心於此道，也就是要陷入於除
文筆以外，不能再求應酬之資的宿命（這是文學者
最悲痛的宿命）了。像森鷗外這樣的人是例外，一
般非職業的文學家們，幾乎全是票友（興趣的好事
的遊戲者），(Dilettante) 對於人生與文藝缺乏真
正熱烈的心的，也就因為此故。

在這以外，除去文筆便不能生活的這個自覺，
使文學者覺悟到了背水之陣。文學者的職業與非
正與職業相同，是實力本位的競爭，其生存競爭之
激烈是很殘酷的。由文化或新聞報道主義的第一

條，如果稍退一步，便立刻會由文壇上失去地位與
飯碗，而不得不徘徊於街頭。因此，即便是一日的
寸時，文學者也絕不休息頭腦地繼續用功，而努
力於讀書與思索。其競爭之烈與需要極大之努力，
恐怕再沒有與文士相比的職業了。

於是，逼下了背水之陣的文士們，由於如此的
用功，遂又加速度的以文化人而生長起來。即便是
天稟貧弱，不能成其大事的凡才者流，只要出現文
壇逼下了背水之陣，也總會為必要而迫而用功，成
為一個相當的知識人，獲得相當的文化的教養。有
人曾批評說：「小說家裏面沒有庸者。」可是，尤其
是家在日本這樣的文壇上，庸者是不應生存競爭
的。即便是沒有天才，總之也是常常庸者。

相反地，詩人，尤其是在日本的詩人之中最者
多。這理由便是因為他們沒有應酬之資，即便
有，也不是文筆的職業競爭，所以在文學上沒有
應酬之資的必要，當然也就沒有用功的必要，
總是悠然的活著。如果除去少數的例外而言，在
日本恐怕沒有比詩人們再懶惰無比的人了。他們大
部分都是即沒有任何的反省又不讀書。他們對於人
生與文化的問題，也沒有一次認真的想過或苦惱
過。在一切的文學者之中，再沒有這樣不知辛勞的
樂天家了。而且離文學的激烈的生存競爭，讓他在
無關心於文壇以外的他們，一向是不愁生計，悠然
而居。據大宅壯一氏的批評說日本的詩人全是戲
子，全是流着鼻涕的小伙計。這個批評雖然太刻，
尤其是「全是」這句話太妥當——的確只有少數的詩
人是全才以上的一流者——然而一般地說來，這種
鳥獸圖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這種詩人的低劣，比方才所說的是由非職業的
悠然而來的更有一個本質的第一原因。上面已經
說過，做文學的精神的本質，不是以獲得應酬之資
為目的。與宗教之求道相同，那乃是不能遏止的心
的軌條的欲求。如果是真正的詩人，他應該與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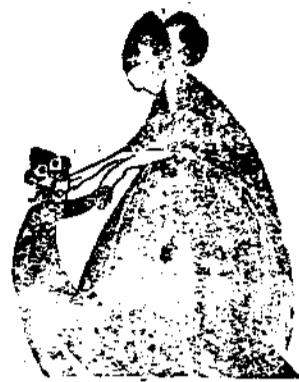
文壇上的文士相同地繼續不斷地用功，思考人生，
自動的努力向着時代的先鋒前進。詩沒有商品價值
的市場，作詩不能成爲職業，這件事在文學的熱情
的前面是不能成其問題的，被特萊爾由於這個熱
情，直至窮困餓死也沒有轉退，而在鄰里不斷地思
索人生的秘密。

日本的詩人所以悠然的緣故，乃是在他們出發
意識上沒有真的文學精神，也就是沒有真的道德觀
念與人道觀念。許多的詩人們全是以對於言語的輕
視的趣味與遊戲的好事的的興味來作詩。就是
說缺少真正的「文學精神」。更何況詩即不是為了應
酬的職業。又不是弱肉強食的死亡問題，他們的文
學在本質上當然要成爲票友主義的了。谷崎潤一郎
氏曾與已故故去的芥川龍之介談話，在其談話中，
曾說過日本的詩人全是戲豆腐。這句話如果解釋爲
自負而街學的票友主義，則日本的詩人大多數確是
戲豆腐。

一個諷刺家曾經說過：「如果把幾十萬元給了
現在日本的文士小說家，恐怕他們都要不做文學而
化爲世俗人的。」如果有這種情形，那些世俗人化
的文士們，恐怕就要不寫小說而寫些時令的俳句或
現在所說的詩了吧！也就是現在的詩文學，對於真
正的生活熱情是很稀薄，同時又是沈溺於趣味性的
遊戲的票友主義的東西。

詩沒有商品價值的市場，詩人為窮困所苦，
這件事不論是為了詩抑或是為了詩人，在本質上決
不是可悲的事。不但如此，我們反要爲了詩的墮
落，而恐怖那種相反的情形之下的世俗的幸福。
(歐洲大戰後，民衆派的詩流行時代，就過最無聊
的詩人的批評，一篇都會賣到三十元或五十元的高
價。於是許多的詩人便奮作起來，詩完全成了低
級的商品化，而墮落到最惡劣的情形之下。) 我們所
最悲哀的，乃是詩人沒有生活者的道德，而缺乏真
正的文學精神。

(陸星譯)



聖女 于丰

同學們對於新教員總感到濃厚的興趣，新教員的一舉一動都被同學們注意着，模倣着，這種新興趣可以維持兩三年的長時間。

這次開學新教員很少，一位是教地理的王先生，另一位是教心理的莫先生，王先生是一位新從××大學畢業的小姐典型的人物，對人總是和藹的笑着，笑得那麼美，尤其是她的眼睛，那雙眼，那麼有神，許多同學下了課都借了開課文上的題目找她去。她的屋裡總是充滿了人，更有興趣的是幾個特別愛她的學生，每天還買了花生糖果替她招待這些同學，因之那一班人的地理成績特別好。

至於莫先生却有着和王先生相反的態度，他也是××大學的學生，但是他又在研究院讀了幾年，同時作着大學的講師，本來我們中學沒有心理學的課程，只有宗教班，但是爲了立案的關係，宗教班改爲人生哲學，又叫心理學，一時請不到合適的先生，就把莫先生請來，據說費了許多事。

莫先生初登講堂，我一時不知她是男人還是女人，她的頭髮短得和那些不好修飾的男子一樣，戴着一對深藍色的近視鏡，眉毛在一堆，一件粗了色的藍布大褂子，一對永未上過油的黃皮鞋，拖着厚厚滿灰塵的樹膠底子，仰着頭進教室，我們向她行禮，她邊禮的時候，臉也不對着我們，等她點名的時候，她的聲調也是低着的，不過我們事前都知道她是女的，不然真認爲她是男人了。

她的語調仍有些嬌音，她給我們講墨子的學說，十幾歲的女孩子能愛聽？而且不時有哄笑的聲音發出來，起初，我笑她比別人更利害，反正她也不看我，她怎麼知道說笑的是誰呢？

可是，有一次，我永遠忘不了，她對我注視着，因爲我根本沒聽她講的是什麼，只是和同學傳小條兒開玩笑，我看了同學爲先生講的速寫像，我大笑一聲，無意一抬頭，見她正注視着我，那樣的眼光，是王先生所沒有的，那麼銳利，那麼嚴肅，我立刻心跳了，

面孔變得火似的熱。——××！妳父母送你上學來是叫妳在課堂淘氣的嗎？她注視着我這樣說。

——我當時什麼也說不出來，以爲這是一句比打我一頓還難受，我覺得背上像生了刺一樣，而且一股辛辣的感覺，眼睛濕潤起來，落淚淚站起來，想叫她再罵幾句，也許可減少一些慚愧的心情。

只要她知道自己的錯就好了，那麼我問你：墨子主張什麼？——兼愛，非攻；以及一切利他思想。——嗚！那麼你也算聽了，你並不笨，好好用功不更好嗎？她很滿意的又對我望了一眼，我發現她眼裡閃着別入眼睛裡所沒有的慈愛，是一個良師對學生的慈愛，其質天隨得，什麼「兼愛」，「非攻」都是交親在我們的假期講文學史的時候講的，當時誰愛聽那個，只是聽得時候多了，也就記住了，沒想到今天成了燃眉之急。

分本不上記着。第一個字。看那手動的「是」字，第二個像「5」字，那像「95」了，我愉悅的低下頭，下課的鈴聲響了，全班對她行了禮，第一個跑出去，在一個沒人的空室裡哭起來。

從此以後，我成了莫先生的好學生，我也發現她的學問的確是淵博，就是她在黑板上寫的粉筆字也那麼好看，都是那麼整齊的行書，我在筆記本上總是模倣着她的字體，而且不知不覺的剪短了頭髮，下了課看一些淺近的哲學思想的書，也不管懂不懂，總以爲這樣才對得起莫先生。但是莫先生屋裡沒有王先生屋裡熱鬧，就是我，也不肯輕易到屋裡去找她去了，她只是說一句：「從書架上找一本書坐下看！」，然後她就不再說一句話地看她的書，寫字，直到學生說：「先生，我走了，再見！」她才抬起頭來說一句：「再見！」，所以沒人找她。王先生的宿舍和她是隔壁，在夏天開着窗子的時候，王先生屋裡的喧嘩聲，就像在她的屋子一樣，但是她也不厭煩，不說一句怨言，靜靜地作她自己的事。

不知爲了什麼，她突然向學校辭了職，到南洋去，她在隨行也沒給我們留下什麼話，所以我當時非常難過，再想受她的教誨都像夢般的不易實現。聽說她是到一個華僑學校去教書，那個學校的校長是她的朋友，張用電報催她去的，她力保由一位英文先生來任教

——坐下吧！她每次問學生問題的時候總要記分數的，她叫我坐下以後，就在

這是一位老先生，大約是前清一位秀才以上的人物，管理學生一點也不得法，我們班上午吃烤白薯，吃鹹菜，沒關係，因之我的成績簡直是一落千丈了。

大約在莫先生走後半年以後，又到了秋初開學的時候，我也無心留意新教員了，只是低着頭偷看一本小說，挨着開學典禮各人物的訓話時的無聊時光，像雲雀唱歌一樣。突然一個同學肘肘推我一下，我嚇得把小說掩在裙子裡，以為是訓育課有大巡警過來了。

天哪！莫先生！當我抬起頭來裝作留心聽講的時候，看見莫先生也坐在教員席上，我幾乎叫出聲來；但是講演的正是一位督學，誰敢妄動一下呢？我當時多麼需要和先生打招呼啊！他回來了，她是不是還肯走呢？

下了課以後，莫先生在教務處談話，總也不肯出來，一直等到午飯後，我才大膽的去到他的屋裡，屋裡還有幾個別的先生。

——××！她先這樣招呼我，那聲音包藏着少有的親切。

——先生！您回來了？您還走嗎？我終於問出這樣的話來，而且眼睛又濕潤了。

——不，永遠不走了，永遠不再離開祖國。她似乎很沉痛的樣子，然後她又繼續講她在南洋一切的遭遇，先說了一些南洋的奇異植物，以及特殊的風俗；

並且給我幾張南洋女人在頭上頂着東西照的照片。漸漸地她就講到當地學校以理化機關裡的華僑怎樣受着西洋人的逼迫，西洋人不時到學校檢查課本和筆記本的兇惡情形，講着講着她哭起來了，哭的很悲痛。我聽了她的哭聲簡直比自己傷心還難受，也跟着哭起來。不過一會兒她又笑了說：「哭什麼，咱們祖國如果強盛，別人自然不會那麼待咱們的僑胞，自己不要強強還哭？」大家當時都很同情地安慰着她，可是事後，別有的先生都說她有神經病。

的確，莫先生的神經真是不正常了，眼神往往發直地望着一個地方，半天不移開視線，臉上有時像恐怖，也像憤怒的樣子。學校爲了叫她多些休息時間，給她很少鐘點，她也不多要求。

有月亮的時候她有時一個人搬一把椅子在院角裡坐一夜，誰也不敢勸她，不然她整日不上課，在屋裡不停的寫着，也不知寫些什麼。

當時學校對於她有各種不同的推測，多一般是說她的神經受了刺激，有了神經病；但另有人說她加入了什麼危險的黨派，不然爲什麼總在屋裡寫東西呢？同學們居然叫她作瘋子，我聽了真難過，那麼一個有修養的人，那麼一個用功而聰明的智慧者，會叫人看作瘋子，世上還有比這個更悲慘的嗎？所以我盡力的替她辯駁，大家也不再當我多談到她了。

她的情形越來越不好了，那麼容易發怒，有一次正上課，她突然對一個塗了口紅的同學罵起來。

——你這妖精！你塗的是西洋口紅，你本是一個很好的小姑娘，爲什麼裝成這個樣子？你要得鬼子的歡心是不？

——先生！您憑什麼罵人？那個塗口紅的同學這樣抗議着。

——其實！你不明白，你是很好看的，塗口紅反倒消滅了你本來的好色，我是爲你好。聲音又柔和了。

我真奇怪，她爲什麼說出這麼不倫不類的話來了。此後她就漸漸不上課了，學校因了她的成績一向是很好的，依然照舊給她薪金，她也不斷地把錢寄給她一個不十分成材的弟弟，可是她的行爲更加怪僻起來。

有一次聽說她病了，我買了一束花和幾個蘋果去看她，她的門虛掩着，我還沒推門的時候，突然聽見她在哭泣，我就站住了，我真不知該預備一些什麼話來安慰她。

——我太孤獨……這幾個字是用外國話說出來的，起初我沒聽清，仔細一聽，原來是這幾個字，我想她一定因爲太寂寞才病了的，我就趕緊推門進去了。

——啊！我太孤獨！

——先生！是我！您好一點嗎？我含着淚這樣問她。

——××！你來了？還有花？花是「象徵情感」的「你明白「象徵」的意思嗎？

蘋果「象徵」「青春」……我問她！是不有人說我瘋了？有人要送我到瘋人院去是不是？

——沒有，先生！大家都希望先生快些好了，給我們上課，真的，先生！

——你替我告訴她們，我沒瘋，我死也不進瘋人院。說着她又哭起來。

——先生！您放心，誰也不那麼辦。

——××！莫！她們送我進瘋人院，我就自殺，聽見沒有？去，你去告訴她們，把花留給我，把蘋果送給她們，就說是我給她們的，她們吃了我的蘋果就不好意思送我進瘋人院了。

當時她的話忽然顛倒，忽然清醒，忽然像有哲理，我爲她倒了蘋果皮，她也吃了，她還叫我把花插在瓶裡，當時我真不忍心離開她，可是她忽然叫我走，叫我告訴別人說她並沒有瘋，我只好忍着悲痛走出去。

那年春天我忽然由一個走讀生傳染上種重的猩紅熱，昏沉沉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的工夫，出院的時候已經是玫瑰放香的四月末了。久在病榻上的我，到了學校簡直是被罰降在人間又遇赦回到天堂的大使，看着校中一草一木都是可親的；每一個人都是可愛的。

——莫先生好一點嗎？因了自己患的是傳染病，兩個月沒見到同學，入校見到本班同學就這樣問。

——莫先生？莫先生入了瘋人院……同學沉痛地低聲說。

我當時如中了雷一般的全身震痛了，大約有五分鐘說不出話來，「莫先生入了瘋人院」幾個字，如雷似的在我的耳際大聲響着。

——爲什麼一定要送他到瘋人院？我回到自己宿舍才這樣問同學。

——因爲學校沒有人照應她，她有時哭叫，校長給她家裡人打電報，她家裡也沒人管她，所以只好送她到瘋人院去，也許那兒有專門醫生會給她治好的。

——治好？我這樣反問着，忽然記起在莫先生的人生哲學班的時候，他帶領我們全班去參觀瘋人院，他對那些失常的舉動流着淚說：「這都是一些沒人管的孤苦人，像耗子似的被人丟在這兒，熬死完事」。瘋得利害的用鎖鏈鎖着像重

罪的死囚，對參觀的人憤怒而絕望的看，但是鎖鏈只能加重他們的瘋狂，怎能治好呢？噯！莫先生，一個女哲人也受了這樣的酷刑，真是太慘無人理了。我恨那送她入瘋人院的人！我恨……

——她寫的那些東西有人替她保存嗎？我拭着淚問。

——保存？誰保存那樣的東西？同學輕藐的說。
——在什麼地方？沒人保存，我保存，一個學生替先生保存作品也不算過錯啊！
——你保存吧，恐怕你未必肯那麼忠心，同學說着笑了起來，好像她寫的東西太不齒於人似的。
——到底她寫了些什麼？她寫的總不會

是壞的。
——不壞，聽說都是很漂亮的情書。她又笑。

——寫得理想的愛人，大部份在校長手裡，不許別人看，可是張媽倒紙籃時拾了幾封，我還留着呢，是我用一斤花生米換來的。

——一個先生的作品這麼不受重視……妳能不能給我我願拿最寶貴的東西換。
——換什麼，我看完了也沒用，就交給妳吧！

一會兒她果然給我拿了三封信來，是莫先生用墨筆寫的，字體那麼麗脫，比在黑板上寫的更好了。

「我理想的『國魂』哪！我以至誠的心愛你，直到我死，我每一想到你，就覺得生活是有意義的；但是我的環境，充滿了麻痺病患者，沒人明白我的心。理想的國魂！我愛你，爲了我似乎該活下去；但是我是孤獨的，我是多麼需要一個和我有着同樣志趣的伴侶，向前面走去啊！但是沒有，她們把我看成怪人，因爲我會受過你敵人們的打擊而瘋狂了，國魂！強健起來，爲了愛的人！」信中全是這樣的句子，却會被人誤爲情書。唉！人羣，這樣的人羣！可憐而懦弱的聖女，只會隱諱逃避，而終於被人關在那陰森森的地方。啊！親愛的莫先生！我有什麼臉而去探訪妳？因爲我也是一羣人羣裡的一個呀！

春天的玄想

李 節

漠然的夜色染遍
透着綠意的郊原。
誰說杏花送了春信？
人們的心裡依然，
悸動着冰的祭典。

× × ×
暮冬小寒，
禁不起寒涼的摩撫，
丟開伴樂遺棄的童歌
窺視着慈田枯乾的溫情。

× × ×
牆外有木屐踉蹌，
縈拌着醉蠶歡狂，
窗下私語咽住了
換一聲苦澀的嘆息。

× × ×
遙遠的點，街燈
眨着晶亮的眼睛，
在喬扮鬼火嚇人呢！
月兒將起來了，
我還怕甚麼？
夜也會爲之遜色呢！

裕佐，候客人直到傍晚，但是，誰也沒來。因此，用包袱包了他剛縫就的七八册有插圖的漢書——那都是他父親竭盡心力搜到手的——又懷帶了他父親留著外洋藝術，經由幕府派到歐洲去回國時的土物，很小的浮彫的鏡物。換了包袱，便出了家門。

在買買一切古書和舊傢俱的銀座町某一家舖子，他買了漢書。又買出浮彫，那乃是「大天使米路爾」圖罷，歌

示錄的圖面之一，當然和基督教是有關係的；但因不是直接取材於耶穌的生涯，所以說它是外國美術品，就給門外漢聽了，也非有立地加以疑惑之虞的作品。

「好東西呀！是什麼呢？這不賣嗎？」

「鬼頭鬼腦的老板，未得掩飾極端希求的表情，一面如此說，一面窺視裕佐的面色。」

「不！這不是賣的！」裕佐不意如

此回答。他想買這拿來的；但裕佐不願，忽地不但覺得可惜，又忽地以為不願得什麼道理，那在自己是不能賣的，有意無意的東西似的。於是如此答了，倒會一下子安心，收了漢書的錢，便又懷帶了鏡物，惶惶走出店舖來。

「藉此，我又可以和他見兩三次面了！的確的！」

他如此一想，胸中便不斷的躍動似的，顫抖着身體。於是用興奮的步驟，冒北風，走上坡路。這時：

「你做的嗎？」

「不！大家做的！我的母親，姐姐，以及附近的人們。」

裕佐低頭不語。

「一向，總在買假花嗎？」他突發的問起這事來。

「不是！——只有今天！因為今天晚上是——」青年低聲說：「聖誕節呀！」

「聖誕節。——今天晚上嗎？」

「實在不是今天晚上，乃是今天！——他曉得嗎？四週說：『——可是，因為正日子那天，查的嚴，所以今晚臨時悄悄的慶祝一下。』沒事的話，不來慶祝嗎？」

裕佐的臉紅了，臉也偶然叫吉三郎的這青年和我，都到街裏買東西，因此都懷了多少錢。但是，我的乃是賣假花的錢；吉三郎的，乃是為聖誕節的誕生，為了感謝因紀念聖誕的冷清清的集會的錢。當然，我有不成為天主教徒的絕妙理由，我愛那女人，那也是由

青銅的基督

長與善郎作
耳三譯

「萩原先生！」身後有意想不到的聲音。

他回頭，瞧見一個青年帶小跑的在追他。

「藤田君嗎？」裕佐說。於是他紅了臉，遇到什麼意想不到的欣喜似的，笑嘻嘻的轉過頭，走近那人去。

「久違久違！到底是您呢？」青年，因為跑在寒氣之中，那健康的面頰，更紅得蘋果似的，試一下滿

是汗水的額，喘口氣說。

「實在久違了！一向沒有拜候，……裕佐稍覺怪愧的說，「大家都好嗎？」

他的臉紅了，他想到那「大家」的一句話，在這青年會立即以為是指某人而言的；但也正為的是希望叫他那麼想的。

「是！謝謝！都好！青年有些什麼不好意思的回答！「我好久沒問候呢！」周圍的說過之後，問：「要往那去呢？」

「也並不一定想離開去……」

「是嗎？那麼，如果可以的話，一起走走怎樣？好久沒……」

「漂亮青年，在那黑白分明的大黑髮裏，充滿了弟弟對哥哥似的親熱，裕佐的面孔。他拿一個包裹，黑地白花的花衣服，沒穿長襪子，也沒穿襪子，整裝的腳上，穿一雙高齒的木屐。

「好！走走吧！」裕佐說：「你到那裏去了？」

「就到市裏去來着，買些東西……」

「在那裏必須以金錢爲必要而才學的，決非所謂遺囑，有什麼可恥呢！」他雖稍有老誠心的所有遊蕩者起給必定做的，那樣的，在內心如此的解脫。

他雖如此在想：但他和這青年並肩行走，也不禁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汚濁。吉三郎，只比自己小三歲。但是，永久不失童顏，在盪盪的日光中，生長起的幼齒般率真而善良。面孔的明朗，星似的澄澈，不見微塵，不見汚濁的髮子般美的鬚子，表現於豐滿的健康的整個身體肥胖的柔軀。那都是：不曉得這世界的沒意思，不曉得嘲笑；不曉得爲淫慾的妄想所苦而不眠之夜的人似的面孔。只在單純的信仰者可以見到的平和的面孔。現在和他並肩走的自己的臉，該是如何的不健全，病人般的蒼白，顯得醜陋呢？他就是由自己的纏綿綿的絲綢的衣服和青年的粗棉的衣服來對照，也不能不如此想。

「這傢伙，單純呢！像羊和兔子什麼似的！但，這單純，算什麼呢？」他如此想，難想天意的看吉三郎爲小孩子，然而不曉得在那裏會感到對方無懈可擊，而使自己不快。「沒事的話，不來聽嗎？」吉三郎的問，我不是不可以答：「不！因爲我必得到某位女那裏去的。」

「我嗎？」吉三郎開口說：「但是，我不是信徒啊！」

「沒關係！您肯來，是歡迎的。」

青年說：「可是，如果發生萬一，是斷不能不起的，所以也不過關！」

「發覺嗎？那是沒什麼的！——我到那裏去，不方便吧！」裕佐因自己的黑刺語而紅了臉。

「貴有此理呢！青年苦苦的否認：「何況，不在我家舉行，在別處舉行的，很晚的夜裏。」

「但是，貴府的諸位，也都去吧！」

「是囉！父親因爲病不會去，母親和姐姐是去的。也要賞光呢，姐姐會歡喜吧！」

裕佐一聽這話，臉紅到耳根。他是被人家觸動到了他所不願意被人家觸動，而完全不被觸動又會不滿意了。那是用長久的忍耐和苦痛的血，漸漸封皮不久的深的傷口。而由再行對皮的傷口，不能不以較封皮以前更難癒治的疼痛，汪汪的流血。他像被封閉了想咆哮的嘴似的顫抖着。

「別說了！——因爲不痛快，您也；我也。」

裕佐對青年的同情安慰的話，懶了似的，把臉弄得通紅，苦苦的這麼說。

吉三郎苦痛似的，嚥住了口。

「只因您否認自己是天主教，豈不是因而通自己身內的宗教的性質，都否認了嗎？」吉三郎，一面用木屐的齒，踏榻榻米的榻榻米，一面說：「那不是自己硬硬把那方面的門堵塞住

了嗎？究竟，只因為良心較有理性的，人才有這種傾向，這我以爲完全是可歌的事！」青年繼續說：「依我說，這個人們，都是過於執迷基督教的。爲什麼呢？因爲現在，那的確富於良心和理性，醒覺了的精神的要求豐富的人，他們是不以爲自己沒良心，對這宗教，是不能完全無芥蒂的緣故。尤以其中有時會被人以爲自己不能當信徒，乃是怕發覺被殺，於是有了連自己也莫明其妙。只爲表示自己的空虛的勇氣才受洗禮的，也有的只是不敗於此種愚昧的「聖潔」有毅力和僻性的人，又勉強的成了惡魔主義，墮落了可尊的生命，索性自暴自棄下去的。——您的受苦，我是完全曉得的！」

「如果完全沒有了藝術，我會破滅的吧！」裕佐觸住話頭說：「——但是，我現在持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我的所以爲異端，決不是由於自暴自棄，乃只是由於天性生來的。我既不是惡魔主義者，也不是神主者，說起來，是一種自然主義者。因此對這事，一些也不感到良心之苛責。實際上，我對宗教，已經冷淡了，我有沒有信仰的素質，這乃隨你的便來定，在我是怎樣都可以的。」

「是囉！結果連怎樣都可以的放任的心情都沒有，這是不行的。那和自暴自棄相似，而又相反的。因爲究竟和做做神的心是敬虔的心是一樣的！」

「噢！雖然和那意思有些不同；」裕佐苦笑說：「可是我並不想拒絕由你的親切的厚意，發生的故意的諷刺。由我來說：覺得唯有你只想當基督的弟子，結果一生是可憐的。但是，我也不想勸你去當自由思想家，因爲那是以人而論的借越的事。所以請你也不要管我好了！」

他對那「以人而論的借越」這句話，加了嘲笑的力量說。

「是囉！要之，因爲每個人由其所承受的道路，是不會接近神的！」青年斷念似的無聊的說：「我只曉得在現在的日本，會把基督的像，鑄得活現的，不，那只有他自己。不是繼承！所以，我安心的相信您！」

「是嗎？對不起！」裕佐說：「我想買一隻百合花呢！不可以嗎？」

「請您買吧！——但是，不在這做一感嗎？」

「這裏倒也可以；但是，那神社裏，怎樣，那裏面有精緻乾淨的茶。」

「神社佛閣，在我們是鬼門呢！因爲裏面常有官人扮做平常的婦男信女，若無其事的發覺不拜佛的人的！」

「討厭的野狗們嗎！那裏就在這裏吧！」

於是二人坐於一個過於疏離的距離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人間；的確的！所以是可愛的。該有靈的心！你瞧那同是光明，也有那星們靜靜的冷靜的無限的燈光之不同之感；是多麼不可靠的，可惡的感覺呀！這形似的生了就滅掉的這不可靠的人間；豈非是生了火似的燈嗎？人間實在是可憐呢！」

裕佐聽了這話，也變成了一面想笑一面想哭的心情。因這青年的姐姐而失戀了的他，幾次到這裏，漫然小睡，呼出深長的氣息，聽聽的淚珠，不禁落在長帶子的底裏。

「我也常到這裏來呀！」

「是嗎？——我到這裏，一聽這景色，便不曉得怎的常會成爲悲痛的嚴肅的心情；充滿了想說的話。因爲這街市實在是極苦痛的呢，精神苦到這種程度的地方，恐怕在日本國裏不會再有的了！」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人間；的確的！所以是可愛的。該有靈的心！你瞧那同是光明，也有那星們靜靜的冷靜的無限的燈光之不同之感；是多麼不可靠的，可惡的感覺呀！這形似的生了就滅掉的這不可靠的人間；豈非是生了火似的燈嗎？人間實在是可憐呢！」

「我也常到這裏來呀！」

「是嗎？——我到這裏，一聽這景色，便不曉得怎的常會成爲悲痛的嚴肅的心情；充滿了想說的話。因爲這街市實在是極苦痛的呢，精神苦到這種程度的地方，恐怕在日本國裏不會再有的了！」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人間；的確的！所以是可愛的。該有靈的心！你瞧那同是光明，也有那星們靜靜的冷靜的無限的燈光之不同之感；是多麼不可靠的，可惡的感覺呀！這形似的生了就滅掉的這不可靠的人間；豈非是生了火似的燈嗎？人間實在是可憐呢！」

「我也常到這裏來呀！」

「是嗎？——我到這裏，一聽這景色，便不曉得怎的常會成爲悲痛的嚴肅的心情；充滿了想說的話。因爲這街市實在是極苦痛的呢，精神苦到這種程度的地方，恐怕在日本國裏不會再有的了！」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我也常到這裏來呀！」

「是嗎？——我到這裏，一聽這景色，便不曉得怎的常會成爲悲痛的嚴肅的心情；充滿了想說的話。因爲這街市實在是極苦痛的呢，精神苦到這種程度的地方，恐怕在日本國裏不會再有的了！」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人間；的確的！所以是可愛的。該有靈的心！你瞧那同是光明，也有那星們靜靜的冷靜的無限的燈光之不同之感；是多麼不可靠的，可惡的感覺呀！這形似的生了就滅掉的這不可靠的人間；豈非是生了火似的燈嗎？人間實在是可憐呢！」

「我也常到這裏來呀！」

「是嗎？——我到這裏，一聽這景色，便不曉得怎的常會成爲悲痛的嚴肅的心情；充滿了想說的話。因爲這街市實在是極苦痛的呢，精神苦到這種程度的地方，恐怕在日本國裏不會再有的了！」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我也常到這裏來呀！」

「是嗎？——我到這裏，一聽這景色，便不曉得怎的常會成爲悲痛的嚴肅的心情；充滿了想說的話。因爲這街市實在是極苦痛的呢，精神苦到這種程度的地方，恐怕在日本國裏不會再有的了！」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人間；的確的！所以是可愛的。該有靈的心！你瞧那同是光明，也有那星們靜靜的冷靜的無限的燈光之不同之感；是多麼不可靠的，可惡的感覺呀！這形似的生了就滅掉的這不可靠的人間；豈非是生了火似的燈嗎？人間實在是可憐呢！」

「我也常到這裏來呀！」

「是嗎？——我到這裏，一聽這景色，便不曉得怎的常會成爲悲痛的嚴肅的心情；充滿了想說的話。因爲這街市實在是極苦痛的呢，精神苦到這種程度的地方，恐怕在日本國裏不會再有的了！」

「現在也還如此的。可怪的口頭禪似的，我覺得這街市是多麼可憐的呢！」

「好呀！多麼多的燈光呢！那一個個都是人類的呢！」青年鄭重其事地說。

「天上，有星發光；地上，有人點燈，我在這時常為傍晚的這種景色而迷戀不忍去。人點燈，實在是有神祕之感的。在只是黑了便點燈之外，是有深意的。不是還有清燈流淚，可憐，可貴似的感覺嗎？」

「實在的！這人間是眞舒服呀！」喬佐也說。

人持了大竹筒走出來時，他已經起了很稠密的腦食血。他還在幾次騰騰天空，

並且這事給他以勇氣和深深的悲哀。

惡人的父親問。

「誰會去呢？」裕佐口送後影，暗然在叨叨。他不能不感到青年對自己的熱烈的同情與同情。吉三郎之的確同情於他的失戀，怕他陷於自暴自棄，而強使他復有希望，說了他是可貴的各式各樣的「慰語」，這在裕佐，是聽得的。但是裕佐比什麼都還想由他那裏聽到的唯一的事是：「我姐，是愛你的。我一定會叫你們結婚的！」這在青年並沒有說。只因沒聽到這句話，於是青年千百的慰語，以及給與勇氣的感想，在他便止於是對慰語的聽話，也是將他將行忘掉的傷口，重新振破而已。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不信！——這……」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那麼……」父親宣言說：「同不信之徒結婚，是不許可的！」

「我呀！不曉得嗎？當井呀！」
「男的好像在說：本來覺得這頭髮
不知道似的說，於是……類乎。」

「我這才到你家去來着。姑母笑着
說你最近每天都不在家呢！」孫四郎
開落了牙的嘴，也沒出聲的笑着說：「
我說了：不要擔憂，那小子有把握呢，
才來的，哈！哈！」

「可是，現在奇怪的地方啊！往那
去，現在。」

孫四郎又故意的裝着滑稽的打扮
而補充說：「怎麼了？不是打扮得太漂
亮了？和我那裏見面的時候，不是大
不相同了嗎？」

他又有意識的以下眼指向前方叫孫佐
謙，像似飄忽由那小路走便會到丸山去
似的。

「往丸山去呀！」孫佐說：「我在丸
山去，在你覺得那裏有意思嗎？」

「是嗎！聽到清高深遠的君子似的
人，是首長尾的，正在偷偷摸摸的巡邏
的地方什麼的，總是人們感到有意思的
吧！喂！喂！卑鄙的人！」

孫佐一言不發，心想立刻在這裏就
同他離開。在他分明聽得孫四郎是視他
為僑商者，是以爲他在說我的。但是他
在孫四郎的面前，或在任何人的面前，
都這一次也沒說過：「我不懂，未
嘗犯過女人！」的。「我不懂，未
嘗得源源亮亮的，背地做壞壞去，
那是僑商吧；但是，不知恥的自己墮落

的人們，水是以滋味當爲趣味，無所畏
懼的。卑劣的聰明是時候，一個人
遵守沈默，那既不是僑商，也不是僑
商。像條以及告白，乃是應該在自己的
神前，神妙的手法的事，並不是該在
人前，尤其應該四鄰的人前，輕率出
口的事情。最低限度，自己在該言明的
時候，遇到該言明的對手，則自己決不
是喜好隱藏的人。——孫佐想。對這種
心情一些也不了解，竟簡單的，認爲「
如此倘若無其事的面孔……」乃是小
人的孫四郎這種心事，在他是無出其上
的不愉快。

「是嗎？我這才正因爲那事而找
你去的！」孫四郎忽地故意似的改了口
調說起來：「昨夜叫津野的沒到你那裏
去嗎？」

「津野！啊！來是來過，可是我沒
遇到。」

「是嗎？你不認識他嗎？原來本名
叫基利西特法·菲列拉；天國的司圖
者呀！」

「那麼，現在降爲地獄的看門狗
人嗎？」

「哈！哈！許是也！因爲發明發
的，就是他呀！」

「那發明，最初也有很大的效力
來着，可是，」那男的說。
「這些日子信徒們都已經發瘋了。
那事，是不太好辦的！」

「不，也不是完全沒有用的。反正
一向都是紙的，很多人踏了又踏，等
或劣的紙片時，那便已經不是耶穌，
是耶穌了。耶穌是耶穌，一些也
不分明。既使踏了，也不多麼有內心之
疚，只要以爲是踏耶穌……」

的變時，便忽地覺得可惡起來。覺得如果
自己的憤怒，只是頑固的胡亂的猜想的
話，則……在是做事心的事，是過於
子氣了；但是，還不能錯過了那憤怒，
他硬向自己說：「豈是如此呢！那傢伙
是那麼開玩笑的呀！和那傢伙來處得
絕交了！」一面露出蒼白的面孔，繼續
了妓館的門扉。



我和子保美

著 二玲川相
譯 敏 丁



第一章

這事已經有好些年，所以現在已經記不清了。總之，就其是十幾年前的事吧！是一個春天，情形彷彿是在三月初，野草方蘇，川流潺潺，恰是詩意正濃時。我吃完朝飯之後，剛要提筆，去擬那寄往東京所出的同人雜誌「詩文學」的詩稿……

「哥，信！」在女中的妹，拿着一打子信進來，放在桌子上，便又退出去。我仍然在凝思，但想不出好句，只好順手翻開來信一看，裡面却有一封山福美保子——女人來的信，這個女人，我並不認識。

「相川先生：在兩國九州，想必已是迎接了春神，野地裡：草兒漸漸青蔥的嫩芽，寫一片雲霧所籠罩；小溪邊：水流潺潺，作响，水草或者也快要發芽了。這是一個多麼好的詩境！我雖然也常讀詩，但是尤其是喜歡讀您的。我常為您的詩的美而陶醉。您的詩有如您的名字一般的美麗。相川弟二，真是一個好名字。現在您也許正處于兩國春寒之中，而構思着您的詩意。我在這裡靜悄悄地回味着您的詩，而又默念着您那美麗的名字，爾思益着您，而又不往地嚮往到兩國之東去。故願您有不斷的詩時寫出來！東京的女郎，山福美保子，文學中

之女將。」

我又把那張明信片兒讀了一遍。文章裏的確很流麗。字又漂亮。並且「山福美保子」這個名兒，也很好聽！我左思右想之後，然而終於寫了一封回信。

「我讀了您的明信片之後，我深感激。您誇獎我的詩，實在是慚愧之至。我沒有別的，只是照清宇宙的生命流動，來描寫我的詩。並且也不是我自己讓我來寫，而是晴空，明月青山，綠水，麗鳥，芳花等等的自然讓我這樣寫的。大自然的美，是多麼偉大的呀！我常常苦于我的筆不能夠描寫得盡。您說您讀着兩國，而兩國的此地，也開春來春裡。然而兩國之春，却是很快，只要再有二十天，春的芬芳，就會開遍了大地。到那時，但見菜花上的蝶兒飛舞，櫻花一片彩霞一般，東邊的山頭，西邊的岡子，沒有一處不是，即便野地裡的花，也都一齊向太空貢獻着美麗的花。我的詩，便是易生于這春的感覺之日和秋天的心靈易于浮遊之時。

古老的京都，是我所喜愛的城。東山的三十六峰，也從冬天的夢裡醒過來，加清川的水，大概流的也快了，河兩旁柳樹，或許也都帶上嫩黃的芽。我在冥想為雲霧所籠罩的古都東京，而默念着您的名字，並且尤願

以未曾見的您而現於春的群雲之中。第一次寫信，有許多冒昧的地方，還請您原諒。美保子女士。我祝您過着和您的名字一般的康樂，加清川的川流般的美麗的生活。」

我和美保子之間，便這樣地開始通信了。以後也時常接到，也時常寫去。並且這都和美麗的詩一般的書信。不知不覺地度過了炎熱的夏日，而又來到涼爽的秋天了。遠着大阿蘇的噴煙，大有沖天之勢。山脚下開着的天藍色龍胆花，對着頭顱着秋陽。

「但我們最初的信，好像就是頭幾天，然而現在却已是秋天了。我昨天到郊外去，看那自然，好像都在誠口不言，它低着頭，但尤在默之中告訴人們：「秋來了！」人們也似聽未聽地隨着大自然咕咕而漫步。只要是見人，只要是遇着人，他們便都是低着頭，如同那清甚嚴似的應着。而我也終于把頭低下，兩手抱着胸走回去。想起來那時，不恰是去年的現在最初讀到您的「龍胆」之詩。而今年的現在，不也正是在「龍胆」之下，千里之濱的草地上，將要枯槁的雜草之中，開着天藍色的龍胆嗎？」

于是我又想起來去年秋天登阿蘇山的情形來。無論是草，是木，是人，都

因秋之來臨而寂靜起來。高原的對面，直上九宵的噴煙下的千里之濱，在那許多草之中，瀟灑着天藍色的龍胆。我坐在草地上，一面仰視着噴煙，一面不免會着天地之悠久，一面又把目光移視到被霜打了的野草之中的龍胆。它朝向天空仰視它那可愛的花筒。草雖弱而就枯，花雖開而將謝，人亦自生而自死。這是嚴然的事實，無論任何物類，也是脫不掉的。不但是嚴然的事實，且由春至夏，由秋至冬之迴轉不停。天地默然，却是一切物之莫不爲之所載，天之無言，却是一切物之莫不爲之所覆。噴煙便是這天地的一條實質的火柱，自無限的過去，而延續到無限的未來。

我這樣地沈思着，一時我又恍然大悟。草也是人，人也草，而草即是花。只不過名之曰人，名之曰草，稱之爲花，稱之爲草而已。譬如人，草，鳥，牛，馬，蜂，蟻等，如在大自然之前，都是無非相等的存在。

秋天是容易黑天的。等到我回國爲我之時，高原已是將近黃昏了。我在爲外輪所遮的秋陽下，摘了一朵龍胆花。

「寄上龍胆之花。這是去年寫的詩的那一天，立于阿蘇噴煙之下，在千里之濱摘的。帶着阿蘇的噴煙，不斷的繼續其噴火。連接天地的真理之火柱旁，有一條白道，一直通到千里

之濱，通到山麓，通到村裡。而此龍胆便是開在那白的道的兩旁，把給與它的生命，全都朝向空中努力。在那花叢中摘的這只龍胆，又在一年後的今天，而且能會送到相隔千里外而未會見過這花的您那裡去，真想不到。龍胆此花，以爲留念阿蘇的秋日。」

「龍胆花收到了。真是頭一次見呢！實在可愛極了。我真愛它。此間，我買了一張您那兒的鄉曲唱片。那裡還唱阿蘇呢！您不能不知道，裡面還有這麼一句呢：『但見大阿蘇，火柱越千里。黑馬驚汽笛，從未見此車，行々震龍胆，龍胆花頻落。』我手裡，現在拿着這龍胆花，而心已是馳那向往蘇的高原了。把那大地連到一起的白道之邊，一條白道的從千里之濱拖到山麓，又從山麓的邊到村裡。並且在白道的兩旁，還開着那龍胆花的叢，這是多麼偉大的場面？于是我便閉上了眼睛，從眼裡去描那在阿蘇的高原上盛開的龍胆花叢。我很願意去一觀，願在秋天的阿蘇，我將佇立于美麗的龍胆花的叢中，我想我那時該有多麼美妙。您給我的龍胆，我必加意珍藏，以爲想念您的一個紀念。」

我在最初收到美保子的明信片時，

心中會起了異樣的波紋。那也許是我在那以前從未接過女人的信的關係。然而，我總覺得不只是如此似的。美麗的文字和詩樣的文章，特別地衝動了我的這顆心，何況又是「山瀨美保子」這麼一個名字？她已把我的心跳去了。不但此也，美保子還是京都人哪！所以使我衝動的，實在是不止一層。

我想，一個人都有一個人的不可思議的運命。並且一切的一切，都不過不由它來支配。我老早就想這想。這也許是運命使我如此的。尤其是我這以爲這運命是給與大以幸福的，沒想的竟與美保子有如此的開端，沒料到的幸福賜與到自已跟前。

「您的信，已經收到了。說也奇怪，不知不覺的我們就很親近了。自從您給我來信以後，我每天都是過着快樂的日子。然而，只是如此，即使是我心相印，總不如一見爲快，所以如果可能的話，我很想見您談談，也可以知道您的心情。京都，在先我也去過，本是我所憧憬的一個城市。只要您肯答應我，我無論甚麼時

候都能插翅飛去。所以我在這裡，只是等待您的回音。」

我把信送走了以後，自己如同把赤裸的一棵心摘給了人家一般，整日受着無上的空虛。不過一顧又想：只要她規定何日何時允許我可以見她，那我又何不早點兒下決心給她寫信……就這樣地自相矛盾。

又過幾天，好容易等到了她的回信，其不知我早已等得如一百千秋一般了。于是我便急急忙忙地開了封。

「相川先生？您說的，有多麼沒有意思！要見我，這簡直不像您能說出來的話。我一直到如今相信您而且盼望您的名字一般，卻您的詩一般的華麗。我給您的信，給您的那些信，並不是由于想見您而給您的，我從不想過那有您想見我的事，請您莫要誤會了。我看見您寫的要見面那種凡庸的信，我悲傷極了。美保子的詩的像相川先生，請您再也不要來那種信了。不要再使我悲傷了。」

我讀着，鼻子隨着就發緊，就像有甚麼堵住了似的，連呼吸都困難了。讀完了，頭就挨了一陣痛打一般，眼睛直冒金星。自己的一切的一切，都像被奪走了一般的空虛。再一想，自己和這所說的一點兒也沒錯，的確是太庸凡

了。只是偶然的一瞥，便觸動了我的心，便像以此去和那得了熱病的夢的靈魂，這又是多麼粗魯的事。『給他的那些信，並不是由于要見他，』這話給我的，我從未想過那些沒有意思的事，請您原諒會了。』想起來，自己已是把人家給誤會了。我這時加爾被裹在一個已是有音的孤島上，眼望着那藍藍天的海面。

『這是在會談得很！談如他所說的，』我雖然覺得無味，但在一凡庸的人，暫時不要見他，最好是一笑了之。我記得這是一日曾和別人，從未對如今天這樣地對面自過。我生氣，我感我自己的頭，然後我又驚覺我的手，而決定從今天起重新開我的新的論證。不寫了。美保子女士，請比較健的健康！再見吧。』

第二章

自此以後，便不見他再有信寄來。雖然，我也沒有發過信，于是我們二人之間，就這樣地疏遠了。雖然我好似被毒打了一番，給與我以無上的激勵，然而我化心，却不怎樣恨他。不過偶爾想起來的時候，還把他以前來的信，從頭至尾讀一個遍。不料好幾個月，也不見他來信，我以他生靈了；又以爲他出獄了。他雖是不來信，在我也可以說是可喜的。如果我總想把這信，也幹是我的唯一的幸福。然而，那封信被放去的時候，便又覺得有無限的憂涼意味。

忽而想起來，忽而忘記了。忽而發作，忽而消沈。時間便如此地過去；多天過，春暮了，一轉眼又是嫩葉的初夏。

『好久沒有信通了。他近來也一定過着舒適的生活。我這些日子入的院，他或許會吃一點虧，不過也真不了甚麼大的事情。我只是想在醫院裡的白牀上讀一讀博士給我聽聽。』

『大夫真有起見，我說我的神經有點兒衰弱，他卻說我是第二期神經衰弱，需要入院觀察幾時。』我聽他的白牀，白牀子，四方方的屋子，那那藥味，便使我想起我的上的權力。但是，一入了院，直是如他成了病人一般，我現在幾乎成了了一個真正的第二期神經病人了。不過，這沒有甚麼要緊。我只是覺得這是一個人生的防波堤，爲着這所迫的人，我倦了的人，他們在休息，只有醫家。從前好像也說過，有人生防波堤堤上，我下你休息的……我還有有一件事求你，我記得你曾對我說過石的事，他是不共戴天嗎？如你在夢中聽到的一般奇妙嗎？所以我對石的事，到底是怎樣？你所喜好的家都，他來這，就便於你來，可以嗎？我只在四方的白牀的一側，等待着你的來時！』

我原本以爲和美保子的交情，就完了，不過仍是能讀或否不定其時，時候有信寄來也未可知，如今美保子這封信，

反側傳人的體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根據。

我當時就想起他最惡劣的情形。我說那想見你的那種平凡的話，然而現在却反側要我給石給地送去。她有甚麼理由對我說這話？這回我可以照樣對付他了。要他，讓他也嚐一嚐這個味道，也是被被跳過過男子的報復的一個機會。

『這話是如此說，心裡雖然已經決心不再見他了，但也就如此地一面不見而做，他自有他的事，放在自己面前一樣。』我只要去見他，還是見他一面，那並不是由于他的心理所使，而是因爲止於此的一種心的內裡的要求。所以我得成了這個機會，與其說去見他，與其說去見他，並且只要去見他，那便於他的快樂了。換句話說，他的信，對於我直向是一個『需要』一般，常是我所厭惡的，也常是我所厭惡的。

『好久沒有見他的信，今日見之，很奇。不料他却入了院，一定很無聊吧！』人生的防波堤，我也想去找個機會進去住，那白牀。如依醫家的話，或山博士說，神經衰弱之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爲了愛愛的。然而在我，我相信一定不是由于這個。他提到的那種石，一向是在山間野石的石下，常聽見那種蛙聲，的聲響的在叫。最近便可以送上一封，請他稍候吧！』

氣的我然而我却没有把這顯露出來。我緊緊地到河邊，去捕石鵝。

『說是在盛夏，但是在山間野裡，總不感到怎樣熱。兩山相對，雲霧間，來玩的孩子們，或游於溪中，或跳躍于石上，或者是睡在石上晒太陽。』

我沿着河堤，向溪流上頭走去。這的便有些微之的呼聲飛入耳裡來。這就是那石鵝，我如何小我一般，更西跳地去捉石鵝。青蛙本慣于溪流的石下，幼時捕捉，並不甚難，現在可就大非昔比了。左捕，不滑，右捕，不滑，便不得不拼命地追去。不料一時不滑，滑了交，這臉都弄濕了。我想起我只爲了一個女人，特地到溪裡，而如同孩子一般，跑着去追石鵝。——這是不夠的！——元如此地想。于是我便在石上，立在石上這樣地想，簡直不是事，這臉也不去捉了，回家吧！自己一面想，一面又忘記了院的地，一定會很寂寞的吧！若把石鵝給地送去，他又該多麼高興？想到這裡，他又說自己的方針，決定再捉石鵝。並且我又想到我這大可能見他了，心地馬上就對石上明瞭了許多，立刻變成一個孩子，在石上跑來跑去捉那要捉的石鵝。

第三章

我下了火車之後，在安靜的和平的東京車站的家園裡，我已經完全被置於其中。我把這信寄給石，在石右手，而向美保子所住的三條的橋田醫院，大踏步走去。雖然是夏天，但是比

駛起九州的天氣，却涼爽的多，尤其是上午的街道，清靜得有些涼意。我想我能見着美保子，我那時該多麼高興！然而在一瞬，却又像走向不敢去的地方似的心情，閃電般地在心上劃了一線。不過美保子的信上，明瞭地寫着：「我只在一個四角方的白，的病室裡，等待着你的來時」，所以又恨不能即刻就到了醫院。我一面加緊速度，一面又想着見美保子之後的種種。美保子是個長臉，淡的輪廓，穿着一件很清秀的和服。不過也許是個體面，優美的輪廓，額髮，頗富于近代美的一個女人等。一幕一幕揭下去。這些情形，沒等有了個定而身子已是走到補田醫院的門面之前了。

醫院是西式的三層樓，藍灰色的牆，建築很算不壞。這在京都城的性格上，至少不能不說是有點兒過于折衷，不過在此折衷之中，尤不失爲京都城的深遠的古老的調和，而能把京都提起來，這是它的長處。

對面一層，醫院裡，靜的，連聲響都不見一人。我要按電鈴，又誰知那電鈴上的白球，直如向我宣告一案的判詞一般，我按了之後，微的感到一些振動。接一回沒有甚麼反應，又接了一回。

老遠便聽着腳步聲了。來的是一個十七八的剛從袴下出來不久的團的團，就算是個團士練習生吧！

「山嶺小組在遇見嗎？」
「是，在這兒。」

「勞駕！我想見……」
我把片子交給她，她只看了看我的片子的樣兒，便說：

「請您稍候一候，就把我立在這邊，帶着小路走過了穿堂兒。又由穿堂兒折向右，腳步聲由小而微而終於聽不見了。我立着，想美保子出來，一定是個折衷的裝束，而我又該怎樣應付，想出來一句，又想出來一句，而先前的那句便接後來的這句從心裡擠出去，這地便靜下去！

等的太久了，不見有動靜，我心裡不住的疑慮着，正在這時，又微的聽見鞋聲，我的手便不知不覺地動了動，眼朝前望着穿堂兒去，走出來了。然而走出來的並不是美保子，還是先前的那個團士。我不知道是爲甚麼，我忍不住了，在她走到和我能够談話的地方，我便問道：

「出去了嗎？」
「不是，沒出去。」
「那裏是病的很厲害了？」
「不是，也沒有甚麼格外……」
「是不是醫生不許會客呢？」
「也不是。」
我越發奇怪了，我正想問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早就遞過來一張紙單。

「老遠的特地來到這裡，實在是感得得很。您帶來的石龜，就請您交給這位吧！」
我相信潔白的信，到此地來，一定不會是爲我而來的。並且我也不是

想見他而來的，記得還在那一次信上我還提過，您一定很清楚。我又想起來告訴我的大阿蘇的煙，是接連天地的真理的火柱。那火柱之旁，有一條白，的，通千里之遠而連山麓，由山麓而至村裡。那條道的兩旁，開着大藍色的罌粟。我想，那一條白，的道，在入世之間，便是我們腳底下而通着那遠處的人生的彼岸。我將這信摺在胸中，只要我生命的所能繼續，我必將帶着那條白，的道路。而我這種心情，我想，您一定也會了解的。

您的厚誼，我是不會忘記的。並且我一定特別的加意酬答，當我一聽見您在夢中聽到的那微的聲響，您便會想起那美的名字，想起那美的名字，並且這還像夢也似的響出來那鄉里的美麗的山川。

很遠的讓您安心，我就您的心清朗如水，而讓那白，的路以歸去。

我按了之後，又如同一個大鐘，在頭上一敲，這簡直是不像話。我特地這的跑來，豈止是單爲了來看她。到這邊去提青娃，忘記了自己還是個大人，與其說是爲了滿足她的心願，無寧說是爲了自己能見她以滿足自己的老早便儲記的宿願。越想越像墜入陷阱之中一般，心裡只有忍不住了地湧將出來。真，是世有此理，甚至于都想要把這石龜的瓶子摔了，大踏步地走回

去。然而又一想，不對，無論怎樣也得見這一回再回去。

一會兒，心地又冷靜下來仔細吟味她的話。也對，一條潔白的道，是我們的腳下開始，而拓向那老遠的彼岸的人生。

腹腹是開在那阿蘇高原的潔白的路旁的美麗的花；可是懂懂不也是開在那人生的潔白的路旁的永遠的不謝之花，不是嗎？

這樣地：我從愈漸的自己，轉到冷靜的自己，而又達到了我那新的理念。並且對於她的意思，也是由憤怒而理解，而又由平和而趨向共鳴。我聽見那種在花瓶中的夏水，實在是在開得清涼可愛。我心裡又鬆了許多，遂把這石龜的瓶子交給那個團士，隨即出了醫院。

方才還是靜，的大街，現在已是灰塵四起，人聲騷雜了。在夏日強光之中，邊走邊想，而望着那通直的大馬路，我以為這就其那潔白的人生之路了。而我現在的一步，一步，也正是和她相連之時。我慶幸這再也不會相見了。道條路，又向左，又向右，我只覺得是地離開她。我實在是忍不住了。美保子，美保子！山嶺美保子！在灰土飛揚的步道上，我忍不住地念叨了幾聲。再一抬頭，前面仍然是：一直的白，的一條大路，前面還有長，的呢！

× × ×

稿約

- 一、本刊以敦仁善隣，灌輸各民族國家之共存共榮思想並謀中日文化之交流而促進新建設為宗旨。
- 一、凡與本刊宗旨相合之稿件，不拘著作，翻譯，均所歡迎。
- 一、投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譯稿，須附原書，否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與地址。
- 一、稿末請開示真實姓名，住址，至發表時之署名則隨作者自便。
- 一、對於投稿，編輯人有酌量刪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一、投稿除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 一、投稿經揭載後，每千字酬以三十圓至五十圓之稿費並贈該期本刊一冊。
- 一、經本刊登載之文稿，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一、投稿請寄至北京市內六區南河沿廿五號

財團
法人 華北善隣會

敦隣編輯部 電話東局⑤五二二七號

敦隣 第二三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卅四年一月廿日印刷
中華民國卅四年二月一日發行

編輯兼 財團華北善隣會
發行者 法人出版部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市內六區南河沿廿五號
發行所 財團華北善隣會
電話東局⑤五二二七
⑤三五一二
⑤一五九五

廣告	定價			
	全年	半年	一册	郵費
希望於本刊登載廣告者請至華北善隣會事業部面談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若難於買即時請向華北善隣會直接定閱 △定閱請先惠款	六拾元	參拾圓	伍元	參角
	參元六角	壹元八角	參角	參角
	每月		一期	發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YSICS DEPARTMENT

14